婦女雜誌

第二卷第十二號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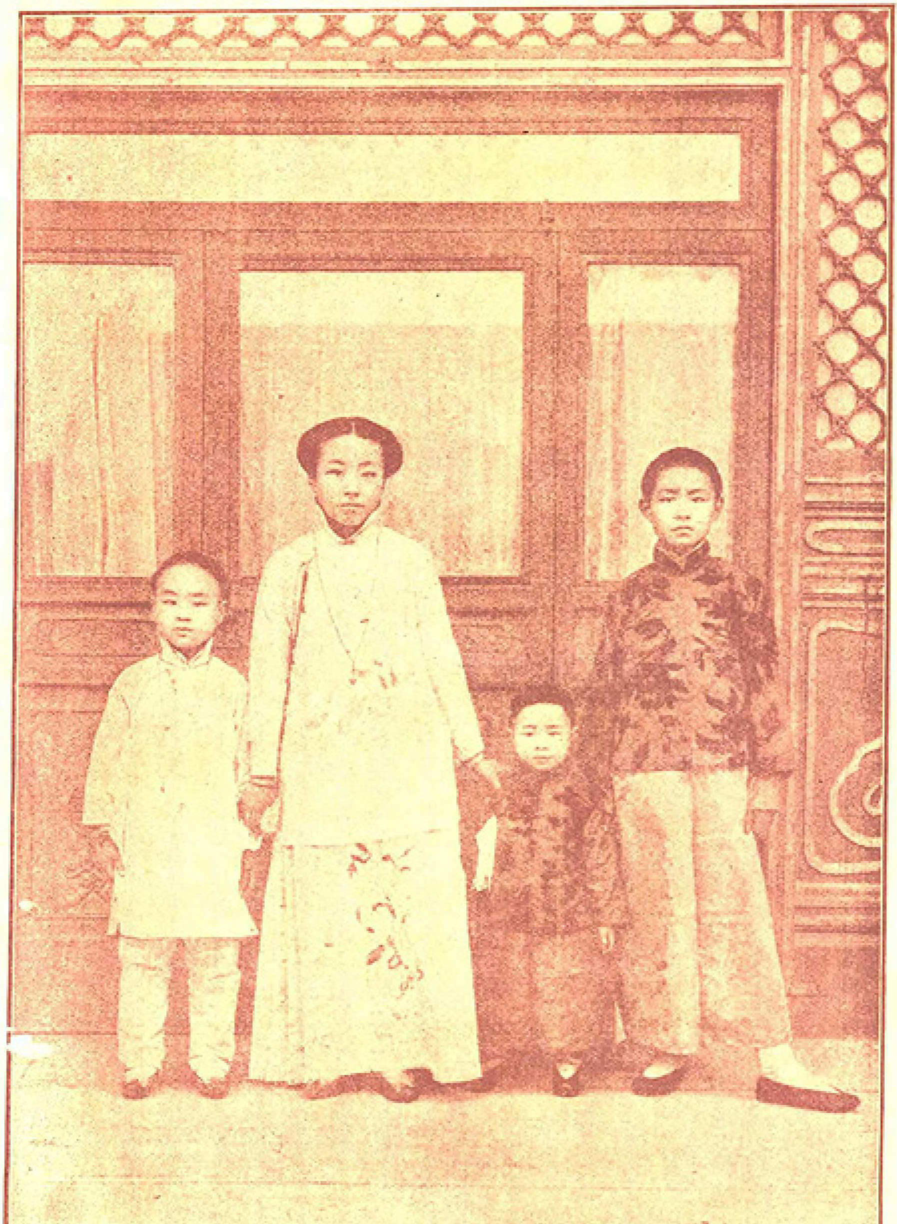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趙大年畫雪霽山水

平泉書屋藏本

黎大總統之家庭



長公子紹基 年十四歲

四公子紹業 年五歲

長女公子紹芳 年十六歲

次女公子紹芬 年十歲

詠古二首

虞姬

垓下軍圍起楚歌帳中夜飲涕
滂沱美人慷慨鐙前死忍見君王
覆滅何

明妃

不須畫士加顏色自有丹心報至
尊爲問宮中諸女伴黃金買得
幾多恩

詠月

青天碧海萬千程難寫嫦娥鏡
裏情一片冰心何處見慣從黑黯
放光明

道如

和陳筱帥夫人韻

庭院沈沈晝掩門
泛泛世事更何論
家貧親老遭時亂
潦倒風前酒一尊

其二

草木驚心起暗潮
屠龍櫱輩劍橫腰
深宵輾轉難成寐
清韻悠揚何處簫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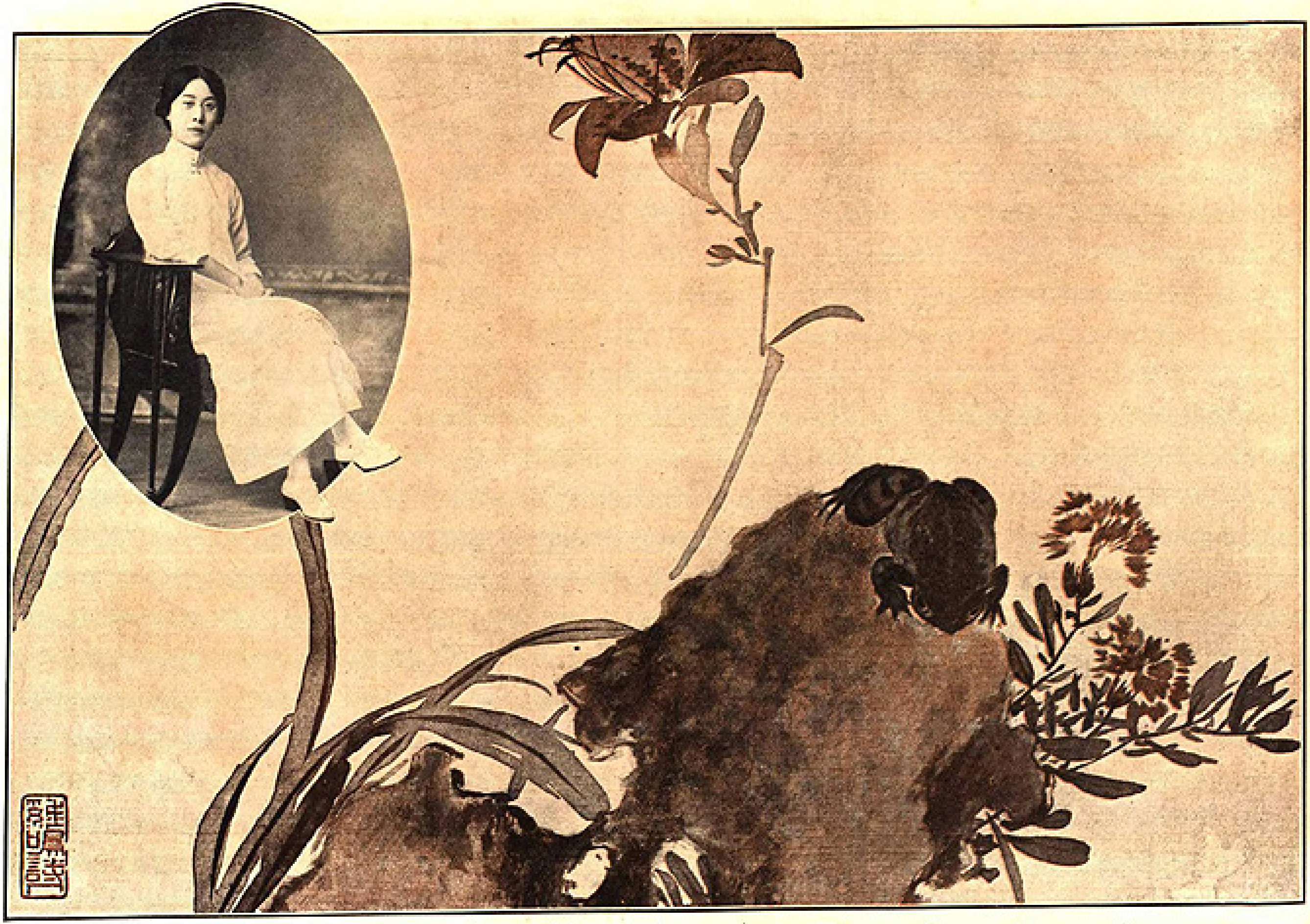
露滴苔階竹映窗
愛看月色掩銀釭
詩腸總被愁思結
欹枕推敲韻疊雙

其四

世外仙源何處尋
迴翔天際羨飛禽
劫灰欲共漁樵說
一片白雲是此心

宣統庚戌秋日

陽羨周砥道如氏



吳江錢旭琴女醫士之小影



愛讀婦女雜誌者南蘭陵謝蘊琳女士之小影及其繡品



六安楊金雲女士水彩畫（時年九歲）



英國紅十字會中央施醫院院員

婦女雜誌第二卷第十二號目錄

▲圖畫
○宋趙大年雪霽山水
○黎大總統之家庭
○馮副總統夫人之墨寶二幅
○吳江錢旭琴女醫士之小影
○愛讀婦女雜誌者南蘭陵謝蘊琳女士之小影及其繡品
○六安楊金雲女士水彩畫
○英國紅十字會中央施醫院院員

▲社說
○社會服務　許屆璜

▲學藝門
家事衣類整理法（續）　陸詠黃
○近視眼之療治法　西神

○博物叢談（續）　吳燮文
◎腦筋與肌肉的教育（續）　彬夏

▲家政門
◎家教改良談（續）　莊慶祥
○家庭婦女之生計　天行
○余之救濟嬰兒主義　劉芸舫

▲記述門
○美國教育家梨痕女士傳　淑明
○女學校訓練問題之商榷　嚴珠
○小學校賞罰之研究　盛競存

▲中外大事記
◎副總統馮國璋　冀言

◎外交總長伍廷芳　冀言
◎蔡鍔之逝世　冀畬

▲國文範作

◎遍論吳女勃雷勝暑月蒙古遊記二篇　吳江麗則女學學生 陸振權 殷同薇
◎試以內則證女子家政之先務說　吳江麗則女學學生 金衡
◎論文章之體別二篇　吳江麗則女學學生 殷同薇 金懿
◎觀鬪蟋蟀感言　揚州古學函授社女學生 張慶珍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論　揚州古學函授社女學生 張樹榮

▲文苑

◎舅母張太宜人六十壽序　胡然女士

▲小說

◎愛兒　胡寄塵
◎春紅零碎　寥菴

○玉京餘韻(續)　華滸鏻女士
◎勢利鏡彈詞　惜華

▲雜俎

◎閨秀詩話(續)　曾父
◎玉臺藝乘(續)　王蘊真

▲餘興

◎西智發　偶孟久
◎化學遊戲　胡儲誠
◎春雨室謎釋　瀞生

▲補白

◎西神客話
◎箴說小萃
◎物理一得
◎記事珠

社說

社會服務

許屆犢

敬告我慈善之女界

某日之午。（犢）因省父母乘籐輿。過某街有廣場。見集有鶉衣垢面之婦女童孺若干人均熙熙然嬉於春陽之下。中一婦見余轎卽起立指揮。遂有四五小孩圍余轎作哀聲向余乞錢。時余囊內未帶一錢。搖首示意。而彼輩不之信。緊緊尾追。且呼且嬉。迄罄一街始止。

嗟夫。余一時因此羣孩之擾。胸中思潮起落。遂興無限之悲感焉。嗟彼爲乞丐者。莫非我中華民國之國民。徒以未受教育。致失其智識技能。無智識技能。致**失其職業流爲丐**。己身爲丐之不足。繼之以子女。夫**此羣孺者莫非天眞爛漫之兒**。少成若天性。習於丐。**則終其身淪爲丐。使授以適當之教育。爲完全之國民可也。或爲一代偉人。亦未可知也。所謂純白之絲。染蒼則蒼。染黃則黃耳。**

又嘗聞諸某僕婦。謂有某丐婦者居其鄰。自稱日賃其所生之幼子向觀前街（觀前街卽蘇城最繁盛之市上）乞錢。每日平均可丐得錢五六百文。娘兒之衣食賴是。且食鴉片若干云。嗚呼。以彼輩混沌未鑿之腦。以藉此數聲如歌如泣之言。卽可不耕得食。

不識得衣宜其安之若素恬不知恥矣然喪人格鮮廉恥莫此爲甚也

吾蘇婦女素以慈善著名而捨乞丐尤行善中之最普通最盛行之一種故蘇城丐者乃行行縷縷之不絕於道路也然亦非第吾蘇丐者之多我聞如錫之惠山杭之天竺靈隱申之龍華虹廟及其他名山古剎凡香火之盛者丐者莫不翠集是則我國之奉佛燒香好慈善之婦女莫不以捨乞丐爲慈善中最當行之主義成菩薩第一之入門也嗚呼捨乞丐者無已時爲乞丐者亦無已時是直接的慈善事業間接的爲國家豢養無數之游民耳

是亦可以已矣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嘉惠貧寒豈非慈善家之美德乎何瓓瓅於是焉橫曰否惡之不以其道適使之淪於忘廉喪恥之途而無裨於國家社會請伸下說以明

近世人類日臻進化覘國者莫不以普及教育爲其立國之基礎聚民而成國受教育者始有高尚之道德優美之技能有道德有技能然後能自治能獨立一國之民胥能自治胥能獨立其國未有不富強者而我中國今且民窮財盡奄奄待斃強鄰虎視岌岌其殆所持有一線之希望足以挽救者惟普及教育爲中心最要之第一著耳我諸姑姊妹有讀本雜誌第二期中余日章先生之教育演說者當早憬然大悟毋俟乎聆我贅言也教育之宜亟普及也既如此而我慈善家之爲國豢養游民者又如彼是故嬪敢不辭譾陋奮筆爲我慈善之同胞正式諫告夫普及教育雖曰當藉執政者之提倡然亦必賴我民之同德同心力自奮勉蓋我國政府財源枯涸百政需費振興教育之款實有付不應求之慨我輩女子亦居國民之半愛國之心何遜男子正當乘時奮起爲國綢繆與其有錢捨乞哀之丐無寧以錢助教育之費或助貧民習藝所或助貧兒院孤兒院等俾我民之

貧寒失業或壯而淪落或幼而失教者莫不有一藝一能足以自養維持廉恥補助教育功莫大焉是直接的救國主義間接仍爲慈善之主義耳我慈善之同胞何樂而不爲乎。

抑我又有言者我女界中之歲拋無數之金錢。爲無益之舉者。如崇僧尼。好奢侈。尙衣飾。各隨所好以爭趨。圖一己之快意。忘國家之安危。固又不勝枚舉。然則捨乞丐者。不過有裨無益中之一小道耳。是尤望達者會心。悟者自奮。茲篇未克瑣贅焉。

淡歸所主張、甚愜鄙意、恰遇滬上同志組織有社會服務社、茲錄其簡章、藉示根本上拯救貧民之一種方法、以答淡歸佳意、且爲介紹於遐邇女界。

上海女子社會服務社、創立以來、約近二載、今有會員四百餘人、董事十五人、皆女子、常年會費銀一元、餘皆特別捐、共設半日小學五所、計有學生四百餘人。在嘉興路所辦小學最早而學生最衆、自去秋始卽分設上下午兩科、有請改半日爲全日而願稍出學費者、其爲社會所歡迎可知。經費由董事擔認籌費每月一半日小學、需費約二十元左右、內十元至十二三元不等、爲教師薪俸。每校聘一教師、其分設上下午兩科者則聘二教師、或聘一教師而倍其俸。此外一幢房租、卽通俗所謂一上一下、每月至少須出六元、多至七八元。照章每學期卽半年、取書籍費五角、實不足償原價遠甚、其用意在使學生知愛惜書籍、餘如紙筆石板等物、亦悉在內。平均每年若籌得經費二百四十元、可開辦一半日小學、每月至少需款二十元。然此事就上海生活情況而論、若在內地、如蘇州無錫等處、則每月十五六元卽可成事矣。

因思綢衣一襲、足夠一半日小學之月用、珠領一圈、價值二三千金者、足夠十二三半日小學之常年經費、或用以支持一半日小學亦可十有餘年。

不赴戲館、不乘馬車汽車數次、四五十女學生得入學一月中。人之家少雇一僕婦合八九同志即得開辦一義塾。噫人之爲善、誰不如我、吾女界必不肯讓滬上女子獨擅其美、而滬上女子必不肯讓其少數女子擁此盛名、故以其詳述之如右、并錄該社附設半日小學簡章於左。　彬夏

上海女子社會服務社附設半日小學簡章

緣起　國之強弱。胥繫乎人民道德之隆替知識之高下。與夫體魄之健全。而此三育之所施。必幼而學之。始克壯而行之。第今日之小學校。率以徵收學費之故。一般家庭經濟力薄弱者。倘不能一律使子女就學。其於女子方面。或因襄理家事。未克盡日在塾。尤爲憾事。本社有鑒於斯。不揣綿薄。爰創辦半日小學。不收學費。俾一般失學兒童。得同受教育。而無向隅之憾。或亦爲國民教育之一助。高雅君子。諒不河漢斯言。所授學科。務求切於實用。修身科以涵養兒童之德性。導之實踐爲主。國文科授以普通語言文字。及日用書札便條之概式。算術科使熟習日常之計算。尤注重心算珠算。體操科以強健兒童之身體。活潑其精神。兼養成守規律尚協同之心性。手工科使兒童製作簡易物品。以養其勤勞習慣。縫紉爲女子家事所必需之知識。尤爲注意焉。本社現先試辦第一二三四五五校。俟成績有彰。再行推廣。深望我國民子弟人盡得學。以達本社對於社會服務之微旨。爾惟辦事以經濟爲先。本社深恨綿薄。願奢力弱。苟有仁心君子。宏慈女士。解囊襄助。則誠本社之奢望。而亦兒童之幸福也。

宗旨　以推廣教育改良社會爲宗旨。

科目　分修身、國文、算術、體操、手工五科。女子加縫紉科。其每學年教授時數。列表如左。

學年／教科目	修身	國文	算術	體操	手工	縫紉	總計
每週教授時數	一	一四	四	三	二		二四
第一學年	道德之要旨	發音簡單文字之讀法書法及日用文章之讀法書法作法語法	二十數以內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	遊戲	簡易細工	簡單運針法	
每週教授時數	一	一四	四	三	二		二四
第二學年	同上	簡單文字之讀法及書法日用文章之讀法書法作法語法	百數以內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	遊戲普通體操	同上	同上	
每週教授時數	一	一四	四	三	二		二四
第三學年	同上	簡單文字及日用文章之讀法書法作法語法	通常之加減乘除	同上	同上	運針法通常衣服之縫法	
每週教授時數	一	一四	四	三	二		二四
第四學年	同上	同上	通常之加減乘除小數之讀法書法及簡易之加減乘除等（珠算加減）	同上	同上	同上	

學齡 以滿足六歲至十四歲爲限。但男子以滿足十歲爲限。

學額 以校舍能容爲度。不限額。

修業年限 依部定初等小學修業年限。以四年爲修業期。

學期 每學年分二學期。元月至六月爲第一學期。七月至十二月爲第二學期。

休業 暑假六星期。年假三星期。中西各節各給假一天

授課時間 每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半。

課業品費 每學期收書籍費五角。

入學 每學期招生一次。

校址 已設之五校。一在嘉興路。一在崑山路。一在威賽路。一在朱家木橋。一在法界呂班路。

其餘俟開辦後。再行申明。

學藝門

家事衣類整理法（續前）

陸詠黃述

染色編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染色之目的

染色者。以有色物質之染料。使附著於衣類及布帛之纖維是也。而其目的。第一須使色質附著堅牢。雖遇摩擦洗濯加熱。及與日光相抵抗時。而能永久不變。第二須使所染之色。與所欲染之色相符。第三則手術當求簡單。而染值須求低廉也。顧染色之理法至賾。非家居者所能得其技術之精奧。似不能適用於家事範圍。然如（一）舊布轉用時。（二）褪色布復染。及改染他色時。（三）欲縫線之色與布色一致時。苟全然仰給於染色之坊。則於家庭之經濟方面。必受損失。且所欲染之色。或爲市坊所無。不幾爲之束手耶。故簡易適用之染色知識。與其技術。尤爲主家政者所宜研究之一事。況其所獲之利益。不僅如上述之數條。卽洗濯之預備工程。染色物良否。及色質能否耐久之鑑別。何一非其應用之餘地耶。本編記述染色法而不厭周詳者。意卽在是也。

第二節　染料

染料之數極多。吾人一一記憶其性質及染法。頗爲困難。特先就其性質之異同而分類如左

（一）天然染料

（甲）植物性染料　如青藍。靛。（$C_{16}H_{10}N_2O_2$）紅花等。由植物質分取者也

（乙）動物性染料　如課乞尼爾。（Cochineal）乃由動物質之臙脂蟲分取者也。

（丙）礦物性染料　如鉻黃（$PbCrO_4$）拍魯香藍。（Pruosion Blue）（$Fe_4[Fe(CN)_6]_3$）均存於礦物界。染色術中常於染人造絹絲時使用之。

（二）人造染料

（甲）直接染料　如課個赤色。（Congo Red）

$$\begin{array}{l} C_6H_4\cdot N:N\cdot C_{10}H_5\cdot NH_2(NaSO_3)OH \\ | \\ C_6H_4\cdot N:N\cdot C_{10}H_5\cdot NH_2(NaSO_3) \end{array}$$

太以明恩斯卡列篤深紅色。（Diamine Scarlet B）

$$\begin{array}{l} C_6H_4\cdot N:N\cdot C_{10}H_4(NaSO_3)OH \\ | \\ C_6H_4\cdot N:N\cdot C_{10}H_4(OC_2H_5) \end{array}$$

爲阿佐化合物。（Azo-Compounds）而能直接染著於纖維。故有直接之名。適於染木棉之用

（乙）硫化染料　如卻蓋恩洛賓赤色。（Thiogen Rubin O）伊姆美旣兒餓列給褐橙色。（Immedial Orange C）其組成雖不能詳知。然皆爲硫黃化合物。而有硫化物之稱。類於直接染料。染木棉時亦多用之。

（丙）鹽基性染料　如馬借恩他牡丹色。（Magenta A）$C\left\langle\begin{array}{l} C_6H_3(CH_3)NH_2 \\ C_6H_4NH_2 \\ C_6H_4NH_2Cl \end{array}\right.$　與羅達明恩赤色。（Rhodamine B）

$$(Cl(C_2H_5)_2N:C_6H_3\left\langle\begin{array}{c} C \\ O \end{array}\right\rangle C_6H_3.N.(C_2H_5)_2 \quad (C \text{ 下接 } C_6H_4\cdot COOH)$$

有如鹽類之形式。其發色之原因。由於鹽基性根之存在。故有此名。此染料適於染絹絲及毛。若染

木棉時。尙須單寧酸爲之媒介。故又有單寧染料之名。色質極鮮美。而最適於染絹絲之用。家庭中用以染綢綾等之衣類最爲合宜。

(丁) 酸性染料　如斯卡拉度緋色。(Scarlet R) $C_6H_3(CH_3)_2\cdot N:N\cdot C_{10}H_5<{OH \atop NaSO_3}$ 與葵洛林愛爾羅(Quinolin yellow) $C<{CH\cdot C_9H_5N(NaSO_3)_2 \atop C_6H_4CO\cdot O}$ 等。皆爲含有亞硫酸根之鹽類。其發色之原因。基於酸根之存在。故有酸性之名。絹絲及毛。雖易染上。然木棉則不適用之。此種染料最適於家庭染毛織物之用。

(戊) 媒染染料　如亞利闆林餓潤基。(Alizarin Orange) $C_6H_4<{CO \atop CO}>C_6H(OH)_2(NO_2)$ 與亞利闆林布拉克。(Alizarin Black) $HO\cdot C_6H_3<{CO \atop CO}>C<{(OH)_2 \atop {N:CH \atop CH:CH}}$ 單獨不能染著於各種纖維。必由金屬鹽類之媒介。而色質方能染上。故有媒染之名。用此種染料染成之物。色質不易脫落。用者頗多。但染法頗繁。不適用於家庭之用。

(己) 酸性媒染染料　如代阿磨愛羅。(Diamond yellow G) $C_6H_4<{CO_2Na \atop N:N\cdot C_6H_3(OH)CO_2Na}$ 與庫洛斯布拉運(Cloth Brown R) $\left\{{C_6H_4\cdot N:N\cdot C_6H_3(OH)COONa \atop C_6H_4\cdot N:N\cdot C_6H_3(OH)SO_3Na}\right.$ 等。皆爲阿佐化合物。(Azo-Compounds) 其應用之性質。位於酸性染料與媒染染料之間。故有此名。其色質堅牢。且染色工程較媒染染料簡單。適於染毛織物。

(庚) 雜屬染料　如亞尼林布拉克。$(C_6H_5N)_n$ ($n=2$ 或 5) 與哈拉尼脫羅亞尼林(Para nitro aniline Red) $C_6H_4(NO_2)N:N\cdot C_{10}H_6\cdot OH$ 等。其成分性質。各不相同。亦不屬於上列染料之內。故概括之另爲一類染物時。各以特別之方法。故適

染於何種之纖維。亦不能詳記之。

(三)　染色理論之一斑

馬借恩他牡丹色之鹽基性染料溶液。浸以木棉絹絲及毛時。絹絲及毛能染有其色而木棉則不能染有其色。是果何故耶。說明其理由。則有所謂染色上之理論。常分爲化學說物理說固體溶液說等之三者。分述之如次。

(甲)　化學說

染料能使纖維染有色者。乃染料與纖維素互相化合。而生有色之化合物也。木棉不染馬借恩他染料之色。乃木棉纖維。與馬借恩他染料之分子間。無化學親和力(Chemical affinity)故不互相化合。而絹絲及毛之纖維。與染料之分子。則有此種親和力。故能互相化合而生有色之化合物也。蓋馬借恩他染料。其分子式爲　($C_{20}H_{19}N_3 \cdot HCl$)　乃洛既亞尼林(Rosaniline)　$C_{20}H_{19}N_3$ 之無色鹽基與所謂鹽酸 HCl 之酸化合者。試於其牡丹色之溶液中。加以較洛既亞尼林更強之鹽基。例如阿摩尼亞水　NH_4OH　時。則生鹽化阿摩尼亞　NH_4Cl　而使洛既亞尼林游離。變爲無色式如次

$$C_{20}H_{19}N_3 \cdot HCl + NH_4OH = C_{20}H_{19}N_3 + NH_4Cl + H_2O$$

此無色溶液。更加以如鹽酸之酸。則游離之洛既亞尼林。復與鹽酸化合。生鹽酸之化合物。$C_{20}H_{19}N_3 \cdot HCl$ 而溶液卽顯牡丹之色。

因種種之研究。知絹絲及毛之纖維。呈有酸之性質。故浸於馬借恩他染料之液中。則洛既亞尼林與纖維中酸之成分化合。而生類於馬借恩他之化合物。故能染有其色。鹽酸則在溶液中游離。此化學說之概要也。

(乙)　物理說

倡此說者。謂各種纖維。皆有無數之氣孔。浸之於染

料溶液中。則染料卽以物理的方法。浸入纖維之氣孔中保有之。故能收染色之效。彼染時常加高度之熱於被染物者。亦使其氣孔膨漲。染料易於浸入也。染後放冷。或加以特別之操作。例如加以收斂劑時。則氣孔收縮。染料遂永久存在於氣孔之中。而纖維乃能染有色彩矣。

若然。則各種之纖維。以同種之染料。同樣之法則染之。似染出之色。宜相同矣。何實際上每有不同者。是果何故耶。主張物理說者。復爲之解曰。各種之纖維。其氣孔之大小不同也。染料分子之大小。亦不同也。然浸入其氣孔之物理的作用。或由於附著力。或由滲透。或由擴散。亦不能一定。故染出之色。不能盡同也。

（丙）固體溶液說

以上之二說。雖能說明關於染色一部之現象。然不能十分充足說明之。例如化合必依定比例之法則。而纖維與染料化合時。不能明確認有此種之關係。又依物理說。謂染料係保存於纖維氣孔之間。然染料分子浸入時。必起分解作用。常有一部分。放棄於纖維之外。如以馬借恩他染料。染絹絲時。但保有洛既亞尼林之鹽基。而鹽酸則游離殘留於溶液中。前之說明。並未注意此點。是可證其說明之不能十分完足也。由此等之困難。乃有折衷上之二說者。而有所謂固體溶液說出現。

試以某物質之溶液。而加以溶解度更大之溶媒。則溶質對於此等二種溶媒之溶解度。每依正比例而分配。例如有稱披庫利恩酸之酸性黃色染料。先溶解於以脫。而爲以脫溶液。次再加以水時。則披庫利恩酸對於水之分配率。比對於以脫較大。披庫利恩酸之大部分。全移行於水中。固體溶液說。乃根據此種現象而成立。卽浸固體纖維於染料溶液時。使染料之一部。移行於纖維中。所謂固相溶體而染著是

也。染料對於水與纖維之分配率。乃對於此二種物質之溶解度。依正比例而分配也。卽溶解度大者分配多。溶解度小者。分配少。故欲使染料多分配於纖維。不可不減少染料對於水之溶解度。彼於染色之釜中。往往加以硫酸鈉 Na_2SO_4 者。蓋此物質溶解於水之結果。能減少染料溶解於水之度。故染料對於纖維之分配率。遂因以增大矣。近年由烏爾篤拉米克羅斯課布 (Ultra microscope) 之發明。有所謂哥羅伊奪 (Coloid) 之研究。頗著長足之進步。結果遂唱導染料能染著於纖維者。乃基於此種哥羅伊奪之狀態。而關於染色之根本原理。遂漸有解明之氣運。是吾人所切望者也。

第二章　浸染法

第一節　一般注意事項

(一)染料貯藏時。宜密閉於器中。避直射之日光。若受空氣與日光之作用。卽起酸化潮解乾燥分解等之現狀。

(二) 染料不宜直接溶解於染釜中。宜先以他器。注少量之水十分溶解之。若直接溶解於染釜時。則(一)不溶解之染料末易生染斑。(二)最初之溶液濃厚。上色急速。易生斑點。(三)色質之濃淡。調節不易。

(三) 染釜之液量。最初不可過多。染料溶液。宜作數次少少加入。則染斑不易生。而色質之濃淡亦易調節。

(四) 初操作時。宜用冷液。漸次加以溫度。蓋染上之速率。與溫度共增而一般之化學反應亦然。故除特別之必要。須以熱液染時。皆先用冷液。漸次加熱。此際被染物與染液之接觸部分。務宜平均。

(五) 煮沸放冷後。宜以冷水洗被染物。蓋熱時纖維之氣孔脹大。冷時則收縮。故浸入之色質因遇

冷則氣孔收縮。遂不致脫落也。

(六) 所用之各種藥品。其性質作用。與使用目的。皆宜十分了解。

要之上述之各件。從事染色操作者。均宜十分注意。蓋有精密周緻之思慮。自能免意外之失敗也。

第二節 木棉染法

(甲) 用直接染料時

(一) 茜色染法

(材料)

炭酸鈉	四%
硫酸鈉	二〇%
Benro Fast Scarlet 4 BS (赤色染料)	六%

(方法)

(一) 取精練之木棉。豫以水浸置之。

(二) 溶解炭酸鈉於十五倍至二十倍之水中。

(三) 另以他器置赤色染料。將(二)之液加入。復加熱使之溶解。有時或濾過用之。

(四) 以硫酸鈉置染釜中溶解之。

(五) 將(三)之染液約五分之一許。先傾染釜中。攪拌之。

(六) 由水中將木棉取出。絞乾。納染釜中染之。

(七) 反復攦動多次。再將殘餘之染液。作數回加入。約經十五分時。但染液加入時。宜將木棉提出染釜。

(八) 漸次加熱於染釜。使染液之溫度增高。達於沸點。約歷三十分至六十分時。後再漸漸放冷。

(九) 取出後。以冷水洗之。至染液不浸出為度。

(十) 不宜直曬於日光中。宜置空氣流通處乾之。

(二) 紅色染法

(材料)

炭酸鈉　四％
硫酸鈉　一五％
Diamine Rose BD　二五％

（方法）　同茜色染法

（三）　鬱金色染法

（材料）
炭酸鈉　四％
硫酸鈉　一七％
Chrysamine G（黃色染料）　四％

（方法）　同茜色染法

（四）　一般之染法

（材料）　乃炭酸鈉硫酸鈉及染料等之三種。而硫酸鈉之代用品。間有用食鹽者。三種之用量約如次表。

材料／色別	淡色	中色	濃色
炭酸鈉	一％	二％	四％
硫酸鈉	五％	一〇％	二〇％
染料	一％以下	一—三％	三％以上

（方法）

一　以適量之水溶解炭酸鈉及硫酸鈉。

二　豫以他器溶解染料。作數回加入於染釜中。而不絕將木棉反復攪動。

三　徐徐加熱。使達沸點。保持沸點之溫度約三〇至六〇分時。而後放冷。

四　以冷水洗之。至染液不浸出爲度。置陰所乾之。

（理論）　直接染料。有能直接染木棉之性質。並有色素酸之鈉鹽形式。例如用於茜色染法之偏所法斯替司卡列梯赤色染料。其式如左。

$$\left.\begin{array}{l} R\cdot N{:}N\cdot C_{10}H_4(OH)(NaSO_3)NH \\ R\cdot N{:}N\cdot C_{10}H_4(OH)(NaSO_3)NH \end{array}\right\rangle CO \qquad R=$$

Phenyl. Tolyl……………等

今於其溶解中。加以酸時。則色素酸沈澱。

$$\left.\begin{array}{l} R\cdot N{:}N\cdot C_{10}H_4(OH)(NaSO_3)NH \\ R\cdot N{:}N\cdot C_{10}H_4(OH)(NaSO_3)NH \end{array}\right\rangle CO + 2HCl =$$

$$\left.\begin{array}{l} R\cdot N{:}N\cdot C_{10}H_4(OH)(HSO_3)NH \\ R\cdot N{:}N\cdot C_{10}H_4(OH)(HSO_3)NH \end{array}\right\rangle CO + 2NaCl$$

又於其溶液中。加以水酸化鈉。則再溶解而呈赤色。

$$\left.\begin{array}{l} R\cdot N{:}N\cdot C_{10}H_4(OH)(HSO_3)NH \\ R\cdot N{:}N\cdot C_{10}H_4(OH)(HSO_3)NH \end{array}\right\rangle CO + 2NaOH$$

$$= \left.\begin{array}{l} R\cdot N{:}N\cdot C_{10}H_4(OH)(NaSO_3)NH \\ R\cdot N{:}N\cdot C_{10}H_4(OH)(NaSO_3)NH \end{array}\right\rangle CO + 2H_2O$$

由上之變化。因知用直接染料染木棉時。加以炭酸鈉者。蓋利用其加水分解呈所謂亞爾加里之鹼性也。式如次。

$$Na_2CO_3 + H_2O \rightleftharpoons HCO_3 + OH' + 2Na$$

彼以直接染料所染之衣類。在空氣中歷久卽變色者。又因汗液之沾汚亦變色者。皆因空氣中所含之無水炭酸。與汗液中所含之加布倫酸。(Capronic acid) 使色素酸游離故也。以此等衣類置於鹼類液中洗之。卽能復其原色。故知用直接染料所染之物。不宜用酸性之液洗之。而最適用鹼性液也。

加硫酸鈉於染液者。因硫酸鈉對於水之溶解度大。能減少染料溶解於水之度。使染料對於木棉之分配率增加。故加加多量時。得使染料全行移於纖維而染成濃厚之色。此等物質用量之多寡。可以調節染色之濃淡。遂有助劑之稱。

染成之物。使之乾燥時。不直曬於日光中者。因恐水分受高熱而氧化變成過酸化水素。其分解時。酸素游離。能使染色物漂白故也。

$$2H_2O_2 \longrightarrow 2H_2O + O_2$$

上述之變化。非但用直接染料染成之木棉爲然。卽他種染料染成他種之纖維乾燥時。皆受上述

之影響而不宜曬之於日光中。染色衣物洗濯後。乾燥時亦宜注意此點。

（直接染料）次述之染料皆通常所用。而必須置備者也。

色	本名	異名
赤	Congo Red 4R	
赤	Brilliant Congo G	
赤	Brilliant Congo R	
赤	Benzo Fast Scarlet 4B S	Cotton Red 4B Sulton Red 4B
赤	Benzo Purpurine 4B	
赤	Brilliane purpurire R	
赤	*Diamine Fast Red	
赤	Oxamine Red	
赤	Rosazurine B	
緋	*Diamine Scarlet B	

緋	*Benzo Fast Scarlet 4BS …………	Benzo Fast Orange S Benzo Fast Red
桃	Erika B	
海老茶	Cotton Corinth 2R	Cotton Corinth G
橙	Direct Orange 2R …………	Micado Orange G 4R Direct Orange G
橙	Benzo Orange R	
橙	Toluglene Orange R	Kanthosine R
黄	Chrysamine G	
黄	Chrysophenine	
黄	Cotton yellow G	Polykhromine G
黄	Primuline …………	Thiochromogene Aureoline Sulphine
青	Azo Blue	
青	Benzo Azurine G …………	Bengal Blue G

青	Diamine Blue B
青	Benzo Indigo Blue
青	*Diamine Sky Blue ……: {Benzo Sky Blue / Congo Sky Blue}
青	*Oxamine Blue 3R
紫	Diamine Violet N
紫	Azo Violet
紫	Oxamine Violet
褐	Benzo Brown G
褐	Diamine Brown V
褐	Diamine Brown B
褐	Diamine Cutch
橄欖	Benzo Olive
鼠	Benzo Gray

黑	Diamine Black R O
黑	Diamminogene
黑	Diamil Black R
黑	Cotton Black

表中附有*印者指其色染色後堅牢不易脫落。
又附記於染料名之記號有次之意義。

B. 帶青或青 (Bluish or Blue)
R 帶赤或赤(Reddish or Red)
G 帶綠或綠 (Greenish or Green)
Y 黃(Yellow)(Gelblich or Gelb)
X 濃厚 (Extra Concentrated)
S 可溶性 (Soluble)
W 適於染羊毛(Wood)
SW 適於可溶性羊毛
J 黃 (Jaune)

(最後完成法) 以直接染料染物後。固不必再施以若何之操作。然因染料之種類。如易脫色者。故宜於染成後再用法使之堅牢。此操作名之曰最後完成法。其法雖有種種。然以應用於洗濯豫備操作時。則以金屬鹽之完成法爲適宜。

(一) 硫酸銅完成法 由所要色質之濃淡。分別浸於左之混合冷液中。約五分至二十分時。取出水洗乾燥之。

淡色 硫酸銅及醋酸之等量 一%

中色　同　前　二%

濃色　同　前　三%

極濃色　同　前　五%

(二)　硫酸銅重鉻酸鉀完成法　由所要色質之濃淡。浸左之混合冷液中。次第溫熱之。歷六十至七十分時。取出水洗乾之。

淡色 { 硫酸銅及二分之一重鉻酸鉀……一%
　　　醋　　酸……一%

中色 { 硫酸銅及二分之一重鉻酸鉀……二%
　　　醋　　酸……一五%

濃色 { 硫酸銅及二分之一重鉻酸鉀……三%
　　　醋　　酸……二%

(乙)　用硫化染料時

(一)　紺色染法

(材料)

硫化鈉　一〇%

炭酸鈉　一〇%

硫酸鈉　四〇%

Kryogen Blue B N (紺色染料)　二五%

(方法)

(一)　取精練木棉。豫以水浸置之。

(二)　取百分之二五紺色染料。與百分一〇之硫化鈉。及炭酸鈉。混合同置於玻璃器內。加十倍之熱水。攪拌之。使全溶解。

(三)　入適量之熱水於染釜中。加百分之四〇硫酸鈉。使之溶解。

(四)　將(二)之液亦加入此染釜中。

(五)　由水中將木棉取出絞乾。入染釜中浸染之。

(六)　不時以竹竿攪動木棉。不使與空氣接觸。復加熱使達於九〇度之溫度。

(七)　此操作約經四十分時。以手速取出絞乾。

即置於注有冷水之桶中二三次擺動之。
(八) 有暫時曝露於空氣中使十分酸化但由

近視眼之治療法

學生與近視眼

世界愈文明。近視眼愈多。已成的確之事實。大學校學生中患近視眼者。居全體二分之一。凡患近視眼之人。觀物時惟有戴眼鏡之一法。但雖戴眼鏡。觀物時仍不能自由、正確、綿密。與不患近視眼之人相同。且精神微覺朦朧。步行時頗為不便。據日本東京眼科病院之統計。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二名之病人中。近視眼竟有七百五十名之多。其中四百五十名為學生。學生之中。自小學生至中學生。自中學生至高等學校或專門學校學生。更由是至大學校學生。凡觀小字書籍者。近視眼居多。修高尚之學術者。不問

染料之種類。有時省略之。
(九) 數次換水洗之。乾之即成。 (本編未完)

西神

其為學生與有職業之人。大多數為近視眼。

近視眼之種類與原因

近視眼可分為四種。其中最多者。為學生之習慣近視。此種近視。多起於過用目力之人。如勉強在光線不充分之處觀書寫字。及為其他細小之事。或眼已疲勞。仍勉強使用之。因之遂成為習性。

次多者為眼軸近視。此與眼之調節機畧有關係者。眼形非常擴張。普通之人。眼軸為稍圓形。而患此眼軸近視者。稍圓形之眼軸變為細長形。此種近視。與體質極有關係。凡虛弱之人。最易患之。本症之原因。多為胎毒。或其父母中有一人為大酒家。或父母二

人雖均非大酒家。而祖父母或曾祖父母中如有一人爲大酒家。亦能患此種近視。此外體質惡劣之人。亦能發生此種近視。又雖不因父母祖先之遺染。而因後天不攝生。如患黴毒、飲酒過度及其他種種無秩序之用功。亦爲罹此種近視之原因。

胎兒居於母體內之時。自一月二月三月以至四月五月。月數漸加。兩眼自能整齊其形。其形之整齊法。甚爲完全。雖間有不完全者。然甚稀少。日本東京眼科病院中。時有患此種不完全之眼病者來院求治。此皆係先天不足。致呈此種奇怪之形。或有名此等之人爲殘疾者。以殘疾二字加於此等人之身上。殊不切當。蓋彼等不過於眼之一部份有缺損而已。惟患是症者。亦爲近視眼中之一種。

近視眼中之最少者。爲一種類似近視眼之症狀。發此種症狀者。爲患角膜炎化症。角膜實質炎及黑球病等之人。患此種症狀者。其黑球亦擴張於前方。因之微覺廣闊。眼球漸次延長。此亦名凹面靈視。如戴中凹之眼鏡。則視力佳良。並能視遠處。不戴此種眼鏡。則不能視遠處。

世之所謂近視眼。不外於上列之四種。而尤以習慣近視爲最多數。患此者皆因不注意眼之調養。及讀書過度而起。平均每十人中。五人爲習慣近視。四人爲眼軸近視。一人爲其他之近視。

良性近視與惡性近視

以上之近視眼中。有良性與惡性二種。良性近視。過一定之時期則愈。卽過勉學之時代。年至四十。卽度數漸減。去年所戴之眼鏡。不適用於今年。苟眼鏡之度數。不逐漸減少。則不能視遠方。此種近視。性質極良。至惡性近視則異是。眼鏡之度數漸次增進。眼底來異狀。漸至凹陷。經長久之時日。視神經纖維所分布之網膜層與下層之膜（如鞏膜脈絡膜等）剝離。而成失明之人。

博物叢談（續）

吳斐文

近視眼之治療法與眼鏡

近視眼之來自習慣者注入亞篤羅必涅卽愈。是名姑息療治法。僅能取效於一時。若不從根本上解決之。則唯有戴適度之眼鏡。欲戴適度之眼鏡。如隨意往眼鏡店中任擇一種戴之。則反能漸次增加度數。必須請眼科醫驗光。持其驗合之單。往眼鏡店中配購之。此外如患亂視及種種眼病之人。亦須經眼科醫生之診斷。

近視眼之預防法

近視眼之預防法。要不外乎堅守下列之諸條件。

一 勿終日工作。略覺疲倦。須休憩一小時。

一 勿仰臥觀書。此外勿用目力於細小之處。

一 無論何種物件。勿過於接近該件而視之。至少須相距一尺以上爲合度。

一 勿於薄暮或天尙未全明之時。讀書裁縫及爲他種之精細工作。

一 勿於燈光或強光線之下作事。

一 燈光以五支燭光至十支燭光之電燈。或與此種光線相當之蠟燭爲最佳。

一 日光及燈火不宜過於直接受之。燈光閃者。以紙一張隔之爲宜。

一 凡光線之接觸。與其稍偏於後方。寧偏於左方。

一 欲觀過於細小之文字時。當時時休息兩眼。

一 雜亂之文字。不鮮明或過於鮮明之鉛字。雜亂之原稿書類。以不閱爲宜。

一 目力佳者。以不用眼鏡爲宜。目力不佳者。欲用眼鏡時。必須經眼科醫生之診斷。

七面鳥

七面鳥。原產墨西哥。（按裴景符秦書謂出巴峽及閩廣山中）時珍綱目。謂出南越。及湖南湖北。今據和蘭語。稱唐國鳥。則產自我國明矣。今則處處畜之。卽所謂吐綬雞也。雄高三尺。雌高二尺許。頭及前頭部。皆裸出其皮膚。為疣狀物。上嘴根有垂肉。懸垂於嘴下。能時時變色。故名七面鳥。喉頭亦有垂肉。尾羽十六枚。能為輪狀擴張。俗名火雞。（與走禽類食火雞異）

怕痒樹

怕痒樹屬於屈菜科。為落葉植物。幹高達丈餘。產於東印度。樹皮甚為平滑。呈淡赤色。以手摩之。其枝葉動搖不止。如怕痒然。故名。花色呈紅。美麗可觀。百日不落。故又有百日紅之名。

鴨嘴獸

鴨嘴獸。屬於單孔類。外形小如水獺。顎骨扁長。而為角質。宛如鴨嘴。身長二尺數寸。尾寬四寸許。全體密生絨毛。尾之上部。呈褐色。下部呈黃銹色。四肢甚短。具有五趾。趾間張蹼膜。便於游泳。又趾端有爪鈎。適於掘穴。穴常在河岸。構造極妙。水上水中。均有入口。以便遁逃。

告天子

告天子。一名雲雀。又稱天鷚。棲息於平原。形雖似雀。而實自為一種。能飛翔至絕高。不見黑影。而鳴聲遠徹。清亮可聽。宛如告天。故名。多食小蟲。及雜食種子。有益農業。或間食穀類。不為大害。體上面茶褐色。有多數黑斑點。自嘴根至脊。略如貫球。夏季茶色漸消。黑點漸大。下面淡茶色。喉及胸有小黑點。至腹而為白色。

福壽草

福壽草。又名側金盞花。屬於毛茛科。冬末春初開花。葉類胡蘿蔔之葉。此植物生於山野。有採取栽培於

庭園者。培養於溫室中。開花較早。日本風俗。每以爲新年之裝飾品。故亦稱元旦草。花色或黃或紅或白。瓣有單瓣重瓣之別。品種甚多。易於蕃殖。常用分株法。性畏烈日。故宜栽培於日蔭之處。花之開放期甚長。每先於葉。待葉繁茂而花尚續開放云。

避役

避役亦名十二時蟲。或曰變色龍。體肥滿。長至尺許。略爲扁形。舌細長。而其端平廣。見蟲飛過。能以其端之黏液黏取之。足趾有鉤狀之爪。能攀緣樹枝。尾與身長畧等。能如捲尾猿類捲纏於樹上。此動物有一奇性。常隨外圍之色。變易其體色。乃著名之保護色也。

蝟

蝟。又名刺蝟。亦一小獸。長不滿尺。毛短而堅。在背部尖銳如刺。驚則綣縮。其體如栗毬狀。以爲防禦。四肢均有五趾。各趾有銳爪。尾甚短。其交尾之期在夏。每產二子或四子。以木葉苔類造巢。育子於其內。習性夜出。徘徊於叢林田園之間。食昆蟲鼠蛙蝸牛等。有時亦食樹根。夏季常食瓜類。故鄉人又名之曰偸瓜獸。

旅人樹

旅人樹產於熱帶地方。樹之形遠望如孔雀張屏之勢。頗爲美觀。其莖如圓柱。質甚堅實。高達三丈。徑僅一尺。幹頂生大葉二三十枚。左右交互而列。其形橢圓。長可一丈。寬祇二尺。葉柄甚堅。長一丈至一丈二尺。故一葉之全長。達二丈四五尺。誠植物界最巨之葉矣。常其長葉柄之下。有物肥大如鞘。中蓄清水。至富。可取飲消渴。凡旅客行其地者。恆苦熱患渴。得水尤艱。輒以小刀劈入此樹之葉柄。則清水湧出如泉。承而飲之。清沁脾腑。功誠大矣。

河豚

河豚體肥滿。皮膚無鱗。上下兩顎之中央。有截痕。區

分爲二分。食道之一部。有吸收空氣膨脹其體爲球狀之性質。蓋河豚之體壁多刺。以體之膨脹爲栗狀者。爲防敵計也。河豚有毒。於睪丸最多。據日本田原氏實驗所得。河豚之毒素有結晶物與樹脂樣物二種。前者爲中性。稱爲鐵娑羅朶林。後者爲酸性。稱爲河豚酸。二者之毒以後者爲強。

葛上亭長

葛上亭長。一動物也。爲鞘翅類之一種。體黑色。頭部具有粗大之刻點。且生有黑毛。前胸之中央。有一灰黃色之縱條。而後緣亦有同樣之毛。翅鞘之周緣。及中央之縱條灰黃色。可以供醫藥之用。

水仙

水仙屬於石蒜科。爲球根植物之一種。早春葉叢之間抽出花梗。上開小花。花色白而內瓣黃色者。曰白水仙。色白而內瓣之緣呈紅色者。曰口紅水仙。內瓣發育爲喇叭形。突出於花之中央。花色黃而內外瓣色奇異。及花形特別者。曰喇叭開水仙。九十月頃。用其球莖埋植土中。待其發芽。移植缽中。盛滿於水。性喜日光。故宜隨時暴露。翌年春初開花。花質嬌妍。花色美麗。亭亭直立於水中。不啻水中之仙也。

鐵線蟲

鐵線蟲。幼時寄生於螳螂腹內。繼出水中。長成爲鐵線狀之長蟲。吾人幼時。步行野外。捕其螳螂。用鉄壓迫其腹。每見有黑色之鐵線狀物。稍能蠕動。吾人多認爲鐵線。爲螳螂之排泄物。不知其爲蟲也。至今而始知其誤矣。

佛僧鳥

佛僧鳥。又名三寶鳥。嘴甚長。上嘴兩緣有鬚。眼甚大。體之上部灰白色。有赤褐色細波紋。頸側有金色羽。頸及背腹部之羽。有黑縱斑點。外圍有褐色圓斑。翼端呈濃黑褐色。間有白斑。尾羽黑褐色。而有灰褐色之橫斑。此斑漸至下尾部漸粗而少。此鳥晝則伏居

深山。夜則飛翔覓食。鳴聲甚奇。似呼佛法僧者。故名。

無花果

凡植物結實者。皆有花。如隱花植物。終年無花。故亦無實。無花果之名。吾竊疑焉。既屬顯花植物而無花。既不開花而結實。不亦奇乎。雖然。無花果者。非無花也。特吾人未見之耳。其花蓋藏於倒卵囊狀之花託內。吾人食用之部分。卽肉質之花託。花託之內。所謂種子者。卽眞果實也。此果實由花而結成。不過爲花託所遮蔽。故人每不之察。遂名之爲無花果也。

海牛

海牛一名雀河豚。目之前。腹之後。有長角一對。呈灰色。較尋常河豚魚稍小。形如雀。背爲方形。體被多角形之骨質板。前後有長棘。游泳時。惟鰭與尾稍動。故進行遲緩。一笨動物也。

偕老同穴

偕老同穴。一海産動物也。以玻璃質之骨骼而成。形作圓筒。白色而美麗。內有蝦或蟹二對同居。其始偶然入。後則體長而不能出。故有此名。

牽牛

牽牛。花名。其花形如喇叭。我國有紫白二品。無人珍視。近年日本傳來。始喧傳人口。雖其種號稱有一百三十餘品。然究其實。亦祇有蔓生特生之別。大花小花之分。而顏色亦祇有紫白翠緋藍及各種間色而已。無足珍也。然其性易植。不費人力。亦能生活。其花可作玩賞品也。

玳瑁

玳瑁產於海洋。其甲爲工作要品。取其鱗狀之片。浸水而煮沸之。則其質柔軟。每一甲片。更得剝離爲數枚之薄片。以此片作種種裝飾品。可先將雞卵之白。薄塗其面。數枚相重。加熱力與高壓。易於密切。故能厚薄任意。造作適宜之器具。

絡新婦

絡新婦。大蜘蛛也。色頗美麗。故名。腹球形或卵形。有黃白黑色環輪。單眼八個。中央四眼。俱作方形。張網樹間。捕食昆蟲。網形車輻。功頗奇妙。

向日葵

向日葵屬於菊科。一年生之草本。有向日性。花常向日。故名。春季播種。入夏高達丈餘。葉大如扇。幹頂開花。色黃美麗。實熟而花落。採其果實取其種子。用火炒熟。味香而清。可代消閒之食品。

駝鳥

駝鳥。走禽類之一種也。體長六尺餘。嘴寬而扁。耳孔現於外。脚發達。適於步走。翼極小。僅存其痕跡而已。羽毛無副羽軸。其羽枝無密接而生羽面者。以產於熱帶。故無防寒之必要也。羽色黑及灰白相雜。頭頸之裸出部帶赤色或藍色。且脚之前面有赤色之斑紋。眼力極銳。捕獲匪易。

鞋底魚

鞋底魚扁平而如鞋底。兩眼俱在左側。且相接近。上眼稍前。體更扁平。又如牛舌。故或名牛舌魚。鱗在左側者櫛形。在右側者圓形。口狹小而上曲。口邊有觸鬚。左側濃橙色。有黑色細點。右側白色。背鰭臀鰭與尾鰭連合。包圍其體。而無胸鰭。眞一奇魚也。

豬籠草

豬籠草。肉食植物也。產於熱帶地方。葉狹長。尖端爲絲狀。懸掛瓶狀之囊。幼時未發育時。鎖閉。漸長漸開。囊之內壁有滑澤蠟樣之物質以蔽之。且下底瀦留液汁。囊成熟後。由囊口分泌蜜汁。以誘引蠅及甲介類入囊。誤落囊中。內部光滑。不能復出。遂至溺死。液中而爲該植物之營養物矣。

海馬

海馬。又名儒艮。蓋爲琉球之方言。其形似魚。亦如走獸。而有肢。牝者腋下有二乳房。恰可以前肢抱兒。露出水面而哺乳。常出沒於琉球等處。又產於紅海印

度洋菲律賓近海非洲之東南海岸及濠州之北海岸。肉味甚美。脂肪亦佳。琉球昔屬我國時。以此爲貢物之一。名曰人魚。以爲祕藥。其肉可以延年益壽云。

一角

一角爲齒鯨類之一種。長至一丈八尺以上。體黃白色。有暗黃色斑紋。牡之上顎左側。有一犬齒發達而爲長牙。其形正直向前突出。此一角所以名也。然亦有二牙并列者。則屈曲而成螺旋形。我國古時用爲藥材。

燕子花

燕子花屬於鳶尾科。性喜水溼。常生於沼澤近處。葉片伸長可達二三尺。夏季開花。抽出青紫白等花。花梗常低於葉。採以插入瓶中。供諸書案。頗稱足觀。

壽眉

壽眉體極小。尾則長倍於體。自額至頭上純白。自眼前緣至翼根有黑色長帶。背有黑色與紫色相交之斑紋。自頤至腹白色。後腹又帶赤紫。羽翼有純黑者。有一部分白色者。尾羽中央四枚純白而長。外側三枚。則微白而短。夏棲山地。冬下平原。鳴聲清嚦。甚爲可聽。

號寒蟲

號寒蟲。即大蝙蝠也。大如貓兒。展翅可達二尺餘。蝙蝠中之最大者也。尾小頭及腹部赤色。餘皆黑色。多產於日本小笠原島。

鳳仙

鳳仙花爲一年生之草本。三四月頃播種。苗長一二寸。可移植於花壇或盆中。施肥培養。至夏高可尺餘。葉形橢圓而尖細。葉緣鋸狀。花自葉腋抽出。有單瓣重瓣之別。重瓣花美人都悅之。花色赤白紫不等。或一花而呈數色者。尤爲貴重。

姊羽鶲

姊羽鶲爲鶲類中之最小者。全身灰黑色。唯眼之後

方。生純白色之長羽。頗形美麗。產於中央亞細亞。冬期則渡於歐洲大陸。北京萬生園曾有此鶴。謂係江蘇產。

計里

計里體大於鳩。由頭至胸及背。呈灰褐色。腹與尾根白色。翼亦有一部分呈白色。尾端與翼端。均黑色。嘴尖黃色。末端作黑。口角與眼之間。有黃色之小瘤。脚黃色。飛揚時鳴聲似呼計里二字。故名。

千日紅

千日紅枝葉婆娑。花瓣細瑣而作輪圓球。雖冬亦花。宜植山麓道傍。點綴冬景。人多以盆栽置在庭園爲玩賞品。蓋取其終年開花。爲其吉祥耳。

夜光蟲

夜光蟲體作球形。大不過粟粒。全體透明。有一本之長觸手。搖動則浮遊海面。吾人靜夜步行海岸。遙望遠處小舟之附近。有發燐光者。卽此蟲之主因。此蟲在西曆一千八百十年。爲撒利列氏所發見。曾以之屬滴蟲類。其後普列英信爾氏之研究。認爲管水母之一種。而夫岸別涅顛氏見其構造簡單。又以之屬根足類。現今經多數學者之研究。均謂屬於鞭毛蟲類云。

聒聒兒

聒聒兒雌雄異色。雌者體呈茶褐色。頭長。複眼橢圓。褐色中間夾一單眼。翅褐色。後翅頗長。雄者體呈綠色。複眼半淡褐。半黑。觸角有黑斑。翅鞘之背頗厚。翅脈有波狀隆起。互相摩擦而發音。夏季夜間。鳴聲甚高。其音聒聒。故以名之。

貉藻

貉藻產於歐洲及日本海水中。葉細小而輪生。排列若車輪狀。其葉沿中肋之左右。包含成囊狀。爲捕食水中小動物之用。葉片與葉柄相接著之處。有四五條之針狀突起。其長超過葉片。葉面又具毛茸。亦有

觸接刺擊之感應性。小動物偶觸此毛茸。卽爲所覺。而被捕食。又有一種藻類。亦如貉藻。浮遊水中。體上有小囊。口生長毛。上覆一蓋。遇物卽開。物入卽閉。水中蝦類。入此不能復出。途卽窒死。待腐敗後。以供其消化。

騰金

騰魚。產於印度巴爾瑪瑪列地方之淡水中。體縱扁平。常來陸地。以臀鰭與腹鰭所有之棘。插入地中。又以胸鰭懸於地面。如足之使用。匍匐於地上。或謂攀上椰樹。此尙未認爲事實。至因河岸之傾斜面。攀於蘆莖上。乃確見之事實也。

麥稈蟲

麥稈蟲。體細長。胸部發達。而腹部退化。僅留一突起耳。胸部之先端有爪。常附著於褐藻或紅藻。賴以營生活。故採集海藻時屢見之。遁逃狀態。及其體色。與海藻相似。亦擬態之一種也。

愛蟻草

愛蟻草。產於熱帶。如南洋羣島之爪哇甚多。此草專供蟻之棲宿。蟻任保護是草之責。凡能損害葉體之一切蟲類。蟻皆能驅除之。此草之莖及刺。皆有小孔。卽以供一種兵蟻所居。且生一種液體。以供兵蟻之食料。乃共棲之一例也。

馬陸

馬陸。俗名銅絲百足蟲。體圓筒形。全體褐色。間有赤色環狀斑紋。運動遲緩。觸之則捲縮不動。卽有僞死性。棲息於澤地。食草根及腐敗植物。體發惡臭。甚爲可憎。其體色之美。蓋一種警戒色也。

腦筋與肌肉的教育（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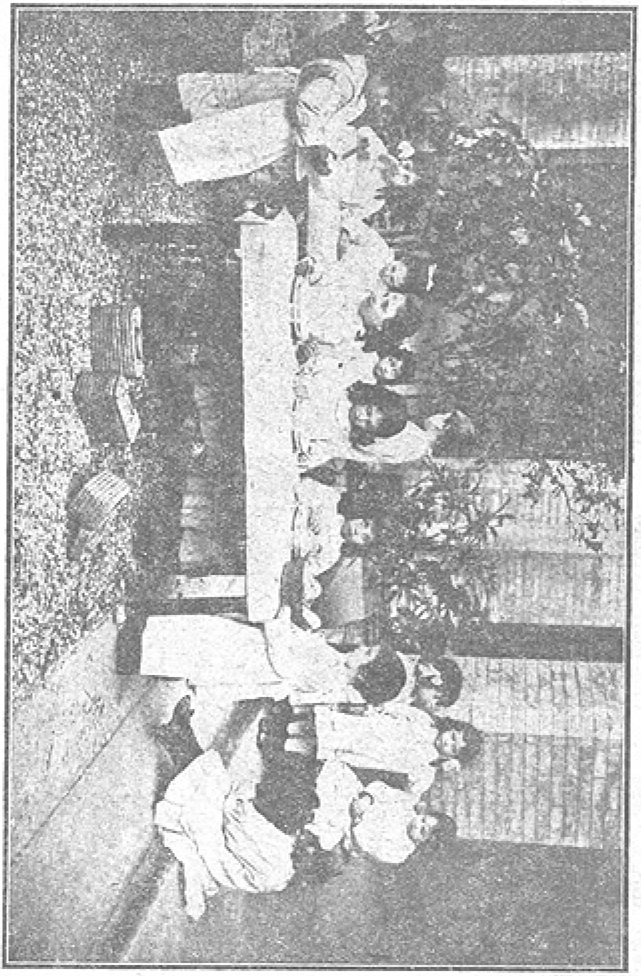
彬夏

蓋凡操作行動、皆腦先發令、由腦筋達至肌肉、而後肌肉運動肢體、始得照行焉。夫腦之爲物、有意卽發爲令、其天性如此、所難者、腦筋不熟練、遞傳至遲、且多錯誤、而肌肉不熟練、非廢弛怠佚、卽舉動乖謬。果欲腦筋靈捷、肌肉健動、而中規節、非熟練之不可。熟練久之、方成習慣。譬之行走、小孩初習時、何等艱難、保母扶之且顚躓、其腦筋肌肉不熟練故也、及熟練、則閉目亦能爲之矣。譬之打網球、不習此藝者、雖盡知其底細、不能使手如意。小孩初生、塊然血肉、至脆弱無能、迨知識漸開、於日常動作、猶甚生疎、不知如何措置、其腦筋如未經開闢之路徑、信息交通、猶多阻隔、其肌肉如未曾試用之機器、轉運猶不甚稱手。穿衣食飯、洗面鋪床、一一須俟其腦筋肌肉熟練已久、始成習慣也。

蒙得梭利本此生理的趨向、當孩兒生機初轉、凡事躍躍欲試之際、卽使自整理衣服冠履、教以淨潔方法、刷牙濯手、悉實演而無遺。其須經特別訓練者、則製爲儀器、狀類游戲品、而實含教育深意、如上篇第二圖之紐結板是已、共有八方、凡西式衣履上之紐帶、應有盡有。其挽扣方法、先由教師執板在孩兒前徐徐試演、所有應用手勢、一一指示明切、後卽任孩兒隨時習練、不卽日強其學成。每有年二三歲之小孩、一日忽能扣紐、喜不自勝、逢人卽抱住欲爲扣紐、并自欲穿衣著靴、有來助者、必堅拒弗納云。

然則寓教育於游戲、誠得兒童之心哉。蒙得梭利曰、與其任小孩假做人家、扮裝男女主僕、分任家事、何

如實與機會、令自操作。此語人乍聞之、或以爲不切實用、安可將家內重要職務、授諸小孩、全聽其支配。然蒙得梭利竟實行之。其學生無論男女、皆自洗衣、摺被、並輪流灑掃校舍、拂拭器物、侍候於餐房、分配食物、食畢且洗碟、收拾一切。長者不過八齡、幼者纔能行走、做實事如游戲、似游戲而卻爲實事。聞者或以予拾新聞



誑諸君、然有據可證、蒙得梭利學校在羅馬、已實演此生涯十有餘年矣。請看附圖、亦可窺見一斑。此間女孩、執一湯罐、似太重、不勝任、以腹助手、堅持勿令墜、想猶初習、未甚熟練也。有訪蒙得梭利學校者、述一女孩年僅四齡、雙手託盤、上有五玻璃杯、滿盛飲水、於衆座之間蹁躚而行、不稍搖顫。又有一男孩年亦相若、雙手

捧一湯罐、週行餐室、徧給罐中之湯、據參觀者之言曰、此孩捧罐行時、狀甚持重、儼然小細崽也、然每近



一座、既置罐於桌上、俟食者取湯時、必一跳躍、以舒散其筋骨、於是再作端凝狀態、捧罐至他座、如是共二十餘次、不稍示倦乏之云。

閱者心中必懷疑不釋、以爲小孩嬉戲性成、若假扮主僕治理家事、則興致甚佳、若誠令學習實事、恐卽厭倦而遁匿不出。蒙得梭利學生縱經訓練、果能超人一等、然如上述餐事、恐亦有長者暗中助理。曰、是固毋庸爲諱、如食品乃爲專家準備、視小孩身體所宜、以給養爲、蒙得梭利甚鄭重其事、必不令小孩掌理之也。

若論食時一切佈置、則教師於他時在諸兒前曾試演數次、固已早有規模。但正當餐時、則食者與侍者皆爲小孩、既食而收藏食具者、亦皆小孩。教師不與餐、此時恆躲閃在屋隅、笑容煦煦、以向諸兒、諸兒方啖食、或且碌碌爲侍者、不之見也。惟其長者準備一切、而自不居功、令孩兒實演、不稍干涉、故得孩兒之心。此係實事、而自由如游戲、且奉旨辦理、故較游戲尤有趣味。然則凡家內重要職務、若能設法使諸事齊備、具有規模、卽令小孩實演、亦無不成、惟愼勿加

以干涉、能如是則小孩且好之逾游戲。惜乎世之爲尊長者、寧自簡直爲之、不願費其心思、以養育子弟之能力耳。設令爲之事前既不爲準備、事後又橫加干涉、設身處地、卽已爲小孩、亦何能堪之。此輩尊長、可稱爲不忠不恕。

英倫某巨公游蒙得梭利學校、見一年二歲半之男孩、餐時忽忘應用何手執叉、躊躇不決、自左手移至右手、復自右手置諸左手、甚以爲難、而教師不作一辭、以解其厄、異之、以詢蒙得梭利、曰正待其自解決耳。蓋凡事教師試演後、任孩兒隨時實習、今日不成、俟諸明日、此蒙得梭利教授法之特點也。一則欲習慣兒童、使遇阻難、能自尋出路、二則告諸彼錯我是、恐傷兒童感情、三則其腦筋肌肉、尚需時日始能熟練、卽欲強其速成、亦不能。此著爲關鍵處、閱者明此、應知彼尊長不令子弟學習正事之罪、蓋不令學習、卽無由操練其腦筋肌肉、幼時不操練、終其身且不能、是可悲已。及既訓導、必不可迫其速成、語云急火米飯燒不熟、彼腦筋肌肉亦需時日方熟練也。何用責罵、以乖違小兒之品性、彼或亦自願速成、無如其手足尚不靈便何。

吾儕當感謝此醫學博士、爲其教育全從生理著想。孩兒之腦、若使日常注意正事、自無暇隙發生妄念、後卽成爲習慣。其運用肢體之腦筋肌肉、若使日常爲正事操勞、久之對於正事自甚熟練、而對於不規則事反生疎、不知如何措置。此意前篇已揭之甚明、今欲加添一語、曰、凡熟練之事、已成一種習慣、無須用精力、卽用亦無多。若幼時於人生必要之操作行動已盡熟練、則成長後可用其精力於其他正事。如今女子中學、須學習普通家政、若洗衣若煮飯、設已在幼時熟練、則此時可研究更精深之家政矣。小孩幼時天性活動、不使碌碌於正事、亦必另覓出路、以舒洩其精力。日常動作、天賦人以形體、應盡能對付。

禽獸能自照料、而人獨多不能者、因人藉其智技、欲使役他人故也。他人尚未能使役、已則先失其獨立才能、此我國女子恃婢僕挽醫者所經歷也。今晨張媽走去、梳頭無人、吾意此種女子、不如剪除其髮爲省事。不見夫貓乎、能自潔其毛皮、人而不能、貓之不如。小孩他事或太幼稚無力能做、若家常之操作行動、必令習之、非特使不作惡、且有益於身體。蒙得梭利深知生理學者、極以此爲宜。吾常閱最適於娠婦之運動爲家事、則天生此四肢百體、固各有用處、無論成人與小孩、皆不當使擱起而廢置也。成人或已老朽無能、雖自革新、小孩則正當其時、幸及早圖之、勿貽後悔。

教育能變更人之根性、蒙得梭利學校其實驗乎。彼醫士而教育家也、視生理的趨向、規定幼稚教育、故其成功易而收效大。凡小兒之腦筋肌肉、務使一一合其度、盡其用、祇能爲善、不能行惡、非徒浮泛之空

論而已、乃確有其事焉。常有人可清享閒福、而操勞不已者、何故、爲其腦筋肌肉已慣於運用、頓使停止、反覺不舒適也。亦常有人明知勤儉爲善、而言順行違、心欲從而力不逮者、何故、爲其腦筋肌肉未曾經訓練、太怠佚而不遵法度也。故有教育於人生幼時、卽操練其腦筋肌肉、使早成良習慣、則此教育殆從根本刷清、能使吾人之肢體、一一漸臻於完美之域、非含含糊糊混言發達全身者可比。閱者於此可一一辨別、若吾人之節節肢體、條條筋脈、盡行發達、則全身自發達。其須改良處、若盡改良、則全身自完美、此理誠至顯明。

蒙得梭利施教育於兒童、殆亦用其醫士手段、對於腦筋肌肉、條條節節、悉爲整頓調理。如學習行走、爲小孩一二歲內應然之事、然往往不合法度、小孩無知、但求能運動而不顛覆、已頗滿足、若曲其膝、彎其足、則不之顧也。故言之可笑、吾成人中十之八九、自

諳解生理者觀之、全不知如何行走。其正當方法、最宜於身體、有一種天然的法度。吾人幼時因無人指導、已似成殘疾、不易改良。閱者聞言不信乎、則體操時雖勞動身體一時許、而不知倦、反覺舒暢者、合於天然的法度故也。反之若縛束而坐、則不及十分鐘、手足已殭麻矣。吾人若知正當走法、終身享福不盡、行時既不易疲乏、且翩翩雅觀、有極美之風度也。蒙得梭利欲糾正小孩不合法度之行走、以白鉛粉畫一白線於地板上、使小孩如出戲法中走繩索者然、一足置前、一足隨後、長短相勻、遲速按時、昂其首、直其背、雙肩齊平、腹部後退、初時空演、後稍熟練、并佐以音樂、經此一番訓練、故其學生行走時、有一種天然風韻、令人仰慕不止也。

蒙得梭利誠有醫士之心腸、善體貼人情、凡各腦筋各肌肉應行愛護休養之處、無不竭盡其力、使常能得之、甚至為製儀器、以節省精力、閱者試觀小兒之身體、其身段之長與兩腿之短、頗不類成人。蓋成人已完全發達、故身段短、兩腿長。小孩之身段先發達、兩腿則尚須待十數年始全發達、然必負其身段之重、故常見小孩喜倒在地上、以足踢於空中、或爬行地上、如貓狗然、甚以為快、或掛兩手於人身、舉足離地、粗人不察、以為小孩嬉戲、蒙得梭利則謂有生理的關係、因小孩身段太大、兩腿疲於負重、故作此狀態。伊乃取木條製成籬笆式之器具、置於運動室內、上下二闊木條、兩端與中間有木柱支撐釘成、置在靠壁、不可搖動、小兒以手掛於上一木條、以足息於下一木條、頭與全身在二木條之間、面向全室、斜敧而行、聞倦時皆最喜作此云。此器具之目的、在使小孩兩腿疲乏之時、不必負身段之重、可用臂代勞、仍運動而足則息於木條上。或問小兒之臂則何如、據生理學家言、臂較腿為早發達、且不常負身重、故腿倦時、儘可用臂代勞。在蒙得梭利運動室、公共演操之

際、若有小孩覺疲乏、卽離羣走向木條、掛於其間、觀然面向大衆、橫斜而前、至可笑也。蒙得梭利則曰、吾製此木欄、彼小孩倦時、皆喜玩於其間、蓋適其用也。生理上必使愉快、故好之如此。閱者曾見長身短足之人乎、幼時兩腿因體重或曾受損傷矣。彼曲膝盤行者、亦職是之故也。

蒙得梭利誠小兒之仁人哉、熨貼至微、照顧亦周、用其醫士之目光、矚生理上之微妙、故其教育受之者不以爲苦而以爲樂也。伊曾論課堂內檯椅、詳述近世製者疊次改良、冀適合學者之用、而仍歸無濟、迄今學生背脊仍有曲者、目光仍多近視。下作此斷語曰、僅改良檯椅、恐終無效、其害不全在檯椅、而在今日之學校制度耳。學生少則三四時、多則六七時、須將其肢體作一態度、坐在書室、不可稍改、則積日累月、其肢體能不損壞、故補救方法、惟有在課室、置各種檯椅、俾學生自由坐立、不定規律、任其作何度態耳。此事蒙得梭利在其學校內實行者也、無論其理由眞確與否、對於幼稚學生則固甚適宜、予提及其事、以見其關心於小孩之生理也。

關於腦筋與肌肉的教育、除上述種種、如飲食起居及家常一切動作、如調養筋脈、愛護肢體等事以外、又有一端、不可忽畧而忘却不提、卽手工園藝是已。蒙得梭利學生皆習工藝、尤注重於揑像、因泥團一塊、憑人意造、卽成何形體。其教育目的不在造物、而在習練小孩之腦、使慣作主翁、能出意旨、以使令其手指也。無論何物、腦中一想、卽有模形、祗要手巧便成物品、此於小兒、誠一大教訓也。蒙得梭利學生亦灌漑田園、種植花草菜蔬、非僅取其實用、亦爲練習小孩之腦、使知人勤則物生、人惰則種不落地、雖有泥土無用。及旣在地、又須靜待天時、種穫勤勞、以疲其筋骨而耗其心力、始獲見花果焉。如是則其手足亦得慣於承奉腦意、爲善事服役、而不辭艱苦也。且

田園野外饒有風致、可引起兒童之美術觀念。空氣新鮮、尤合宜衛生。故蒙得梭利曾詳論園藝之益。指此爲其緊要學科之一。

吾人一聞蒙得梭利教育法、卽念其發達視聽知覺之儀器、如方木塊、長短棍、輕重板之類。不勝枚舉。嘆爲絕技、以爲蒙得梭利教育法之精華盡在乎此矣。是何不察之甚也。如此篇與前篇所述、顯爲他事。予查其課程表、則五官的訓練、(卽用彼著名之全套儀器者)每日僅一二小時。其餘五六小時、除午膳及休息外、卽操作家事、園藝手工、體操樂舞等事。凡此皆名之曰腦筋與肌肉的教育。予以其本諸生理、合於心理、視爲最妥善之幼稚教育。又思吾國家庭類能仿行、故言之屢屢。惜猶似未盡其意耳。

女冠又名固姑。康石舟題三娘子畫像云。不用紅帬擁翠幢。固姑獨立本無雙。入時梳裹人爭羡。腸斷江南聶碧窗。三娘子事實詳余所作三娘子外傳（見六卷八號小說月報）聶碧窗事實見輟耕錄。而蔣平仲山房隨筆所載一節尤有風趣。碧窗江西人。京口天慶觀女道士嘗與永嘉余宗文奕棋。余屢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紿聶云。某有僕能棋。欲試數著。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內書十字示之云。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西神客話

宋四六喜運用成語。多苦板滯。如上巳講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羣賢畢至。聯綴雖工。自己究何曾著得一字。

宋楊文定公有重名於世。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以藁上塗抹處。以濃黑傳之。就加爲鞵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鞵底。或問其故。曰。是他別人脚跡。當時傳以爲嘔噱。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鞵底。



家教改良談（續）

江陰　莊慶祥

第三回　兒女已及學齡的家庭教育

什麽叫已及學齡呢。就是兒女已經到了應該上學的年紀。做父母的在這個時候。不好因爲兒女已經上學。就不去管他。兒女放學在家的時候。仍然講究家庭教育。這就叫作兒女已及學齡的家庭教育。

學堂有功課。大家同去做。我不要等人。人也不等我。兒女已經上學。晚上不肯早睡。早上就要多睡。不肯早起身。日裏在家中。又常常不管時候遲早。喜歡多耍。父母若不管他。就要荒掉功課了。學堂裏面做功課。有一定的時候。這個時候。教這一種書。換個時候。又教一種書。同在一班的學生。要大家一樣的一課不到。就要荒掉一種功課。這是一定的道理。做父母的。應該曉得做功課的時候。催他早去。不許他在家躭擱。荒掉功課。所以早早晚晚。都要當心。早上要叫他早起。到了晚上。應該睡覺的時候。就要叫他睡。日裏在家中吃飯。吃了後。停一刻兒。就要催他到學堂裏去。

東一望。西一望。走路要逛逛。這是做學生的常事。家

中總算他到學堂裏去了。其實原是在路上就擱。不過不在家中便了。照這樣講。雖然不在家裏就擱。也還是要荒掉功課的做父母的不是叫人送他。就該切切吩咐。不許他在路上閑逛。若是學堂離家不遠。就應該早早晚晚親眼望著兒女。看他進去。

路上看見先生。要招呼一聲。行個鞠躬禮。讓先生先走。自己纔好走上去。看見親族鄉鄰的長輩。也要這樣看見同學堂的世兄。和親族鄉鄰的平輩。大家同走。也不該跑快搶先。眼睛要望著地下。怕有什麼碰著的東西。扳跌身體。書包要挂好。不能彀在路上翻弄。進了學堂。也要對先生行禮。好好招呼同學。這許多規矩。也一半靠著家庭教育。不能彀全靠學堂裏面的教育。

上什麼課。預備帶什麼書。不要等到排班的時候。弄得手忙脚亂。這等事情。雖然有先生教訓。兒女初進學堂。總不免有點兒不懂。父母趁著兒女放學在家的時候。也要時常講講。自己的書本筆墨等類。上一回課。要整頓一回。應該弄得清清爽爽。不好亂放亂掉。弄得齷齷齪齪。不成個樣兒。

心無二用。是句古話。兒女初上學的時候、不免有些不慣。上課的時候。受不來許多規矩。而且身在這裏。心在那裏。這是學生的大壞處。做父母的。應該把這心無二用四個字。常常和他講講。指著幾個親族鄉鄰的好學生。做個榜樣。說是某人某人在學堂什麼什麼的好。先生什麼稱贊他。家裏什麼喜歡他。不過是爲他能彀用心的講究。你若是能彀這樣。豈不好麼。在那上課的時候。應該一心一念。聽先生的話。無論什麼別的心思。切切不可放他想著的。

兒女已經上學。那學堂裏的功課。做父母的。雖然不必件件精通。樣樣明白。大略分作幾門。這一門講的什麼。那一門講的什麼。也應該知道的。既然知道功課的大略。早晚兒女在家。就可以隨便問問他。斷不

好說這功課是先生的事情。是學堂裏面的事情。家中不必去問他的。若是家中竟不問他的功課。他全不用心。家中也不知道。學堂裏的先生。雖然辛辛苦苦的教他。有什麼用處呢。

修身書都是做人的好樣子。既然講過。就要教兒女一樣一樣。著實依他做去。若是兒女在家中。有什麼不好的地方。確是和他所講的修身書。大相反背。做父母的就應該對兒女說道。你們今天這件事。什麼什麼的不好。難道修身書上所講的話。你們竟忘記了麼。就此常常提醒兒女。自然兒女的行爲。漸漸變好了。

古語說道。讀書三到。心到眼到口到。這是讀國文的法兒。兒女初上學堂讀書的時候。常常糊糊塗塗。牽上搭下。不懂分作一句一句。就是能殼一句一句。也不過依著先生的腔口。隨口下去。眼睛全不看書。書中是什麼講究。心裏全不明白。這也是不中用的。若是要兒女所讀的書。句句明白。句句有用。放學在家的時候。就要叫他把讀過的書。隨便讀幾遍。聽聽讀得不好。就要把這讀書三到的古話。講給他聽。讀書的時候。叫他時時刻刻。依著這幾句古語。一來可以越讀越熟。免得忘記。二來可以幫著先生。教他得著讀書的好處。

兒女所讀的書。到了家中。能殼叫他講得明明白白。又能殼把書上的文言。一句一句講成俗話。沒有那一句不淸淸楚楚。一聽就懂。而且連連牽牽。一氣貫得下去。把那書上的文言。一氣變作口中的白話。將來做文章的時候。斷然沒有不通的。這是做父母的項要當心的事情。爲什麼項要當心呢。學堂裏的功課。不是一門。不能殼專教國文一門的。能殼教到兒女的國文。讀得熟。講得淸。做得通。一半要靠著家庭敎育。若是沒有家庭教育。學堂裏面。又不能殼有許多空閑功夫。專門講究國文。要想兒女的國文學得

通透。確是不容易的。

一角文書天下知。今人記得古人事。這兩句話。是講會寫字的好處。兒女若是不會寫字。到處要吃虧的。這寫字的本事。應該歸先生敎他。固然是不差的。那知道這寫字的本事。一半要敎。一半要自己操鍊。纔會好咧。做父母的。趁著兒女放學在家的時候。能𣪘時常叫他寫字。也是一件狠好的事情。但是兒女在家中寫字。常常只曉得弄個要兒。非但所寫的字。不能𣪘變好。而且徒然蹧蹋筆墨紙張。這許多地方。父母就要格外留心。給他一張紙。就要收他一張字。起初寫字的時候。只要他寫得端端正正。清清爽爽。一筆不差。一絲不亂。到了已經端正清爽。就要叫他記賬寫信。操鍊寫字的實在用途。有的人要記一筆賬。自己不會動筆。要寫一封信。也是拜求人家。眞正苦得狠咧。還有那一種人。並不是自己不會寫字。實在沒有操鍊得好。聽說要寫字。心裏有點兒害怕起來。弄了半天。終究不敢動筆。終究要去求拜人家。這許多苦處。一半是父母害他的。並不是先生沒有敎過他啊。

兒女初學寫字。常常隨手亂塗。隨筆亂搨。一到家中。更覺像心適意。碰到門廳牆壁。也要亂塗。傢伙上面。書本高頭。也要亂搨。不論乾淨齷齪。兩手墨汚四處揩抹。問他寫的字在那裏。已經不知弄到那裏去了。這等樣子。也是狠不好的。父母不講家庭敎育。不去管他。弄到後來。這等學生。一定是個狠討厭的。總不要說他是弄的筆墨。還算好事。不是什麼壞事啊。

不怕日子過不轉。只怕自己不會算。照這兩句話講來。爲人在世。個個都要能𣪘打算盤。纔好過日子咧。學堂裏面的功課。本來有算學一門。兒女要學算盤。本來是先生的責司。但是先生只能𣪘敎他個法兒。這算學的實在用場。就要在家庭敎育上講究的。何以見得呢。俗說一家人家。開門就有七件事。這七件

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也要曉得兒女學的算法有。用沒用。是對的。或是不對。就要從這七件事的買賣中間。試他出來。算得對的。家裏買賣什麼東西。都憑著他算。叫他越算越熟。算得不對的。就要催他用心去學。每天放學回家。總把家常買賣的賬。叫他算算。自然學堂裏面學會的算法。個個都有著實用場了。到了後來。不論做什麼行業。那裏還會不懂算盤呢。常聽見人家說道。學堂裏學會的算學。沒有著實用場的。就是學會了。也不中用的。這許多話。不怪自己不好。反而說學堂不好。眞是糊塗。眞是豈有此理。學堂裏的算學。固然是筆算。和家常的算盤不同。然而並不是單教筆算。也教珠算的。况且就是筆算。不過樣子不同。算的法兒。也是和珠算一樣的。若講學算盤的法兒。只有比珠算還好。那裏會不中用呢。做父母的。只知道把兒女望學堂裏一推。兒女在家裏的時候。全然不知道把家常買賣的賬。叫他算算試試。倒怪學堂裏的算學沒有用場。眞正好笑得狠啊。

圖畫一門。原不是要人家兒女個個做畫師。不過兒女做了幾門用心的功課。應該教他學些圖畫。心思上快活快活。若是有一樣東西。依著先生教他的法兒。竟畫像了。在兒女心上。必定就有一種快活的意思。這快活的意思。在兒女的身體精神上面。狠有益處。做父母的。都應該明白這個道理。若是兒女放學回家。專門喜歡把圖畫弄耍。做父母的。儘可以隨時禁止他們。斷不好說學堂裏的壞話。叫兒女有看輕學堂的心思。就是手工一門功課。也應該有的。也是同教圖畫一樣的意思。總是開發兒女的心思。叫他不嫌吃苦。有一種高興的樣子。而且圖畫手工。有配合的法兒。有佈置的手段。可以引起兒女許多有用的本領。兒女在家裏的時候。只要不許他們沒規沒矩的弄耍。又能彀不荒掉了國文算學。這圖畫手工。都是有好處的。

唱歌體操。在不明白教育的。總說他沒有好處這也是父母誤兒女的地方。唱歌能彀舒暢精神。體操能彀強壯身體。而且有許多故事許多教訓。都可以做在歌詞裏面。許多調和血脈活動骨筋的法兒。都在體操裏面。不過只曉得唱歌。不明白歌的講究。這一隻歌裏面是講的什麼道理。也不管他。這就沒有用了。體操的時候。不留心聽先生的口令。不守規矩。而且高興就操。不高興就不操。先生要和他認眞。學生常把父母的話一推。有的說。我家父母講的。體操不要緊。如若不高興。可以請假的。有的說。我們父母爲我身體不好。怕我操出毛病來。叫我不要學的。這也算父母的家庭教育麼。難怪學生常常不情願體操啊。果眞做父母的能彀明白教育兒女在家裏。常常把唱歌體操的道理。和他講講。說是唱歌能彀什麼樣。就有好處。體操應該什麼樣。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做兒女的自然能彀在唱歌體操上。得到許多好處了。

若是功夫深。鐵棒磨成繡花針。兒女因爲學堂要做功課。回到家裏。父母又不肯放鬆。就不免有些害怕起來。初進學堂的時候。倘是不難。後來有點兒不容易的地方。更覺得害怕愁功課的做不好。這也是學生的常事。做父母的。應該把這兩句話。安慰兒女。除掉兒女害怕的心思。叫他苦用功夫。切不可因爲兒女有害怕爲難的樣子。就漸漸漸的由他懈怠起來。

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兒女在學堂裏做功課。這樣弄不過人家。那樣又弄不過人家。人家越弄越高興。我的兒女。越弄越不高興。這種事情也常常有的。父母就應該把這兩句話講給他聽。叫他發狠用心。說是能彀用心。斷然沒有難事。一定弄得過人家的。常見有幾個學生談論學堂裏的功課。這樣是難的。那是又是難的。其實並沒有用心去做。不過把許多爲難的話頭。回到家裏去欺瞞父母。做父母的竟相

信兒女的話。也聽由著他。這裏面的誤事。眞不小啊。那知道學堂裏面定功課。總要看著學生的力量。纔叫他做啊。若是做不來的。快然不肯爲難學生。所以某年某級都要先把學生考驗一番。纔好教他啊。所以學生若說功課爲難。一定是個不肯用心的人。還許多地方都要靠著家庭教育。纔弄得好咧。

做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學不了。這幾句話。都是父母教訓兒女時。狠要緊的話頭。兒女聰明的。進了學堂。覺得功課並不難做。不論那一門功課。一聽就懂。一教就會。就不免有點兒驕做起來。好像他的本領。沒有比他再大的了。不論什麽本領。一氣被他學完的了。其實世上的本領。斷然學不完的。父母就要把這幾句話。講給他聽。不許他驕做起來。若是由他驕做。這種學生的本領。就有限得狠的。

說得到。做得到。纔是大好老。說得做不得。不是好脚色。兒女喜歡講大話。也是一種大毛病。從學堂裏回家。常對父母講。我現在什麽樣。後來就要這樣那樣。其實沒有想著自己的力量。究竟做到做不到。只管隨口亂講。做父母的。在這等時候。應該依著道理。一句一句的和他爭論。論到兒女不開口的時候。就應該把這些古話。禁止他。以後不許他再講大話。

看人挑擔弗吃力。好像一錢都不値。兒女上了學堂。看見人家勝過於他。非但不知敬重他。而且存個不稀奇的意思。看輕人家。其實自己做起來。又不如他。家裏就要把這兩句話。教訓他了。天下的事情。不論輕重大小。那有不用心思。不用氣力。就會勝過人家的。學生們的功課。也是這個道理。兒女越覺看得容易。越是不肯用心。父母若不問信兒女的學問。斷然不會好的。總而言之。能彀用心著力去做。固然沒有難事。不知用心著力去做。倒反看輕會做的人。就是容易做的事情。也不容易了。

穿衣看門面。吃食看來方。兒女看見同學的人。也有

比他穿得好的。也有比他吃得好的。到了放學在家的時候。就要照著人家的樣。向父母說道。也要穿好吃好。那知道人家有人家的力量。人家有人家的家業。父母應該把這兩句古話。同他講個道理。斷然不好勉強依從兒女。況且就是有力量。有家業。也應該省儉。不應該奢華。奢華兩個字。只有壞處。沒有好處。這等地方。先生斷然管不到。總要靠著父母的家庭教育。纔能做成功好學生咧。

多言惹是非。說到東來搬到西。這也是兒女和同學們的常事。兒女日中在學堂裏。把家裏的話告訴人家。早晚在家中。又把學堂裏的許多閑話。告訴父母。弄得一個不好。就生出許多是非來了。家中和學堂裏不對。學堂裏也就不免惡嫌家裏。等到眞正爭論起來。實在都是各人家的兒女不好。家中輕聽兒女的閑話。就有這等壞事的地方。等到問著兒女。你推他。他推我。恍恍忽忽。亂七搭八。總是弄不清楚的。所以做父母的。碰著兒女在家的時候。斷然不好聽他不相干的閑話。而且要切切吩咐兒女。在學堂裏。只許做功課。不許多話。聽得人家說什麼話。不許亂講。人家在那裏講話。不關我事。也不要去聽他。就可以沒有什麼是非弄出來了。

見人作個揖。走到天邊總認得。這是教兒女好好請問人家的法兒。雖然不必定作揖。總要恭恭敬敬像個樣子的請問人家。心裏有什麼不明白的事情。人家沒有不告訴他的。兒女初進學堂做的功課。和一切做學生的規矩。就是講過見過。那裏就能彀樣樣明白。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會請問人家。人家那裏會告訴他呢。所以功課上不明白。要好好的請問先生。一切規矩不明白。要好好的請問同學。這許多話。都要父母在家裏。一樣一樣的教訓他的。

滿飯好吃。滿話難講。兒女進了學堂。因爲功課做得好。或者先生稱贊他幾句。或者同學張揚他幾聲。就

好像他的本事沒有一件事情做不好的了。這一件。說獨有我做得好。那一件。又是說只有我做得好。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是做作我在這裏的樣子。提到別人。總是說人家不中用的自己就慢慢的懈怠起來。品氣越變越壞。所有的本領。到此爲止。再也沒有長進。人家聽見他講滿話。不免有點兒不服氣。做父母的。或者竟是幫著兒女。反而說人家的不好。其實人家發狠用功。已經漸漸變好。各種本領。已經大似這個講滿話的學生了。這不是父母不講家育的緣故麼。所以不許兒女講滿話。也是一件狠要緊的事情。

爲人弗幹虧心事。半夜敲門弗吃驚。兒女有什麼錯處。怕父母知道。要打要罵。總要說許多假話。瞞着父母。譬如在學堂裏面做功課。做得不好。被先生責罰。放學回家。一定不肯告訴父母的。雖然不告訴父母。到了家中。神氣總是看得出的。還有幹了別的差事。也都是這種樣兒。父母在這個時候。就要把兒女的差處講穿。也不必定要打他罵他。但是和他講明。以後再不許他遮瞞。就是遮瞞。也終究瞞不掉的。還不如老實的講。不要等到別人講穿。反而不好看啊。

瓶口塞得沒。人口塞不得。只要自己沒壞處。休想旁人不曉得。這也是教訓兒女不做壞事。不好瞞人的老話。兒女小時。本來沒有什麼大壞事做出來的。但是做些壞事。要想瞞人。好像是天生的性子。大家差不多的。私下做的壞事。總以爲人家不知道的。其實只有不做。不怕不知。自小由他欺瞞過去。將來必定有大大的大壞事做出來的。這許多事。學堂裏的先生。那裏管得到呢。總要靠著家庭教育的啊。

聖人也有三分錯。只要自己會改過。這是說兒女有了差處。只要能彀後來改好。也沒有什麼難爲情的。譬如今天在學堂裏做功課。沒有用心。就沒有做好。喃就是個差處。若是明天能彀用心。能彀把功課做好。就叫改過。既然改過。後來不再有什麼差處。就永

遠沒有過了。還有什麼難爲情呢。所怕的是有了差處不會改好。不改好就不能算好人了。常看見學生有了差處。做先生的天天望他改好。在學堂裏的時候略些改掉一點兒。一到家中。就把老樣子顯出來了。父母非但不去管他。而且幫護他。可憐他。好像在學堂裏應該學好。到了家中就不限定學好的。請教這種學生還是怪學堂裏教得不好呢。還是怪家裏管得不好呢。

自己不知錯。猶如自屎不覺臭。這兩句老話。說是人若有了不好的地方。自己總不覺得。譬如兒女在學堂裏。書讀不熟。字寫不好。常怪先生教得不好。做父母的也就依著兒女的話。專怪先生。那知道兒女自己不肯用心。到了家中。又聽他一味遊玩。不去管他。所以書讀不熟。字寫不好的。若是先生教得不好。爲什麼人家的兒女。也上這個學堂。也是這幾位先生。書就讀得狠熟。字就寫得狠好的呢。這等地方。父母總要自己想想兒女的功課。自然好了。

睡不著。怨牀腳。自己弄不好。怪張怪李。搭七搭八。這也是專怪人家。不怪自己的老話。兒女有什麼不相干的事。怪同學搭壞他的兒女。不會收拾。弄掉了東西。總怪同學算弄他的。兒女有毛病。正是吃藥。不論什麼東西。由他亂吃。毛病不好。就怪醫生不會醫。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事情。也說不盡了。做父母的不會教訓兒女。不怪自己。專怪人家。眞正是個睡不著。怨牀腳了。豈不好笑得狠麼。

出門常帶四季衣。古人有這句話。恐怕天氣忽暖忽涼。沒有一定。所以出門的人要帶四季衣服。預備涼就好穿。暖就好脫。兒女初上學堂。離家不遠。原不好算出門。也要把這等話和他講講。碰著忽暖忽涼的天氣。也要叫他常帶一件衣服。依著天氣。在學堂裏面自己換換。就不會受寒受熱。可以免掉許多毛病了。常看見許多學生。因爲天氣不正。進學堂的時候。

天氣狠暖只穿一件單衣。到了放學的時候。天氣狠涼。就是穿夾衣也還不穀。自己沒有帶衣服。家中又沒有人送。竟是把一件單衣。勉強撐到回家的時候。明朝就有了毛病。不能穀再進學堂去了。這不是父母的不好麼。若是父母把這出門常帶四季衣的古話。在家裏教過兒女。做兒女的。碰到天氣不正的時候。也就會自己帶衣服到學堂裏去了。

實在沒病說有病。裝腔做勢。弗要緊。兒女眞是有病。應該由父母到學堂裏請假。給他在家裏養息吃藥。這是狠正式的道理。還有一種學生。怕做功課。每每和父母說。今天人不好過。不上學堂去了。其實並沒有什麼毛病。做父母的因爲喜歡兒女。竟是糊糊塗塗。由他在家裏遊蕩。這也是一件大壞事。應該仔仔細細查看到底有病沒病。有病是有病的樣子。沒病是沒病的樣子。有病要請假。沒病就應該催他上學堂去。不好依著兒女不要好的心思。受他欺騙的啊。

天行

家庭中婦女之生計

美國塔第及司著

自物價騰貴。坐食維艱。婦女之主持家政者。咸思有以裕生計。而濟家用之不足。下舉數端。皆爲成法而行之有效者也。

養鳥　某姓婦居常有暇。飼黃鳥以爲樂。孳生蕃殖。斥而售之。得貲不薄。亦生財之道也。闢廣室。光線通明。靜穆無譁。鳥棲其中。以生以長。室之兩旁。設木架。列籠其上。雌雄比翼。供栖止焉。室之極端。有金絲巨籠。長十二尺。高八寸。寬半之。雛之離其巢者。居其中。黃鳥而外。其色絕豔麗可愛者。尚不知凡幾。飼養易周。求售至便。得資亦足以償其辛勞。法至善也。

養鴨　某姓婦以養鴨贍其生。鴨之種類至夥。屢試之始知北京鴨毛乳白喙距皆赤者壯而易長。非他種鴨所能及。鴨性不善孵。雌雞承其乏。卵九一常式之雞足以覆之。歷二十六日雛破卵而出。迨既離巢。以闌範之。雛鴨脆弱。空氣之變化感受極靈敏。而性尤惡寒。不可不知。鴨之初生首三星期爲危難之候。過此以往。方無夭折之患。

初生之鴨。歷時三十六點鐘者。其食物爲麵包屑及穀粉。分量各半。和以煮熟之雞蛋六分之一。又加水或牛乳百分之五。日飼四次。

自第五日以至第二十日。其食物爲麥麩二分穀粉一分混合之。益以雀麥粉百分之五十。又牛肉屑百分之五。粗沙或糠百分之五。青菜百分之十。再以水和之。濃膩如粉漿。日飼四次。

自第三星期至第六星期。其食物爲麥麩二分穀粉一分混合之。益以牛肉屑百分之十。又粗沙或糠百分之五。青菜百分之十。再以水和之。濃膩如粉漿。

自第六星期至第十星期。其食物爲穀粉二分麥麩一分混合之。益以牛肉屑百分之十。又粗沙或糠百分之五。青菜百分之十。以水和之。飼食時間爲午前六時及十時。及午後二時及六時。至是其重量自四鎊以至五鎊。可得善價而沽之矣。若傳種之鴨。則飼養之法異。食物少脂肪質。飼食之時間異。日惟早晚二次。

鴨之生卵。始於正月。八閏月而止。卵大而淸香。每鴨所生之卵。其數在百二十五與百五十之間。卵可售爲食品及爲孵鴨之用。孵鴨之卵九枚。値銀一圓（美金） 供食品者。每打値銀五角。鴨下卵盡。體已肥硬。乃售之。雄鴨之發育足者。其重量以平均計之約八鎊。亦有重至九鎊者。

某姓婦畜鴨數年。購者絡繹。求過於供。致無以應。亦可知其生涯之盛。至來春所畜益多。得金益富矣。

養鴿　某姓婦家畜鴿市之。每打得銀五圓。現有老鴿百雙。每雙年得雛鴿五六雙。養鴿至簡易。不勞力。老鴿自哺其雛。又孵其卵。羽毛已豐。卽可致諸市肆間以求善價。其飼養之法。惟食物平均。飲水清潔。所居之地力求清靜而已。初生之雛四星期者。已能出售。佳者每打可重十磅。四時佳品。求者至多。當野味缺乏之時。尤能得善價云。

養兔　某姓婦畜比利時兔。獲利頗豐。兔不擇食。最宜者爲雀麥。或搗爲泥若穀粉。大麥或他種穀類。可更迭以飼之。稻草爲必需之品。惟當擇其質之最佳者。冬令飼以黃芽菜白菜甜蘿蔔之類。惟天寒凍菜不宜食。當注意及之。日飼二次。乳兔於日中時可多飼一次。臥箱鋪草以供寢息。日易一次。冬令飼以青菜。日以一次爲度。三月之兔。食以搗碎之雀麥。而以麥麩混合之。以小兔尙無咀嚼之能力也。至極寒之時。可飼以山薯。煑熟爛如泥。熱食。夏時日飼以青菜。少進穀食。惟潮溼之品不相宜。至四月之久。重至六磅。已可出售。聞操是業之婦人。年得百五十金圓。祇鬻其小者。老兔猶不在內。否則得錢更不止此。且大半爲家庭中之交易。不必籠而置諸肆以求售也。

養花　某姓婦居近墓地。種花木供人購買。爲飾墳之具。得賞甚鉅。夏時尤盛。勞力得償。又足以怡養性情。爲計良得。而某姓婦固有花癖者也。

由是觀之。婦女居家謀利之道。不勝枚舉。要在屬意以經營之。多方以學習之。事固無不可爲者也。

余之救濟嬰兒主義

譯庇爾孫雜誌英國醫學博士 Crichton-Browne 先生原著

廬江劉雲舫

考一九一四年。英京及威爾士地方。嬰兒之數。約達八七九〇九二一之多。而其中死亡者。約九一九七一人。爲晰而言之。每日死亡之數。約二百五十二人。茲據經驗頗深之醫學名家查悉。謂苟有適宜之保護法。則前之死亡者。未嘗不可完全得救。Crichton-Browne先生者。當今醫學名手也。對於此種重大問題。頗具熱心觀念。是篇爲先生手著。內容所述救濟嬰孩之要道。實至明且透。誠不愧爲文字中之寶也。

編輯者識

論世界不足額嬰兒之眞相

昔有考克士登先生者。Mr. Caxton 新舉一子。其乳母勃聶明小姐。Primmins 由搖籃中將臥被拾起。持燭自兒頸後照以示考克士登先生。考見之大悅。曰。伺膚紅如硃也。若勃聶明小姐者。誠黠矣。惟恐考克士登不讚其子。遂故以燭照其後。以透明其肌肉。敎考一見而大悅。由此觀之。可知嬰兒面色紅潤。爲其一線發生之基礎。雖不足以預卜其將來之德行何如。而易養之兆。於斯見矣。無怪考克士登之喜從中發也。且夫嬰兒固生而膚色紅潤也。乃世界所育之嬰兒。恆面色淡薄。其故何歟。考世界上每千嬰兒之中。不及一星期生而殤者。厥數二四。更有生後不及一歲而殤者。爲數亦一〇五。卽專以英京及威爾士地方而論。每歲中嬰兒之生後未及一週而死亡者。約九二〇〇〇之多。當其生之初也。未必皆具不正之顏色。其間不無肌膚充盈。顏色紅潤者。乃或爲痲症百日咳諸症所侵犯。以致氣管鬱熱。或肺內發炎。亦有以哺品不潔。含有毒質所致。更有感驚風等症者。然如上所述者。猶占少數耳。大多皆由孕婦生育未及期候。以致所產之嬰兒。尚未完全成熟。故生而萎縮瘦弱之象現矣。今欲減少嬰兒之死亡數。必先注重所以救濟之道。保護之方。俾保全嬰兒生命上之要法。有所設施。使一切有害嬰兒之病症。無從

樸久凡面白肌瘦之兒。當妥為醫治。必使之光彩煥發而後已。迨萎縮瘦弱之兒逐日減少。則其死亡數。亦自消滅於無形。此不易之理也。然余謂苟欲世界人種茂盛。不僅宜注意已生後之嬰兒。而尤宜注意未生前之嬰兒。蓋世界之嬰兒死於已生之後者。居其半。而死於未生之前者亦半。故余謂推本之論。當思所以救濟世界未產而死之嬰兒。救之之方無他。婦女妊娠之期宜慎也。亞門德醫士 Dr. Amand Ruth 曾測算謂吾人每歲中失去未產之嬰孩。約一三八二四九之多。其數誠為可駭。此其故無他。皆婦女妊娠期之不慎有以致之也。故婦女妊娠之期。關於嬰兒之生命最為重要。是以諺曰。壯婦生子多健壯。弱婦生子多脆弱。乃嘗有無識之徒。自作聰明。謂孕婦與生子無關。且試秤病婦所產之兒。與壯婦所產者相較。謂其重量相等。亦何愚之甚耶。夫體質之強弱。豈皆由輕重定之乎。天之生人也。未有不耗去其母之精血。而賦之子女。孕婦有強弱。斯子女有強弱。亦定論也。然題為余之救濟嬰兒主義。姑不必贅述於此論。所以救濟之要道可也。余謂救濟嬰兒之要道有二。分列如下。

(一)救未生前之嬰兒

講求胎前種種衛生之道。為拯救未生前嬰兒之要法。吾人嘗聞之。孕婦之居於人煙稠密之室中者。或飲食不調。或操勞過度。或憂慮太甚者。皆有影響於胎子。而易令之早產。蓋孕婦者。即胎子之園藝物也。以生長勃勃之有機體。閉之於黑暗室中。而又無以加意保護之。則又安能久存耶。考少迪茲地方 Soreditch 每千孕婦之中。遭小產者一七九人。而韓勃斯帝得地方 Hampstead 亦有九七人之多。就其小產之胎子調查之。其孕一月而產者占三分之二。此皆胎前不慎之所致也。是故胎子之生命。全繫乎孕婦之身。據醫家某君報告。謂世有最惡毒之病症數

種。不惟爲婦女不育之原理。卽育者得之亦易小產。更考世界之孕婦。每染有一種微生蟲。及血毒物之類於腹中。由孕婦傳至胎子。而致其立斃。故小產隨之。卽不致小產。亦爲胎子種萎弱之根。以致生後而早夭。又考胎子每有爲孕婦腹中熱度過高之故。而傷於熱症。遂不能存。其他若心疾腎病或跌打類。皆足以致孕婦之小產。吾以爲世界苟欲減少暗產之胎兒數。非多設產婦院不可。前柏蘭丁大醫士。Dr Ballantyne 在哀頂柏地方。Edinburgh 設立產婦院一所。活救嬰兒之生命無算。卽貧婦亦可自由入院。院中且備有妊娠中之保護婦一班。可以隨時察看孕婦之情况。而諄諄告以胎前養生之要道。俾一切有害胎子之病症。有以制之於未萌。如此而後。吾人庶可希望世界暗產者。益日少。又何致令未見日光之胎兒咸死於黑暗之孕婦腹中耶。故余謂欲救胎子之死亡。必先自講求胎前養生之要道始。約而言之。其道有三。一孕婦之居室。務清潔而透空氣。因此孕婦腹中之血液。卽胎子之不可一日無者。可以常得養氣。而有害血液之微生蟲類。遂無從侵入。二孕婦宜時食最助消化與最有滋養性之食品。蓋以孕婦之有病症者。恆以食品不良之故。三孕婦宜免一切勞苦之舉動。而妊娠期之最後數月。尤必有適宜之休息。以靜養其胎。然欲達以上三者之目的。國內須多立產婦院。以保護孕婦。則暗產者自日少矣。考一九〇四年時。英京及威耳士之暗產者。每千婦中有一四五人之多。及產婦院設立。愈多至一九一二年間。則降至九五人而已。八年之間。減少如此其速。非救濟之法得宜。曷克臻此乎。

(一)救已生後之嬰兒

世之有嬰兒者。無不望其爲易養之兒。乃每不遂其長養。而卒早夭。欲救此患者。必先求其所以致死之故。而後施所以救之之術。然其致死之故甚多。究皆

醫術之能力所可袪除者。如病症類是也。其中惟一。獨非醫術所可過問者。卽無正當之哺品。世界多數之嬰兒。恆以哺品不正。而致早夭。夫成人之嗜好不一。故食品之種類不同。若夫嬰兒之食品。則簡且便。考最適宜之嬰兒食品。不過一而已矣。母乳"mother's milk"是也。母乳爲性最爲滋養。而不取費。故母乳爲嬰兒絕妙之哺品。而爲他物之所不及。余謂哺乳一門。實育兒院中之專職。惜近今世界上之婦女。雖頗注意乳養之事。而極欲哺其兒女於襁褓之中。每以乳之分量太少。或其質過薄。因此不克如願。更有患結核症。及其他病症而無乳者。亦恆有之。更有一般婦女輩家貧無力僱用乳母。而又浮躁性成。樂於放蕩。每置其孩兒於不顧。任意逃其本職。夫嬰兒正際乳養之期。而斷之乳。是猶植物正際萌芽之候。而漠然不加注意。絕之肥料。冀其不死。得乎。如上所述者。一爲婦女之欲哺其兒而苦不能者。一爲婦女之乳水敷用。而故不爲者。更有力能哺其兒。而迫於生計。奔走四方。爲糊口之計。甚有產未盈月者。卽出外謀生。不得已。置其子女等。而飼以不適宜之哺品。故世界嬰兒之喪失無算者。哺品不足。或足而非正當之所致也。竊考嬰兒生而奪之乳養。其危險衛之結果。固不一而足矣。前勃明罕 Birmingham 之生局醫官若牛村醫士 Robertson 曾查悉謂哺母乳之嬰兒。每千中荷死八人。則無母乳之嬰兒。每千中死二三二人。又牛沙門醫士 Newsholme 驗得世之嬰兒服牛乳。致攖瀉疾而死者。與服母乳之同病者相較。約倍五四焉。而服煉乳者。較母乳者則倍一五〇焉。由此觀之。嬰兒不服母乳之害。若此。然全謂不服母乳之危險結果。不必僅依其死亡之多。而後驗也。蓋嬰兒之不服母乳者。雖不至盡害及生命。而亦必有害其身體。如消化不良、軟骨病、結核病、及其他疾病類相繼而起。故凡靑白軟弱失神之嬰兒。

醫士一見而知其未哺母乳之所致也。然則世界之嬰兒無母乳者。將以何物代之。俾勿蹈危險之結果乎。曰舍牛乳不可。牛乳爲代替母乳之良好哺品。無母乳之嬰兒得之。獲益必非淺鮮。然牛乳雖可爲母乳之替代品。亦必防一切含有毒質之物。混入其中。而尤宜注意者則爲傳染性最烈之蠅類。是故自牛之乳囊以達於嬰兒之口。其間非可忽也。苟有時新鮮之牛乳不足。間飼以乾牛乳粉或無糖之煉乳亦可。惟乳皮不宜去。且有時牛乳不甚適味。卽以大麥粉或善於融化之糊質調之。亦可。更有城鎭之處。牛乳不易得者。則可以羊乳代之。曾有某醫學名家。驗悉謂羊乳之性。較牛乳爲強。考希臘、西班牙、瑞士、挪威、等地方。嬰兒皆恃羊乳以助長養。諺曰羊爲貧夫之牛 "Poor mens cow" 故貧窮之子。有羊一偶。已獲利不淺矣。諺又曰一牛三畝 "Three acres and a cow" 謂一牛必給三畝之地以飼之也。若夫羊之爲物。金鎊二枚購之已足。牧圈一方。畜之有餘。雖以至劣之生菜或果園中之廢料飼之。皆可。且每日可出乳二升。一日之乳。可敷一嬰兒哺乳期三四月之久。故羊乳爲嬰兒哺品之代表物。要而論之。嬰兒之哺品得宜。則其死亡數。自可減消於無形之中矣。



記述門

美國教育家梨痕女士傳

淑明

梨痕女士者。以西曆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卽民國紀元前一百十五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西部。女士幼而失怙。母氏堅苦守節雖家境窶貧而夙興夜寐勤於農事以撫育其子女一椽茅屋中隱具有家庭教育之小影女士八歲。入村立小學校。受普通教育。年十三。卽習於勞動業浣濯縫紉以佐其母爲生活十七歲。爲村立學校之助教員。職務之餘。力學不倦。於數學文學。尤有心得。女士刻苦節儉。積其月俸。以爲再入學校計。旋入亞西甫多之遜大宋學校。及第一學期終而學費已罄。女士計無所出。將去校而歸。校長敬其爲人。憐其境遇之困。許竢納後之學金。女士仍爲人任浣濯縫紉。以償膳費。其求學可謂苦矣然女士之學乃大進。每試輒冠其曹。教師阿大謨士氏。著拉丁文法。嘗令女士默識書中小部分。女士於三日間。卽能熟誦全書其敏捷蓋類此遂以最優等畢業。而名譽大起。年二十四。就神學博士西吉可苦氏。授博物學。就氏之夫人習畫學。入神學博士基約夫耶馬宋此之高等學校。修理學

哲學神學又就亞摩哈斯大學教授也冬博士研究化學其精進有加無已女士學識宏博聲望益隆美國傳道協會建設西部馬薩諸塞州之普通女學校要求女士任永久教務長女士以已訂他約辭之而任衣浦斯吉女學校之教授者六年女士於教科書外最富於陶冶感化力苟受女士之教育者皆敬愛感佩戴之如慈母而品學無不斐然異人美國社會進化之原動力為婦人而美國婦人進化之原動力則女士也女士最重學生之品行嘗訓勵學生早起其言曰諸君納學費來此求學所費必巨而諸君求學之時間較學金尤珍貴此珍貴時間之消失與鉅大學金之消失不可同年而語諸君苟品行有虧學業不進則諸生所得不償所失矣而早起為規律上絕大之條件假如晏起三十分鐘則此三十分鐘不規律之影響及於全日試觀古來亞伯拉華盛頓諸賢無不早起者蓋一朝偸惰卽影響於終日是以聖賢最注意也女士於事無巨細莫不反覆引證告誡丁寧諸生皆心服其言而遵守之女士尤仗義俠月俸所得除日用外則以周給貧苦之學生助其學費而自奉極嗇不衣華服布衣素裳親自浣濯縫紉其儉約又如此女士年三十三猶不結婚蓋其意欲犧牲此身於教育界為女子謀高等教育之發達以為夫婦唱隨不過個人幸福若己之教育目的得達則女子之教育由此益進而女子之人格由此益高國家之文明亦因此日進蓋女士嘗謂國家文明之原素視女子教育之發達如何也然當時贊成女士之志者甚少且譏之曰高等女學當於千萬年後金玉世界歡迎之今日非急務也女士仍竭力謀之不為衆議所沮遊說遠近募集資金者二年雖阻之者十八九而女士百折不撓慘澹經營必求達其目的而後已就其師西吉可苦博士商之博士嘉其志偕之募金觸晨冒寒而出奔走疲勞至誠所感贊成者漸

多。遂開高等女學校之創立協議會。復勸定南哈多列地方。建築校所。蓋至是而女士之目的始達。非謂有志竟成者邪。後又經屢次開會。遣人募資。基金大集。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十月三日。立馬温賀略姑高等女學校之基石。翌年秋。落成。女士爲校長。僅支薪六百圓。自起至眠。於庶務莫不以規律執行之。於學生之品行課業。尤爲注意。有某生者。居樓之四階。以餐室遠。倩同室生攜取飲食。女士詢曰。生病乎。答曰。否。惟不快耳。故囑余代取之。女士頷之。食後。女士至樓。見某生臨窗斜眺。意頗自適。女士乃前而告之曰。君體甚健。若欲運送飲食。恐他人不耐其勞。每日余爲君親致之如何。某生赧然。無以爲對。後遂自至餐室。蓋女士訓誡學生從未大聲叱責必諄諄勸戒啟其良心學生卒皆悔過其循循善誘又類如此也女士陶鑄學生鞠躬盡瘁十年如一日及五十壽辰卒業高等女學校者。已二千餘人。而畢業生中。或爲宣教師。或爲學校教師。或爲新聞記者。或爲著述家。皆成材以去。時學校基金已達十五萬元之額。學校中附屬建築。有圖書館天文臺理化試驗室二十五所。皆女士熱誠而募集者也。女士後以腦血虧損。病歿。遺骸葬於校內。學生爲建高大石碑。作紀念文曰。高等女學校創建者。麥理梨痕。一千七百九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三月五日卒。主持本校十二年。擔任教育三十五年。養成女學生三千人。

（完）

女學校訓練問題之商榷

吳江同里麗則女學校兼縣立第一女子高小教員　嚴琳

我國自前清迄今興學已十餘年矣試問此十餘年中凡國家社會人心道德其革新變化之象果能條分縷析以為我道其底蘊乎否亦將我國舊有之人心道德其卓越特異之點經歷次戰爭之後而能緜延以迄於今日乎言念前程不覺有無限之愁慘也夫我國今日之朝野上下固兢兢以教育為救國惟一之方針矣普及也整頓也強迫也擴張也迅雷風烈速於置郵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謂非我國教育之大轉機乎然而未敢深信者則以今日之國家社會其腐敗猥鄙之風未易取一勺之水而滌除洗刷之故謂數十年後必有效果之可期恐教育家亦未敢以此自負者矣雖然教育萬能非不可能也前此十餘年之教育不過立其基耳本未足以致用者也此後基礎既固建設自易雖經風雨漂搖而兀然不稍變易其位置此教育事業之所以難能而可貴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女學校之訓練為當務之急已何以言之蓋今日一般之就學兒童其家庭之言語動作果足以為子女之則效歟校中之孳孳訓勉果足以敵其浸潤濡染之力歟几案積塵什物紛陳衛生之道不問也閒暇無事終日逍遙勤勞之業不為也周圍環象無一不足以促兒童之天機僅此少數之時間受師長之訓導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女學為家庭教育之母挽頹風而振習俗由家庭以改良社會革故鼎新力除積習其責任至為繁重今之掌教育權者宜如何望之深而期之切以數千年亙古不易磨滅之弊一旦舉而反之即操於若輩小女之手其審慎周詳毋怠毋忽以造此應用之才其責任抑又何如謂可漫不措意而虛度此大好之光陰乎茲就余之目光所及以為女學訓練之標準或可免盲人瞎馬之誚歟希當世任女子教育者有以匡而正之

一、宜導之以誠實無妄也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奔

競爭奪欺詐成風。忠實仁厚之氣。竟隨流水以俱逝。長此以往。則禮義廉恥之途。將無復有過而問之者。舉世滔滔。流弊伊於何底乎。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教師宜先以誠待人。毋受良心上之譴責。而復格人以不誠。俾得馴歸於至善之途。則同學師長之間。自能推誠相與。赤心示人。絕無絲毫隱匿之意。以爲一已趨避之方。他日主持家政。一本其平日之抱負。以措施於其間。金石爲開。豚魚可格。而謂不足以動人者。誰其信之哉。孟子幼時、見東家殺豚。問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也。既而悔曰。予初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然則孟子之所以成爲大儒者。母教之功居多也。

一、宜導之以勤勉力行也。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惟不憚煩勞者。乃足以遂其心之所安。故餐風宿雨之販夫走卒。而熙來攘往之情。亦非吾人所可臆測矣。使女校之學生。事事仰給於人。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無不受他人之牽肘。則學成之後。亦萬不足以資用矣。故灑掃拂拭。必令學生躬自操作。即灌漑種植。亦可分其勞役一方。所以養成其獨立不倚之才。他方即以堅其耐苦之性。勤儉持家之風。或於學校之中先有以植其基礎乎。昔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敬姜。敬姜方織。文伯曰。以歜之家而母猶織。人其以歜爲不能事母乎。顧其母之斥之也。一則曰魯其亡。再則曰懼穆伯絕祀。何其辭之危也。觀於此。而學生亦從可知矣。

一、宜導之以樸實不華也。　豪富之家。侈靡相尙。極海陸珍貴之物。以供一已之所欲。彼固自恃其銅山難磬。財源無竭也。揮霍無常。暴殄天物。凡所作爲。無在非紈袴之氣。甚至錦繡之衣。羅綺之服。視爲日用所必需。非此不足以爲輕煖之具者。上下風從。習焉有不陋者乎。故身爲女學教師。自當力求撙節。不倚

美觀縫衣敝縕袍亦隨遇而安不復有慍怒之氣以流露於外表則學生自不以惡衣菲食細故而見怒於父兄長上矣其影響於社會家庭豈曰小補也哉美國梨痕女士委身致育事業所獲甚豐然除一已生活費外皆津貼貧困生徒之學費而自奉極薄不著華麗服飾卽布衣素裳亦自裁織浣濯儉約如此非女校學生良好之模範歟

一、宜導之以親愛之情也　世界日益進化事物之關係亦益形稠密故毛蟲灌木則體恤之有加何況人類損傷之俘虜僑居之外人則保衛之備至何況同種人能以愛人之心以推及於愛物則周旋晉接之間自以和緩之容貌出之一若非此不足以表其親愛之情而克全其交際之道者其融和歡愉之氣

必能於言語應對中流露於不自覺爲民我同胞物我同與治亂盛衰之際無在不爲左右手矣以之治家猶反手也昔楊萬里之妻羅夫人每天寒時黎明卽起詣廚下躬作粥召僕役使遍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問之夫人怒曰勞人自逸天道所不佑也若言如此是違天道也嗚呼可以風矣

上述四端非謂女學校之訓練已俱在於是然誠勤樸愛以之持家立身而有餘以之救濟社會整飭國家而亦無不足固不必好高而騖遠也否則以今日之國家社會人心道德其支離滅裂之象尚可聞問乎世固不乏熱心教育之士也必有以起予予日望之

小學校賞罰之研究

私立競存女子小學校長　盛競存

兒童有賢否勤惰之不同。於是乎有賞罰。賞以昭激勸。罰以示儆戒。亦爲實際上所不能免也。夫賞有賞狀賞牌賞品及善行證書等。罰有留置立正記過停學退學等各權。其輕重分別行之。法非不良。意非不美。然行之日久。每見有弊焉。弊何在。在易損兒童之德性也。茲先以賞言之。夫兒童之名譽心極盛。若予以賞狀賞牌賞品及善行證書等。則得之者固欣喜莫追。而未得之者亦且稱羨不置。就其表面觀之。似足以鼓勵兒童。然得賞之後。益資勉勵者固亦有之。而大多數之兒童。往往自視不凡。而驕傲之心生。又彼未得賞之兒童。因羨得賞之兒童而努力向學者誠有之。然並無實力希圖徼倖者亦不乏其人。是虛榮之心生矣。驕傲虛榮心之發生。大有影響於兒童之德性。不可不慎也。余以爲兒童有善行。讚美而鼓勵之。已足以誘起兒童爲善之動機。其結果無異於賞狀賞牌賞品及善行證書等。夫賞狀賞牌賞品及善行證書等。賞也。賞詞。亦賞也。然其弊竟有如是者。其故何歟。蓋賞詞者獎勵其既往。復勖勉其將來。是兒童雖滿足於既往。仍不忘將來之進行。而賞狀賞牌賞品及善行證書等。則獎勵其既往。別無一言以資勉勵。此其大缺點也。且夫名之熱中於人心久矣。焦山沙門嘗謂淸乾隆帝曰。江中二船。一名一利。彼熙來攘往者。非爲利。卽爲名耳。惟其名熱中於人心。往往有不惜犧牲道德。以殉其好名之心者。如孟子所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簞食豆羹見於色是也。嗚呼。好名之流弊甚矣。小學時代。安得不整頓其始基乎。更言乎罰。孟子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余謂兒童對於羞恥之事。可使之知。不可使之卽知。知而不卽。則惴惴有戒心。不敢爲不善。俾得固有名譽。保持不失。旣知有卽。則兒童因之悔悟者固亦有之。而反啟其自暴自棄之心者。亦不免也。神經質之兒童。本多憂鬱。一經受辱。尤易灰心。否則覥焉無知。亦成

一無恥之徒耳。留置立正記過停學退學等罰之太苛。欲矯其弊惟教師僅用其戒飭耳。教師之戒飭亦以獨處時行之爲宜。設於衆人前暴其劣跡。則兒童慚赧無地。對於教師遂生憤恨之心。而兒童與教師之感情因之不洽。留置立正記過停學退學等罰。雖爲品性惡劣或學業不良之人。然品性惡劣學業不良。豈可聽其自然。置之不問。古諺云。良樂不擇馬而駕。楚鄭之政不擇民而治。兒童之不良。教師之過也。亦教師之責也。豈可擇人而教乎。况今教育正謀普及之日。盲者啞者。猶且設法授以特殊之教育。則豈容一部分之低能兒童。使之向隅。此教育之不平等。有違共和之精義也。且不能受相當之教育。卽不能有獨立之能力。國多一不能獨立之民。卽多一倚賴之民。是又國之不幸也。教育者本國之造福者。非享福者。兒童之不良。竭盡心血。必思有以引進之。豈能以教師辛苦。施教困難。遽以不可爲訓四字委棄之乎。吾言至此。想教育者亦知所從矣。總之知識技能之不良。施以精當之教授。可矣。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况於人乎。而道德一壞。則無從補救。卽授以高等之知識技能。則反以資寇兵齎盜糧耳。蓋人之所以爲人者。賴有道德耳。道德者。人之脊柱也。脊柱一斷。則人亦不成其爲人矣。使行賞罰能不中余之所料者。固亦有之。萬一中余之所料。則有損德性。不啻將脊柱而損壞之矣。余之主張。非絕對不用賞罰。譬如兒童服務勤勉。學業優良。品性高尙。可略與讚許。但須寓勵勉之意耳。兒童有過失。則教師宜諄諄誥誡。務使悔悟而後已。他若賞罰之有形跡者。均不宜試行。然吾又非謂有形跡之賞罰爲絕對的有弊無利。褒其可褒。貶其可貶。對於兒童之努力。亦非無影響。但權其分量。則利少害多。天下事固無絕對的有利無弊。亦無絕對的有弊無利。其所以定取舍者。全視夫利弊之分量而已。小學教師其亦有取於斯乎。雖然余亦小學教師也。蠡管之見。不敢自是。同志諸君。如有糾正之者。願受教焉。



副總統馮國璋

眞言

十月三十日參衆兩院合開副總統選舉會。江蘇督軍馮國璋以五百二十票當選爲中華民國副總統。在歐美各國。總統或副總統選出後。報張必詳載其歷史。俾國民咸知其人之底細。我國報紙尙未計及於此。除議論一篇外。餘皆付之闕然。故國民所得者乃主筆之意見而主筆之意見又出於一時之感觸。此誠一大闕點也。馮副總統之歷史。德華日報誌之特詳。茲錄之以餉讀者。

馮上將軍國璋。直隸河間人。幼讀書於鄉里。習舉子業。年弱冠入庠。而非其所願。蓋將軍見國勢日微。知試帖一物。縱學成亦不能救國也。前清光緒初葉。天津北洋武備學堂成立。招考學生中國讀書之士多目爲洋學。不欲投考。而將軍獨欣然前往。自是遂入武備學堂步兵班肄業。兼習馬礮等術。約七八年。方始畢業。而畢業之後。供職於武衛各軍。因厄於舊軍人。終不得志。適中原戰起。遂上書當道。請派赴遼東前敵效力。而屢請不得。因是憤然復回天津武備學堂。從蔭上將昌專心壹志。研究新戰術。甲午中東戰

後。袁氏練兵津南小站。向蔭昌求知新學之才。而蔭乃薦將軍與段祺瑞王士珍梁華殿四人。袁命將軍爲督操營務處總辦。兼步兵學堂。段任礮隊統領。兼礮兵學堂。王任工兵統領。兼工程學堂。而梁則到差未久。即因夜操溺斃於小站市南之間河矣。自是將軍既得重用。而名亦益著。光緒二十五年袁任山東巡撫。而調武衛右軍同往。派將軍兼管山東全省督操事務。光緒二十六年春。青島德督赴濟南訪袁。而袁請閱操。是日德督等一見將軍及段王二人。即許爲袁氏三傑。故後有袁氏三傑之說。光緒二十七年冬。袁氏升任直督。改練新軍。開辦學堂。創設督練處。其章程多出於三傑之手。而軍事教育則尤以將軍之力居多焉。蓋將軍隨袁回北洋後。先任教練處總辦。繼任北洋陸軍各學堂督辦。終則任北京練兵處軍學使正使。幾無一日不在軍學界也。光緒三十二年。清政府見袁氏權勢日重。恐其有變。而取消練兵處。改設京畿練兵處。使鳳山爲督辦大臣。並奪袁氏部下之勁旅四師。交鳳山統率。而將軍等亦多被簡放副都統等閑職。及宣統末年。清政府改組責任內閣。軍諮府成立。蔭昌爲陸軍大臣。將軍方得任軍諮府軍諮使。辛亥年秋。武昌革命軍起。清政府命蔭昌爲海陸軍統兵大臣。而任將軍爲第一軍總統。直赴前敵。破漢口。陷漢陽。其名大著。而漢人則多不滿意於彼。蓋以其爲滿政府自相殘殺同族也。其實此事不能獨歸咎將軍。何則。軍人唯知奉令惟謹也。嗣袁氏出任內閣總理。恐不爲滿人所容。而調將軍回京。任禁衛軍軍統。以奪良弼之兵權。民國元年。共和告成。袁就總統。而命將軍出督直隸。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事起。袁命將軍統兵南下。攻取金陵。將軍恐再蹈辛亥之故轍。爲國人所識。特嚴束其部下。謹慎行事。故南京卒爲張勳所得。而將軍反在江北統兵逗留不進。及張勳不爲輿論所容。被攻而去。將軍方得被

命繼任張勳爲江蘇將軍。以迄於今。去年帝制議興。將軍見袁氏所爲不洽民意。獨持中正不阿之態度。以牽制之。而暗助民黨。以促西南各省之發展。並竭力維持江蘇治安。以免糜爛。因是爲江蘇人民所愛戴。而各黨人亦多佩服其所爲。故選舉問題未解決以前。中外輿論。即曰舍馮莫屬。今京電傳來。副總統一席。果歸馮將軍矣。

觀於德華日報所載副總統馮上將軍之歷史。將軍之爲何如人。可以知其一二矣。

一、袁氏一生之得力處。在於練兵。其成名亦在練兵。而爲袁氏總練兵之事者。實爲將軍。

二、袁氏之心目中。將軍實爲其第一能將。凡遇大事難事。必委託將軍。攻漢口漢陽。用將軍。奪清廷之禁衛軍。用將軍。而將軍每事必成。攻漢口而漢口破。攻漢陽而漢陽陷。奪禁衛軍而禁衛軍至今歸服之。非善治兵者焉能至此。

三、袁氏之所心畏者。莫甚於將軍。故百方籠絡。初任之爲直隸都督。繼任之爲江蘇都督。而今副總統夫人。袁氏實爲媒介。使將軍爲平常人。宜早爲所籠絡矣。然袁氏欲做皇帝。將軍則毅然不從蔡鍔起義於西南。袁氏遣大兵以攻之。此世人所共見者。將軍暗抗於江蘇。袁氏駐大兵以防之。此世人所少知者。假使將軍亦贊成帝制。則非特不必駐兵以防將軍。而將軍之兵亦可以遣赴前敵矣。則護國軍雖善戰。衆寡不敵。其何以能成功。

袁氏死。將軍之地位益爲重要。假使無將軍以牽制徐州會議。則今日之民國。不知成何景象。故將軍之被舉爲副總統。誠民國之福。

外交總長伍廷芳

前人

段內閣成立以來。已將半載。初任唐紹儀爲外交總長。經國會通過。唐氏已允就職。方至天津。徐州會議攻擊之唐氏。於是不就職。政府提出陸徵祥爲外交總長。衆議院不通過。又提出汪大燮。又不通過。最後提出伍廷芳。十一月八日衆議院投票。出席議員四百八十八人。同志者三百九十票。十一日參議院投票。在場人數一百八十八人。投同意票者一百七十九人。兩院均以大多數通過。十三日大總統命令特任伍廷芳爲外交總長。於是久懸之要缺。遂有人。

外交之難。莫難於今日之中國。對於法則有老西開案。十月二十日天津法國領事帶領法巡捕及越南兵數十名。突然佔據老西開地方。要求放爲法租界。我國如許之。則各國將相繼效尤。勢將不可收拾。故萬不可許。政府要求撤去越南兵。恢復原狀。而法使未允。兩方面已開議數次。迄今未有成議。而此案須待伍總長以解決。

老西開案猶爲小者。又有鄭家屯案。今年春間於奉天之鄭家屯地方。日兵與華兵衝突。兩面互有死傷。而日本乘此機會。要求蒙滿警察權。及聘用日人爲軍事顧問。夫警察權、國家之主權也。軍事、國家存亡所係也。何可以許。然以中國之弱。又何能不許。數月以來。兩國代表曾開議數次。未有結果。而此案又須待伍總長以解決。

此二案猶爲目前之事。而日後爲尤難。日本今日之內閣。曰寺內內閣。寺內內閣者。軍人內閣也。日本之軍人派。素以進取主義聞於世。其對華政策。或有尤

甚於大隈內閣者。此誠可慮之事也。而伍總長將何以對付之。歐戰終局和議時。中國問題。必爲會議時之重要問題。彼時一舉之失當。可致國家之危亡。伍總長將如何預爲籌畫。使中國得佔勝利之地位。此皆至難之事也。

然則伍總長爲何如人耶。請一觀美人大陸報所載伍博士之略歷。可以知之。茲錄之於左。

伍博士寓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三號。頗極園林之勝。博士原籍廣東。現年七十二歲。爲香港保羅學校畢業生。後赴英國。留學法律。畢業於林肯法學院。得學士學位。回華後。歷充要職。均能以才自見。曾於前清充出使美日祕欽差大臣。商部侍郎。修訂商約大臣。外務部侍郎。刑部侍郎。修訂刑律大臣。海牙萬國平和會裁判員等職。一九〇七年復任駐美日祕欽差大臣。革命時爲上海議和會民軍總代表。南京政府外交總長兼司法總長。美國開放中國門戶之政策。及庚子賠款事。得博士外交上之助力甚偉。且以一身而兼文學哲學法學及外交。故世界咸知其名。今次被任爲外交總長。凡外人之友善於中國者。莫不具有甚深之希望也。

大陸報之所載如是。以中國今日之外交人才論。其學問才能與經驗名望。當推伍廷芳爲第一。尤可怪者。伍廷芳在美國之名望。尤勝於在中國。其第二次被任爲駐美公使時。予適在美留學。一日往理髮店理髮。理髮人謂予曰。伍廷芳貴國之大外交家也。予唯唯。然予實不知伍廷芳爲何如人也。又一日留學生數十人。偕伍公使搭輪船往視華盛頓墓。同舟之美國婦女。聞知伍廷芳亦在舟中。各持一紙來。請其書名於上。以作紀念。有因不能得紙。以新聞紙角來請其書名者。一時擁擠非常。蓋伍博士之知名於美國。固由其外交之才。而亦由其滑稽之才。與其演說論辯之才。美國人歡喜滑稽家。而尊重演說論辯家。

故伍廷芳博士之名。幾乎人人知之。此非特我國公使中從來所未有。卽他國公使中亦未有能與之比者也。猶憶武昌起義宣布共和政體時。美國人聞之。多以一笑置之。以爲中國人何以能行共和政體。且以常聞中美及南美洲諸民國之革命。故革命二字。美人心中已覺厭惡。故聞中國革命。美人不甚表同情也。及聞伍廷芳亦在革命。亦在主張共和政體。於是全國報紙大書特書。而輿論爲之一變。故以名望論。我國之外交家中。未有能比伍廷芳者也。

雖然。伍廷芳長外交。我國交涉。其能事事如意乎。曰。此則必不可望。弱國之外交。卽使古今中外最有才能之外交家長之。亦不能使交涉事事如意也。

蔡鍔之逝世

前人

蔡鍔字松坡。湖南寶慶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囘國後。任桂省訓練新軍之職。旋以滇督李經羲奏調爲雲南武備學堂總辦。兼第三十七師協統。光復時。被舉爲雲南都督。國人之知蔡鍔自此始。

猶憶四年前予友某君謂予曰。此次赴南方各省調查一切。予心最有感觸者。爲雲南都督蔡鍔。廣東都督胡漢民、及貴州都督唐繼堯。此三人年皆三十左右。精敏強幹。誠一世之雄。而三人中蔡鍔尤注重練兵。其部下、天未明。卽操練。勤苦無比。眞精兵也。此予友所目覩者。自此予心中始有善於練兵之蔡鍔。

袁氏之帝制自爲。論者以爲誤於左右之言。其實不然。袁氏早具野心。早已著著進行。惟爲之漸而謀之精。故雖上智。當時亦不能窺破之耳。袁氏之所畏者。爲實有兵權之人。故去同盟會之四都督後。（廣東都督胡漢）

（民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譚延闓）卽召蔡鍔入京。以唐繼堯代之。召黎元洪入京。以段芝貴代之。召胡景伊入京。派陳宧爲川督。召張鳳祥入京。派陸建章爲陜督。於是全國之執兵權者。非屬袁派。卽屬舊派。而所存之新派都督。僅雲南都督唐繼堯。浙江都督朱瑞。山西都督閻錫山等三人而已。袁氏之所以敢留唐繼堯者。以唐氏素以仇視同盟會人著名。唐氏督貴時。凡同盟會人入省。必爲所殺。故在袁氏意中。唐繼堯大可利用者也。其所以敢留朱瑞者。因朱瑞才不過凡庸。且南有李厚基。北有馮國璋。西有李純以制之。何能爲害。其所以敢留閻錫山者。因山西東界直隸。西接陜西。南鄰河南。故四面皆袁氏之勢力範圍。閻氏焉能輕舉一步。故當是之時。袁氏之意。以爲天下英雄。已盡在我囊中。天下大勢。已盡在我掌中。於是始彰明顯著。發起帝制。

如蔡鍔之才且智。袁氏之野心。必早已窺破。惟身既在京。偵探防守甚嚴。不能逃脫。且夫人亦在京。夫人先走。則蔡公必見疑。蔡公先走。則夫人必被逮。然則如何始能兩全。

去年北京報紙。屢載蔡公夫婦不睦事。謂蔡公欲娶妾。夫人不許。始以口角。繼以用武。鬧得雞犬不寧。夫人因受辱。大憤。堅欲投法廷起訴。與蔡公離婚。蔡公懼。乃約其十數朋輩慰勸之。夫人憤稍息。始允不赴法廷起訴。然不願再與蔡公同居。攜其衣物珍寶。離蔡公而去。當時京中人士。頗以此爲奇聞。而不疑蔡公之別有用意也。

夫人既去。蔡公益恣於酒色。日與帝制派周旋。同聲附和。於是袁氏始信蔡公無大志。而偵探之防守稍懈。不料蔡公乃乘機而遁去。初至天津。繼赴長崎。繼往香港。自香港赴越。自越入滇。舉義旗。北圖川蜀。數敗曹錕陳宧張敬堯之兵。滇軍之善戰。蔡公之將才。天下所共認。於是廣西廣東浙江四川湖南等省。相

繼應謡。而帝制遂取消。袁氏以崩殂。自我國有史以來。豐功偉烈。鮮有能與蔡公比者也。

然蔡公出京時。已微有喉症。舉義旗後。轉戰滇蜀間。而喉疾愈劇。至成都後。始得法醫診視。而病勢已甚危。故決計請假赴日本醫治。入福岡病院。已醫藥無效。至十一月八日晨四時。遂溘然長逝。享年三十六歲。

中華民國得蔡公而復生。蔡公乃因中華民國而遂死。國人聞耗。莫不痛惜。其臨終時。口授隨員以遺電。其文曰。國會大總統鈞鑒。鍔病恐不起。謹口授隨員等以遺電陳。(一)願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採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二)意見多由爭權利。願爲民望者以道德愛國。(三)此次在川陣亡及出力人員。懇飭羅督軍戴省長。核實呈請卹奬。以昭激勵。(四)鍔以短命。未克盡力民國。應行薄葬。臨電哀鳴。伏乞慈鑒。

四川督軍兼省長蔡鍔。叩庚。

此爲蔡公之遺言。申報論之曰。念之哉。松坡雖死。而其對於中國之心。仍未死也。其遺言之第一語曰(願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採有希望之積極政策)然則今日之人民政府。不協力。不一心。不有希望。而非積極政策者。早在松坡心念中矣。松坡不忍直言。以傷其心。然而聞松坡言者。亦能有動於中。勿使松坡傷心。至於永遠而無極否耶。

其第二語曰。(意見多由於爭權利。)斯言也。蓋已破的。而直貫我人民政府之心矣。然仍不忍棄絕。而示以補救之方曰。(願爲民望者以道德愛國。)蓋爭權利之徒。每藉愛國之說。以蒙天下。松坡必已飫聞而厭聽之矣。責之以道德。使人自問其良心。

嗚呼。松坡之言婉。而其心彌苦。松坡之言曲。而其旨甚嚴。松坡之身雖死。而心未死。今若人民政府聞松坡之言。而不知感法者。是直死松坡心矣。



題識英女勃雷騰暑月蒙古游記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二年級生 陸振權

原作留伯分之五十改百分之五十博記

丙辰八月之夕。余取英女勃雷騰暑月蒙古游記讀之。耿耿乎余心若有懷也。戚乎余情不可以已也。於是乃泚筆爲題其後曰。殃禍之及。人非他人所得而害之。人所自取也。國之敗亡。亦非他國所得傾而國民自召之也。爲國民者。果能人務自彊。修明政治。鞏固疆圉。雖有強敵。亦何害於我哉。甚矣吾國民之不自振也。蓋蒙古者吾國五族之一也。（振筆一提風發泉涌）在昔秦始皇築長城以隔華夷風土。於是乎懸殊。然我先民自明太祖撫有諸夏。櫛風沐雨。驅以戎索。河山帶礪。誓盟不改。懷柔招攜。所以屏藩邊方。鞏我北門也。實惟孫子無似。明德不能及遠。而鬩牆是競。甌脫視焉斂屣棄焉。夫勃雷騰者。異域一女子耳。（接入勃雷騰用筆不落平境）乃能不憚炎威。控驢作塞外游。涉歷險阻。考風問俗。搢紳興歎。方以未竟所志爲憾。以視吾國怯弱書生。自謝不出戶知天下事而出門數百里。惘惘作離別可憐色者。（諷筆好）能不自慚。鬚眉靦顏作大丈夫也哉。故聞女士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況吾諸姑姊妹之

生為女子身也哉（恰合作者身分親切）抑吾聞蒙古人善騎射雖女子亦能控勒生馬據鞍絕塵馳念之輒為神往未識雄武之風今猶未泯也否（此層餘波尤好）恨不晤女士一詢之

題識英女勃雷騰暑月蒙古游記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二年級生 殷同薇

原作留百分之五十五改百分之四十五博記

余觀英女勃雷騰暑月蒙古游記至云蒙古之民不識不知日惟誦經睡覺擲光陰於不顧置國事於不問（從國事不問一句生發出文字來一篇之柱）未嘗不廢書而歎以為羣個人而成國國者實聚數百千萬之個人而成者也故大羣中應擔之責任皆羣中個人分任之大羣中應盡之義務皆羣中個人分盡之否則一人自外於人羣於大羣中似若無所損（故緩一筆作一頓挫）然使人人自外於人羣以為予一人無所害則天下之大直無一人也今蒙古人人不問國事則是蒙古地方千萬里人口二百萬不啻無一民也（拍合蒙古人不問國事警切）不禁為蒙古人悲矣然余不暇為蒙古人悲而轉自悲也（愈轉愈深）嗟嗟今日大好河山依舊無恙然而虎狼俄乘蒙人之愚無知眈眈逐逐非一日苟一旦折而入於俄北藩既撤腥羶將遍神州大陸嗚呼此非蒙族覆亡之可悲而神州禹域載胥及溺之大可慮也（危言激論）地棘天荊吾人豈有容榻之所嘵音瘏口婢子不堪侮予之情在蒙人則亦已耳吾同胞盍興乎來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罄之不可不早也吾詠此為國人諷為果能人人以開發蒙古為己任盡地力以阜其財興教育以濬其智急起直追為蒙人謀亦所以自為謀也吾同胞盍興乎來

問女子以習家政爲先務其節目若何試證之禮經內則一篇而申其義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二年級生　金蘅

原作留百分之九十八刪改百分之二博記

人與人相積而成家家與家相積而成國家政之良窳卽一國之治亂繫焉（家政之與國關句爲通篇脈絡）曾子曰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家而大易則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故家政者尤女子之所有事也顧言乎家政之大綱有三曰長長曰幼幼曰接物而其節目則衣食住括之矣（總領一筆然後逐段分疏局勢極不散漫）我中國神州古國（我中國振筆一提然後落到內則筆勢極不平）而尤以家族主義爲一切政教之所自出故家政之修明於古爲昭吾觀禮經內則一篇爲后王降德衆兆民之至治要道而其纖晰條分關於女子理內之家政敍述尤詳當其幼未笄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豈不曰

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而王政必自內始（山環水抱暗映起家政之其窺兩句）女正位乎內儀非幼而習之不能因應裕如乎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則習之不可不預而內則一篇所爲不憚反覆詳言之也故言乎其長長也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自雞初鳴盥漱以後衣食燠寒疾痛苛養問侍無不敬旨甘無不備奉盤授巾必柔色以溫應唯必敬以對進退周旋必愼以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敬之至也至於子婦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亦敬之至而不敢有所專也故經之言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長長一段）言乎其幼幼也曰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之教七年有不同席不共食之別八年

出入即席有必後長者之讓九年有數日之數十年爲外傅之出就而袴襦之不衣帛幼儀之學簡諒之肆幼幼之教也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幼幼之養也蓋備於體而致之用有如此者（幼幼一段）言、乎、其、接、物、也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所以本校規程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第五項訓練規程規定諸姊妹遂行宜偏向左方勿中道馳其立法蓋基之此（即本校規程洗發指點親切）而別嫌明微慎之又慎也故申言之曰禮始於謹夫婦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此我國國粹之特色未可以歐化大通泯古鮮通而薄之也（接物一段）此其三大綱也（讀一筆針）他、若、衣、之、著、於、經箴管線纊鞶袠大觿而外惟就綻裂補綴之事而粗見大凡縫紉方法之不著不嫌其畧也衣

炙、衣、而言、食饘酏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之類棗栗飴蜜堇荁枌榆免薧滫瀡脂膏之需條舉縷著等於事長之食經凡爲子婦無不諳習也其他飲醷飲醴之調和醢炙羹膾之烹飪用蔥用芥之異宜桃諸梅諸之相劑粲爲備著論食莫詳於此矣（食）至、於、住、之、所、有、事則曰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其於事長則有將坐請鄉請趾又執牀舉几之節燂湯燂潘燂垢以時灰漱灰澣冠裳必潔蓋其居室衛生之有事乎清潔也又如此住自後世習俗苟偷人事日趨於簡易禮經垂爲空文缺爲不講（針對上文家政之綠明於爲昭兩句發議章法一線）古禮失而求諸外歐化東漸所傳習者不過書簡簿記之末節而反諸家庭仍未有身體而力行者斯則日言家政學而家政乃日即於窳家之不振國之所以積弱也（運拖）（超家政之耳匯兩句如神龍掉尾局勢圓結）數典忘祖盡亦反其本也乎

問文章之用不同其體亦異或以抒情達意或以紀事傳人物或以明道闡微亦各有所宜也而其用筆之或縱或斂或約或盡或取含蓄或貴顯豁亦隨文體而有宜有不宜然其大本大原所在亦必有一以貫之之理下走承乏一載於文體之流別因應之攸宜頗用斷斷諸生舉一反三講貫有素當必有所以啓予者下走於諸生有厚望焉試各據所見以對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 殷同薇

作文字猶之建宮室也（借喻起亦好）建宮室必先儲材而規劃結構次之作文字必先儲材而剪裁布置次之顧材有大小精粗之殊而儲材者細大不捐多多益善磐石棟樑材也即竹頭木屑亦材也（通人之論）磐石棟樑固不可少而竹頭木屑亦奚可付缺如若取其大而遺其細則其爲用也有窮即爲文字亦何獨不然（剴切）宇宙之廣萬彙之衆事事物物莫非作文之材也（本經妙在仍借喻作觀筆法便不盡關）上者爲樑棟次者爲戶牖最下亦不失竹頭木屑之用讀書既多積理自富若知其大而略其細則其爲用也亦必有時盡此材之所爲不可不儲而儲材尤不可不富也雖然儲材富矣而不明文體之流別則亦何從因材而篤以馴致於盡善盡美之地乎惟文體至夥非片言所可幾特以文字之性質言之則有抒情之文紀傳之文明道之文而其用筆之或縱或斂或約或盡或取含蓄或貴顯豁亦視其性質而各有攸宜（此段闡區數析別無閑發太取巧了）夫紀傳之文動於外物而後有作也其意境賴覺知而後有其敍次必以義法爲主易所謂言有序者是故其用筆貴簡盡而冗長非所宜也（此說却有見尤妙在筆有斷制）至於抒情之文明道之文則不假外物而自有得者陸士衡所謂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則彌廣思按而逾深焉易所謂有物之言也故其用筆貴推

聞。盡。致。如曉。事。人。語。洞澈。中。邊。無些。子。含。混。乃爲。得。之。（尤好）此、以、析、而、言、之、也。（轉足一句承折下）若、通、論、之。則作文之要有六。曰儲材。曰養氣。曰摹神。曰取勢。曰乘機。曰明法。斯六者。不論傳紀抒情明道一也。而、乘、機、爲、尤、要。（擺落一切抵住乘機立論亦得竅）蓋文。者。天。機。也。天。機。活。潑。潑。地。觸景。即。是。固不。可。勉。強。求。之。當。自。然。得。之。其既。得。也。又如。雲。物。烟。景。瞬息。即。逝。而。不。可。復。追。故爲。文。貴。得。機。尤。貴。無。失。機。是以。古。人。之。爲。文。不肯。輕。落。筆。意。之。所。至。滔。滔。汩。汩。意所。不。至。不。復。強。爲。所。以。待。機。也。（此段）（文字極得妙爲一篇之警）曹子。桓。有。言。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顧。可。以。率。易。出。之。哉。（引曹子桓語亦好）自入校以來。賴　校長之熱心敎務。師長之循循善誘。而無寸進尺。益。愧悚奚如。自今以後。惟有黽勉自將。庶幾業精於勤。乃不負　校長諸　師長之熱心矣乎。

前題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　金蘅

傳曰。文以載道。此窮天地亘古今所不易者也。然以其爲用之不同。其體亦因而異。譬。諸。樹。木。始。自。一。幹。終布。爲。千。枝。萬。葉。文體。之。大。別。亦。若。是。也。已。矣。僞以生所聞。輓近文章分類之法。概濫觴於梁昭明。昭明之編文選也。分賦詩騷七以下。別爲三十七類。未、免、繁、矣。至勝清桐城姚郎中姬傳有古文辭類纂之作。定爲論辨以下十三類。已、視、昭、明、爲、簡。而、湘、鄉、曾、文、正。固、瓣、香、桐、城、之、學、而、略、參、變、例、者、也。其輯經史百家雜鈔。約爲三門。曰著述。告語。記載。則、簡、而、又、簡、矣。考。其。出。入。昭。明。之。對。問。策。問。設。論。姚。郎。中。合。爲。論。辨。類。詔。册。令。敎。姚。郎。中。合。爲。詔。令。類。表。上。書。啟。彈。事。箋。姚。郎。中。合。爲。奏。議。類。奏。記。書。移。檄。說。姚。郎。中。合。爲。

書說類誄哀文弔文祭文姚郎中合爲哀祭類賦騷七符命連珠雜辭詩姚郎中合爲辭賦類頌贊史論史述贊姚郎中合爲頌贊類碑文墓誌姚郎中合爲碑誌類行狀之有狀而無傳箴銘之有銘而無箴序跋之有序而無跋雜紀則爲昭明之所無而姚曾之所有贈序則昭明與曾選之所無而姚選之所獨有至於敍記典志又爲曾鈔之所獨有而昭明與姚選均無之者也若夫曾鈔之三大類以姚之論辨辭賦序跋頌贊箴銘與說則入箸述類奏議詔令哀祭與書則入告語類傳狀碑誌雜紀則入紀載類此古今文體分類遷流之大凡也（源源本本博見洽聞以蕭選之三十七類歸納姚纂之十三類又以姚纂之十三類歸納曾鈔之三類足見近日翻閱功深昔毛西河每作詩文必陳書盈案自謂作文一次文多翻閱一次即熟一次此其所以成魁儒也生其勉之）大抵用以抒情達意則曾鈔之告語類也紀事傳人物則曾鈔之記載類也明道闡微則曾鈔之著述類也（扣題緊文字便不甚懈尤妙在逐層歸納圖窮而匕首見）故生縱覽古今文字不外抒情紀事

說理三種（一氣說下不停作講都如快馬欬陣絕無遺閃此之謂爽快）抒情求其婉不求其華紀事求其實不求其夸此以簡約含蓄爲貴故用筆宜斂至說理文字則宜顯豁不宜奧幽而失之晦故必縱筆所之乃能闡發詳盡宜於此者不必宜於彼夫必相題行文乃可無偭規越矩之事然神而明之必先洞徹其大本大原所在而後攄懷以予有左右逢源之樂故蘇轍之言曰文者氣之所形也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惟善養其氣而文乃寬厚宏博太史公能周覽交游而文疏蕩有奇氣是皆充乎其中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由是以觀氣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是則義之不可以不集也夫理直則氣壯義正則辭嚴義之所集氣之所爲盛也（養氣集義是二是一推勘極精譬透闢）·一韓愈之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故理致高深則其

文氣超義勇勃鬱則其文氣豪胸無滯機則其文氣舒神閒意遠則其文氣靜（此數語擲地當作金聲）故生以爲文章之大本大源在於養氣而養氣必先集義（點清歸源）義在筆先養之有素非可襲取而得也（至理名言）伊古作者之林必先研究乎人情物理其是非得失熟於中而會於心忽然遇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義者意也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必先探之也有源而後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傳曰文以載道而生則謂惟廿義者乃能載道雖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易也（運意起筆如神龍掉尾局勢極靈緊）惟生自慚蒲質燕居坐論一載之中畧無寸進致貽諸師長之循循善誘聊陳睹記所得以褰明問正恐無異於管窺蠡測也

絲絲入扣題無剩義　潛夫

觀鬬蟋蟀感言

揚州古學函授社女學生張慶珍

嘗有作鬬蟋蟀之戲者見其展四翼伸六足奔走跳躍勝則鳴敗則逸嗚呼何物小蟲受人慫弄而竟甘心自戕同種乎當夫戰勝同族伸翼長鳴以報主知一若自矜其勇健也者迨夫嚴霜降北風起則昔日之自鳴得意者今何在乎若謂籠以碧紗儲以金屋食以玉粒飲以瓊漿既受其豢養之恩不得不出死力以相報殊不知紈袴子游俠兒攜以奔走天下覓其匹而鬬焉勝則愛之如拱璧敗則棄之如泥沙不過乘一時之氣用之以作傀儡耳豈眞心膂寄之而股肱任之耶而乃不知自悟奮其全力殘殺同胞吾恐一旦事易時移同歸於盡欲覓其儔而羣處焉渺不可得矣至斯而始悔不亦晚乎嗚呼夫蟋蟀其小

爲者也。

正喻夾寫慨乎言之紅韻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論

揚州古學函授社女學生張樹蓉

晉驪姬譖世子申生於獻公。公殺之。人莫不曰世子者。君之二。國之儲。無罪廢之。且不可。況殺之乎。寵姬殺子。在獻公已不免無罪矣。而況欲立己子。轉譖世子。姬不誠罪之大者乎。古今來敗國亡家。而貽無窮之患者。皆此讒貽之戚也。雖然。此第守經之言。而未就全局論之也。蓋獻公。晉明君也。驪姬。晉功臣也。申生。晉庸人也。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忤親也。恐身死而陷親於不義耳。申生遭驪姬之譖。其辨之也易明。而乃隱忍不言。甘心就死。懦弱至是。尚足以君一國乎。獻公殺之。雖不仁。正所以保全宗社。光大國家。亦有合於太王之於王季者。爲初不得謂爲非也。至若驪姬。似無可解其罪矣。然而驪姬不譖。申生不死。申生不死。重耳不君。重耳不君。又從何尊周室。攘夷狄。而使晉得執中原二百餘年之牛耳乎。故謂驪姬爲晉之功臣。亦無不可也。豈眞好爲一偏之論哉。

圈

立義甚新。非拾人牙慧者可比。運筆亦極純熟。崇

箴說小萃

文章者。人之枝葉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中鮮道德。外飾文章。雖有枝葉。其本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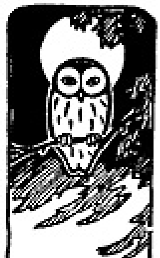
人之於財也。皇皇然惟日不足。世皆笑其貪。君子曰。其貪可用也。以之爲學。則學日深。以之爲善。則善日積。

求治過速。則擾。疾惡過嚴。則亂。革弊過盡。則怨。用人過驟。則濫。聽言過輕。則惑。是以仲尼不爲已甚。

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嗟乎。等人也。而使人畏。危矣。

美人少子。豔花無實。英華極於外者。精氣自損於中。所以智勇必貴深沉。道德尤宜藏斂。夫天道不翕。則不能闢。況人乎。

耳雖聰。不能聽於耳所不聞。目雖明。不能視於目所未見。蓋任耳目者。聰明有時而窮也。惟君子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騁聰明。而耳目無障。此之謂神全。



文苑

袁母張太宜人六十壽序

胡然女士

箕疇五福協影響而罔愆周易百祥萃形聲而靡忒女御輪而有室風雲等合志之臣婦設帨以相夫冰雪求同心之友必拮据有資於勤瘁斯報稱允答於蘋蘩是以袁輔晉文迎歸內子奚于秦穆悲動故妻念牛衣對泣之時爨竊有幾追犢鼻勸遊之日假貸宛然聊存食蔗之餘甘稍慰集蓼之載苦是則藉魚軒而酬井臼因鵠鼎以感刀環天道不其然乎人情何相似也我袁母張太宜人太史華谷先生之哲配伯庸大令之母也宿應天厨氏稱望族澄江清泚高懸博士之星落石嶙峋時賭神人之局宜人幼而淑愼長卽柔嘉服保媼之緒言守諸姑之雅訓時拈鳳尾月轉鍼樓每挾兎毫春臨書幌固已衣經浣濯采葛佩師氏之規庭滿篇章飛絮爭弟兄之長及其歸世丈華谷先生也樸能稚讋恭必齊眉作新婦而督酒漿寧須三日問良人而司鹽酪豈待終朝鄉里望之儼若閨門頌其穆如白髮百年儕詠南陔之賦朱顏三代頻斟北海之樽力饋食以承歡篤晨昏而罔懈遂使春秋佳日曳杖聽歌風雨異時披萊共舞徘

徊左右不僅爲孫術仰平生允宜佳婦俄而隨華谷先生之燕京也霜悽蟋蟀狎刀尺而迴腸月礙蟾蜍展機絲而掩涕徹荒山於杞菊調和不怨樽罍供來日之饔飧刺促質諸簪珥切東郭西門之拙計望南箕北斗之虛名躬冒飄搖神鹿則盤旋案下手先滲漉仙鯉則沸鬱盤中其殆顚速哺麋不假經營於籩豆疑是術成辟穀或虛摻作於釜鬵而先生著書虎觀抽翰麟臺約中饋而不計有無存空甯而更忘贏縮早知制誥槐廳半屬門人歷典文章芸省幾多弟子操春明之薦剡都士如林掌秋試之文衡得人稱盛是以名馳三府譽滿兩都雅傾海內之賢豪共仰天涯之河嶽南州徐穉遙識姓名東國蔡邕並圖畫像長卿詞賦服膺賞而心驚翁子春秋進天顏而稱善既而重堂椿老晚歲萱枯先生讀禮堊廬授經絳帳相如痟病四節乖宜造之初杵臼痎痁六縈擾徹眗之後宜人不解帶者累旬難勝衣者半載國工遠賚果合金丹家客比肩竟逢玉液無何鴻濛不弔躃踊再遭寥廓無靈膏盲深入哲人棄世君子後時語把臂以流連命傷心而嗚咽汝爲吾婦竟掩啼妝家仗賢妻難忘俠骨驚颷荏苒忽摧連理之枝落月悽涼苦憶同功之繭堂前王母是爾太姑膝下嬌兒卽予愛子若使哀隨怛化痛甚捐生則必晉切鶯鸞恨繞慈烏而不去夢憐蛺蝶愁鬪寡鵠以歸來宜人言卽魂飛淚隨聲落必報恩於地下暫寄息於人間念罔極者高年代作几筵之胡廣思有懷者稚歲豈無巾幗之程嬰是以忍慟從容茹悲慰解疾病抑搔之職常若提挈之在傍驚號祖踊之儀莫測存亡之有數松攣枝而化碧竹附葉以成斑浸假陶侃倚廬王祥扶杖感猶生之面訴答劬勞懸未死之顏還思聖善此過賓所以躅躑而行路爲之咨嗟者也至於聚卽篝燈致維斷織數行遺訓頌必汎瀾一片雄心述多雕饑敍先人之勤苦劍室爭鳴理上世之飄零學

紘欲絕閨門嫁娶託纖指爲周旋閉戶晨昏信儆軀爲酬酢猶然徙姊宛爾勞人於是孝克孝穆才子一門僣孺僧虔高閎五世或曰鳳呼九子柯衍其三龍導五駒駿徵于二崢嶸頭角不慚石父之風磊落鬚眉大有先賢之氣宜其躬膺纛績手執牛刀陳版輿偕挽之勤受翟茀來朝之賜請爲小試敢信斯言而宜人則曰皆非予所望也惟是先人儒行夫子官清但期闡幽中壘之書庶附耆舊襄陽之錄苟大賢之見采幸逸行以流傳茲者籌晉六十之初歷算三千之始某誼屬通家分同猶子爲相如而取酒陳后之賦獨傳歎漢武而授書王母之辭有託稍彤梗概上麗庭闈言有大而匪夸情實深而足感徘徊天道亮噓黍谷以春回斟酌人倫冀助蘭陔之孝養

記事珠

古人有幼而穎異者。如白居易七月而識之無二字。令狐楚五歲能爲辭章。李賀七歲而賦高軒過。劉晏八歲獻頌於明皇行在。王勃九歲能摘漢書之失。邢劭十歲能文。五日讀漢書一部。楊億十一歲以童子召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以爲祕書省正字。元稹十五歲而擢明經。錢希白以十七歲而成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王拱辰汪應辰皆以十八歲而作大魁。明洪永以來。有瞿宗吉以十四歲能卽日倚和楊廉夫香匳八題凌雲翰梅柳二詞。莫不歎美。解大紳六歲口占詩對。名噪朝野。李西涯四歲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程篁墩亦以八歲召試。曾魯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何喬新十一歲能識陳子桱通鑑續編之失。倪文毅五歲卽悟渾天之理。楊升菴七歲擬古戰場文有警句。王陽明十一歲過金山矢口成詩。楊孟春八九歲背誦六經著論鑑十萬餘言。大抵山川清淑之氣。鍾於其人。自然生而知之也。



愛兒

胡寄塵

上海西門一帶。要算是個上海教育的中心點。為甚麼呢。因那地方是個不鄉不城的地方。說他偏僻。也不偏僻。說他喧囂。又不喧囂。因此有許多的中小學堂。都在那一塊兒開設起來。便是一般學堂裏當教員的和有些新智識的人。也都愛在那裏住家。一則因風俗樸儉。不似滬北繁華。二則因空氣清新。也不似城中齷齪。恰和這一類的人心理相對。所以不期然而然的大家都聚在那裏。便令那地方成了個教育中心點。便如我現在所敘的教育家的一件故事。也是出在那個地方。閒話表過且敘正文。話說。那邊有一間潔的房子裏有一位西裝的少年深深的跪在一位時裝女子身邊看官吾書敘教育家的事開場便寫這個帷內的情形豈不是個怪現狀麼豈知大大不然這少年有極高尚的道德正是我們極好的榜樣看官不信且看下文。吾敘下文。仍要從那房子敘起。却說那間房子。進門便是天井。過了天井。便是客廳。左手邊一間廂房。一排玻璃窗子。都向著天井而開。天井裏排著一個杉木架子。架上一盆一盆

的。都是月季花剛剛經過微雨。又映著一陣旭日。那玻璃窗便恍惚成了個攝影器的鏡筒。廂房便是攝影箱。將天井裏的一幅風景都攝入箱裏來了。這個時候。箱子裏面却又有一個美人的照片。從鏡筒裏向外射出。這美人不是他人。便是這房子的主人。也便是上面所說的時裝女子。這人姓倪。小字松雪。本是一位女教習。近來嫁了一位畫師。姓吳表字瓶居。便是上面所說的西裝少年了。他們兩個又生下一個小畫師。松雪便因私忘公。鎮日在家裏教育他自已的兒子。再也沒閒工夫去管人家的兒女了。這天久雨新晴。天氣和暖。老畫師攜著小畫師。出門去散一散步。也是預備向天然風景。尋些畫稿的意思。他們二人去後。倪松雪夫人一人在家。到也覺得寂寞不過。便倚在窗前。將窗子推開來。呼吸了一回新鮮空氣。然後轉身向書架上取出一幅畫稿來賞玩賞玩。這畫稿是一幅極大的油畫美人。櫻桃口兒。芙蓉臉兒。恍惚是替松雪寫的小照。做書的人敢說一句。這一定是瓶居的手筆。因他平日飽餐秀色。一日落筆。故能栩栩如生。松雪玩了一回。好像是和自己比較到底誰媸誰妍。忽又看見紙角上署的姓名。乃是瓶居二字。果然不出做書人所料。這畫眞是出於瓶居之手。松雪正在玩得出神。不料窗子外面。突然有一物飛將進來。撲的一聲。剛剛落在畫中美人桃腮上。泥水淋漓。四處亂濺。一個膚如凝脂的美人。立刻變成滿面的黑麻子。松雪驚看窗外飛來的。不是別物。乃是一個團團圓圓的皮球。自在美人面上碰了一個釘子。自知肇禍。立刻滾過去。這時候已躲向鐵牀底上去了。正在這時。窗子外天井裏。有個四五歲的小孩子。帶呼帶笑。擾嚷著要皮球。松雪聽這聲音。知道是小畫師、琪兒回來了。這皮球便是琪兒拋的。松雪因琪兒無端肇了這一場大禍。心裏好不恨他。由不得不沈下臉來說道。你還要皮球麼。你知道今

天犯了甚麼事。停一回你爹回來。定要發怒的。琪兒見皮球一入窗裏。便不再出來。好像是失了甚麼寶一般。禁不住號啕大哭起來。松雪也不理他。只管自己將一幅美人畫藏匿起來。不使瓶居看見。剛在這時。瓶居已走進門來。原來瓶居是和琪兒一塊走的。因琪兒新買了一個皮球。喜不自勝。急急要拿回給母親看。一面奔向家中去。一面拋在地上。早在泥水裏滾過幾次。一進門來。又向窗裏一拋。他的意思是要博他母親歡心的。誰知事不湊巧。偏偏惹得母親發怒。畢竟他母親爲何發怒。琪兒還沒有知道。他自己反覺得受了冤屈。所以號啕大哭。瓶居剛在後面跟來。看見琪兒哭得這個樣子。便問是甚麼事。松雪那敢以實情相告。倘然瓶居知道這事。豈不要氣死了麼。松雪早將這幅畫深深藏著。已打定主意。永永不令瓶居知道的。畢竟後來敗露沒有。這是後話。暫時按下不表。且說松雪當時只對瓶居道。只怪這貍奴和人嘔氣。琪兒剛拿著皮球在天井裏玩。貍奴也好弄。便和他爭著這個球。撲來撲去。畢竟貍奴身輕體捷。將皮球奪了去。你試想琪兒失了這球。那有不哭之理。但現在皮球在此。也用不著哭了。這時候松雪早將皮球拾在手裏。說話之間。便遞給琪兒。琪兒立時住了哭。又管他拋擲去了。這時瓶居見琪兒不哭。便也安慰。一天風雲。暫時散了。松雪心中暗想。剛才之事。雖是琪兒不好。但他是無心之失。我萬不能過責他的。倘然他年紀大點。還好將此事告訴他。教他下次謹愼。但這時候他是無識無知。和他講。他也不明白。但此事又決不可使瓶居知道。暫時雖然藏匿過去。終要想個好方法。使他永不破露。正在這時。又是撲的一聲。乃眞個是貍奴從花架上跳下來。原來他是在花架上撲一個蝴蝶。豈知撲了個空。立脚不穩。翻個筋斗。剛跌在琪兒肩上。琪兒受此一驚。那裏禁得大聲呼怕。鼻涕眼淚一齊湧出來了。松雪見

此情形深悔自己不該說一番貍奴爭球的話。因此竟成讖語。一面將琪兒抱入懷裏。拍著背安慰他。教他不要怕。一面罵貍奴孽畜。這時瓶居剛坐在寫字檯上。濡著筆研著墨。待要打他的畫稿。忽聽見琪兒的哭聲少不得丟了筆墨。打客堂走到天井裏。望望琪兒。却見琪兒已抱在松雪懷中。心裏也已放下。詢問詳細知道又是貍奴釀禍。松雪一面說時。琪兒一面在他懷中跳下。說要打貍奴去。剛巧這貍奴不知趣。偏偏從客堂走過。琪兒一眼看見。慌忙逐去。貍奴受驚向廂房一竄。琪兒便也返身不追。恰好這時候午餐備好。他們三人便在客堂吃著飯。瓶居一面吃一面自己思量。今天半天的光陰又輕輕的過去了。我還望上午打完這個稿子。明後日畫完便送到書畫會去。再過一兩天出脫了。好得幾文錢預備柴米。便是學堂裏的圖畫講義。也要預備編輯。却不料被兒子和貍奴相鬧一回。便將我大好的光陰。耽擱過去。如今心思不集。再要想著筆。也是無從著筆處。眼見今天一天。又做不出甚麽事了。瓶居胸中悶悶不樂。便吃下的飯。也都集在胃裏不肯消化。停一會兒。一粒一粒的和胃兒衝突起來。恍惚要破胃而出的意思。心裏好不煩悶。自思不如收拾筆墨。索性往外面去走一遭。舒散舒散。想罷便將此意告知松雪。松雪聞言。稱是。這時瓶居夫婦二人飯都吃完。只有琪兒還沒吃完。忽聽得瓶居說要出外游玩。便丟下勺箸。連聲說道。爹爹我也要去。琪兒方在學著吃飯。凡是用勺箸不能送入嘴裏的。都用五指相助。大塊肥肉。又往往誤送在兩腮上。這時正吃得油膩滿面。一聽他父親要出外游玩。連忙走過去。一把拖住他的衣角。瓶居嶄新的洋裝燕尾衣。竟做了琪兒抹油臉的毛巾。雖然連忙讓避。却已弄膩了一大塊。幸松雪忙將琪兒拖過去。拿毛巾將他揩抹。琪兒還抵死的不肯。因此又哭了一回。待松雪替他揩完。他纔止哭。

瓶居道。要同我出去也不妨。只不許見了物件。便嚷著要買。你剛才一個皮球。去三角洋錢買的。不知可能玩得三天。松雪插言道。這是你愛惜兒子太過。教我便不買給他。看他怎樣。他一個皮球。便要耗你一點鐘教書的薪水。你還供給得他起麼。瓶居道。他要別的東西。我都不給他。這球雖然是玩意兒。却也是有益的游戲。我怎能愛惜區區小費。松雪將琪兒往瓶居身邊一推。說道。琪兒。你爹爹歡喜你。你只管跟他出去。要甚麼東西。只管向他要。瓶居連忙說開。說道。你須教人學好。不要教人學歹。虧你自稱為教育家。鎮日的教人家兒子。纔擾爹爹要東西。松雪道。這本是一句笑話。如何當得眞。瓶居道。我也知道你是說笑話。但琪兒却當你是說眞話。他聽了你這句話。奉為金科玉律。無論要得要不得的東西。只管向人嚷著要。待要給他。豈不是養成他不良的習慣。待不給他。又要惹得他受氣一場。這却何苦。松雪道。你只管不給他便是。瓶居道。他本來不要。是你教他要。待他要時。又不給他。是分明一個人本無罪。却要教他為惡。待他犯了罪。又要罰他。這個人豈不是寃枉麼。松雪被瓶居說得屈了。默默不作聲。却是琪兒聽了松雪的話。早一把將瓶居扭住。說道。要吃楊梅。瓶居道。是了。剛才在外面看見賣楊梅的。琪兒抵死要吃。我見這果子是不能多食的。便買這個球給他。教他把吃楊梅的心事忘記了。這回却又被松雪提起來。却怎樣好。瓶居一面說。琪兒一面哭。任他百方解勸。終不肯依。只是要吃楊梅。瓶居也不得已。攜他出門而去。只望向外面走一回。看不見楊梅。便已算了。誰知剛走出門。便有提著籃子賣櫻桃的。等在門外。琪兒一見。那有不要之理。帶哭帶說。瓶居被他纏繞不過。只得依他。一顆櫻桃纔到手。琪兒面上的淚痕。便已乾了。呵呵的笑起來。瓶居這時笑又不是。怒又不是。出游的興致。又被琪兒打散了。仍回到廂房裏。尋

他筆墨生涯去。誰知走上他的寫字檯。只見筆墨狼藉。秩序擾亂。檯上鋪的一張素紙。印滿了漆黑的足跡。一本半攤半捲的畫譜。直立在墨水盂裏。還有畫圖釘。筆帽。紙煙捲。鉛條。鉛粉。胭脂膏。茶葉等物。都是零零碎碎。拉拉雜雜。拚在一處。瓶居一看這個情形。知道是貍奴闖得禍。又知是剛才琪兒驅逐貍奴往房裏來。所以肇了這禍。一面懊惱。一面收拾物件。忙了一回。琪兒又哭著說肚子痛。要睡覺。松雪便安置他向牀上睡去。這一回兒便冷靜了。沒有甚麽事情可敘。直至吃晚飯的時候。琪兒纔醒轉來。却仍是睡在牀上。不要吃飯。瓶居被琪兒擾得殼了。這回琪兒安睡。他反覺得清靜。當夜趁這靜寂的時候打好了一幅畫稿。然後睡覺。約摸有十二點鐘了。誰知睡不多時。琪兒忽從夢中哭喊起來。說道。怕怕。瓶居松雪一齊驚醒。松雪忙將他抱在懷裏。說道。琪兒不要怕。母親在這裏。琪兒那裏肯依。只管他爬起來。坐在枕頭上。仍是哭喊不休。瓶居道。這是日間被貍奴嚇了。所以夢中呼怕。松雪也痛罵貍奴。一面安慰琪兒。將自己的腮貼住琪兒的額角上。覺得他額角如火一般的發燒。心裏有些著急。向瓶居道。你看怎樣。瓶居道。待天明請個醫生來診視。今夜也是沒法子想的。這時琪兒却已安睡。松雪將他緊緊的抱著。雖然燒還沒退。却是安安穩穩的睡覺。不再喊哭了。當夜無話。第二天清晨。瓶居便一早起來。尋他當年同學的李醫生。來替琪兒診視。瓶居去後。琪兒仍是安睡。松雪一人獨坐一回。走向牀前去望望琪兒。一回坐在寫字檯前。思量前後的事情。忽記起昨天被琪兒弄壞的一幅美人畫來。自思終要想個法子永永瞞著瓶居。或是想一番話兒向瓶居說明。使他不要發怒。這時思想了一回。便想出一個法子。便是趁著瓶居不在家的時候。自己摹畫一幅。等瓶居要時便取出給他。倘然看不出。更好。便是看得出。到那時候。我再

將實情相告。他既有這幅畫交給人家去。想他也不至十分埋怨了。主意打定。便從今天起。只等瓶居不在家時。他便作畫。一連過了幾天。雖然琪兒有病。瓶居却是常常要往學堂裏去教書的。所以不到幾天。松雪便將這幅美人畫好了。這是後話不提。且說那日松雪正在想得出神。忽聽敲門之聲。原來瓶居伴著李醫生來了。瓶居讓醫生各堂裏坐了一回。然後伴他進房看琪兒的病。醫生問過詳情。診視已畢。說道。這却不關貍奴的事。不知可吃了甚麼果子。近來天時不正。經了雨的果子。第一不能吃。松雪聞言說道。可是不錯。昨天不是吃了櫻桃麼。怪不得他呼著肚子痛。瓶居也說不錯。李醫生問道。吃得多不多。瓶居道。不過四五個。李醫生道。還不大要緊。又問道。可瀉不瀉。松雪道。不瀉。李醫生點頭無語。開過單方。便辭了瓶居出去。瓶居忙連量稱水量藥。吃過一劑。當夜燒雖退了。却呼著肚痛。便又瀉起來。瓶居再請李醫生診過。醫生說無妨。再服一兩劑藥。便要好了。忽忽過了幾天。琪兒的病漸漸好了。瓶居夫婦不勝歡喜。商量酬謝李醫生的事。瓶居道。我和李醫生本是極好的朋友。醫金是用不著的。只是藥資不可不送。松雪道。醫金便是不送。也須送他禮物。……這幾天琪兒生病。未免多用幾個錢。家中已形困難。藥資和禮物。索性遲幾天一塊兒送去。瓶居道。這是不妨的。我替城中江先生畫了一幅美人。他許酬我十塊洋錢。畫是早畫好了。只是沒有送去。待我明天送去。他也立刻要送錢來。……松雪。你可曾看見我這幅畫放在那裏麼。看官。這一幅畫。便是被琪兒弄壞。松雪暗中摹擬的一幅畫了。松雪聞言、又驚又喜。喜的是他早已預備好了。驚的是。自思倘然不曾預備。却如何對付。當時一面答道我知道的。一面向後面書架裏取將出來。遞給瓶居。瓶居打開一看。還認不出不是自己親筆。後看到署名之處。楷書兩字。却和自己

的筆跡不對。便現出驚訝的樣子。松雪會意。便問道。這幅畫不是你畫的麼。瓶居道。似乎不是我畫的。兩個字越發不是我寫的。松雪道。你疑惑麼。我便告訴你。松雪這時便將這畫來歷。源源本本。告知瓶居。瓶居聞言。自己不知道受了甚麼感觸。只覺感激難言。擡頭向壁上一望。不覺流下。淚來。便屈著兩膝跪在松雪。身邊。松雪莫名其妙。連忙閃避。看官。瓶居忽然跪在松雪。面前。這便是吾書開場時的情形。看官。至此。必不疑心。瓶居。怕老婆。只猜著他。是感激。松雪的。厚意。故跪下。謝他。豈知也不然。原來瓶居擡頭向壁上一望。忽看見他父母的照片高高懸在壁上。這回因自己和松雪愛惜琪兒的事。並自己教育兒子的辛苦。忽想起他父母當年待自己的情形。所以禁不住雙淚長流。深深跪下。當時他跪在他父母照片之下。一面向松雪說道。松雪今日親做人家父母。方知當年父母待我的好處了。

春紅雹碎

謇盦

絳桃灼灼。碧柳毿毿。如煙如霧中。阡陌縱橫。淸溪縈繞。雞鳴犬吠。更迭唱和。儼似淵明所遊之桃源洞。此黃歇浦東北隅高橋之風景也。高橋雖彈丸小鎭。而男耕女織。不解虛僞浮澆。入其境者。咸嘖嘖稱曰。如此古道鄕風。誠爲難得。古道之鄕。斯有古道之女子生焉。余今述古道女子之慘史。余爲之流淚。想閱是書者。亦將爲古道女子慨嘆不置耳。

女子姓梁。名靜嫻。生六年失怙。與小弱弟靜安。依寡母陸氏。無父之苦。自不待言。幸死父有遺貲。子母相權。猶足以供一家飽煖。光陰荏苒。靜嫻已是荳蔻年

華。卽由姑母襞修。訂婚於滬濱章姓子仲懿。章與梁故爲中表親。彼此餽贈盤飱。頗形莫逆。自陸氏喪夫。苦守孤幃。不與外人通好。因之梁章兩姓。漸漸見疏。今復締結新緣。可以重修舊好矣。豈知緊臂十餘年。杳不見傳書靑鳥。潛問其鄰。則曰處境蕭條。如何能見新媳婦乎。況章氏公子。肄業美邦。奠雁親迎。當在畢業後矣。陸氏聞知。且愁且喜。所愁者。靜嫻標梅已過。倘是無耶。大好芳時。去難再得。所喜者。仲懿遠譯重洋。一朝返國。必然富有學識。不難重振門楣。於是靜候佳音。又數更寒暑。而所遺阿堵。究爲無源之水。涸可立待。復恐催粧有日。不得不製備嫁衣。因此日用漸入窘鄉。幾有不能支持之勢。

陸氏日困愁城。至廢寢忘食。竟一籌莫展。乃商於女曰。高橋地處鄉僻。依賴無人。久居將爲餓莩。不如暫遷滬瀆。我與爾爲十指生涯。且爾弟年將弱冠。倘無職業。亦屬可憂。滬地街市繁華。列肆櫛比。當不難覓一枝棲。我意如是。於意云何。靜嫻天性渾厚。事事曲體親心。含淚應曰。兒不能供養母親。反連累之。敢不惟命是從。旣至滬。僦居於城之南。老屋一椽。母女容膝。靜安則就商米麥。無事不歸。然而海上爲交通巨埠。物價昂騰。居之不易。此五六金之月入。未嘗不算及錙銖。僅足以供兼旬之用。滬居一載。益形窘迫。幾至跬步難行。不得已傳食鄰里親串。以勞働工作償之。夜歸則一燈如豆。與靜嫻對治女工。至漏盡更深。猶喃喃談斷腸語不止。以如是之耐苦辛勤。羞免饑寒交迫。一日章氏大婦歸自邑廟。時已垂暮。遇陸氏於途。陸氏以衣衫襤褸。避不之見。婦振珠喉呼曰。表嬸何自來。行何速乎。陸氏復佯聾不聞。婦前肘之。陸氏回顧。故作驚喜色曰。章氏大嫂。何自來乎。暌隔有年。幾不識笑貌聲音矣。婦曰。嬸寓何在。何日來申。陸氏語頓支吾。故作咳嗆不止。蓋以所居湫隘。較之窶人子傍水結廬。彿勝一籌。聞章氏婦幼出名門。見我

聳小蝸居室。無長物。絮絮以巧言諷刺。猶爲小事。倘使據我情狀。歸而布之家中。我固無他。將來我女于歸。不幾爲夫壻家蔑視乎。且鴛譜未塡。先與妯娌相見。在我女亦將加怒於我。一再躊躇。不如婉辭以卻之。答曰。此去寒舍相隔僅一箭之遙。惟破曉出門。室內軟塵滿積。未及掃除。大嫂衣服麗都。污之可惜。一俟滌除屋舍。煮備粗肴。再以魚軒恭迓。並非不受大嫂檯舉。恐留嫂適所以慢嫂耳。婦曰。骨肉至親。何拘形迹。今日得逢嬸母。可借尊寓爲談話場。將十餘年所受風波。盡貢於可愛可親之嬸母。抑且不揣冒昧。將與嬸母榷商大事。陸氏心雖不願。奈無辭可卻。遂與婦俱歸。時靜嫻伏案治棼絲。不見母歸。心滋疑慮。甫移足欲出室。見母含笑搴幃入。後隨一婦人。卽燃燈燭之。正欲問母何人。陸氏先言曰。兒來行一敬禮。此非外人。爲兒未來之妯娌。章氏大嫂是也。靜嫻聞母言。忸怩萬分。面粉牆而立。俯首卷弄其衣角。婦見狀。微笑呼靜嫻以妹。靜嫻赧然答呼。顧聲細不可聞。但見櫻唇微動而已。陸氏拂椅延婦坐。靜嫻乘間逸寓主室。婦曰。炊煙四起。暮色蒼茫。室有嬰兒嗷嗷待乳。不能與嬸母多言。我初婦章家。伉儷之間。尙稱篤愛。卽堂上翁姑。雖不見好。亦不見乖。而素英素蓮。奸猜陰狠。未可以言語形容。爲嫂者受毒小姑。固爲世俗所習見。從未有如章氏之姊妹者也。陸氏曰。素英素蓮。我曾提攜抱負。今屆指將居成人。未知壻誰家公子。婦曰。素蓮婦李氏子已三年於玆。後嗣尙虛。素英仍待字閨中。無人顧問。陸氏曰。素英爲姊。反待字閨中。此何以故。婦冷笑曰。誰願娶此胭脂虎乎。頃所謂不揣冒昧。將與嬸母榷商之大事。爲表妹耳。表妹性情誠厚。不合章家。素英爲我夫之妹。我又防範謹嚴。不願有一毫挫於人。尙不免有意外之欺。仲懿爲素英之弟。而又爲素英籠絡。計無不從。言無不聽。表妹與之同處。度日之苦。必有不堪設想者。與其有日

後之悔懊。不如早爲之圖。陸氏曰。大嫂情關痛癢。心感難言。但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古有明訓。況仲懿供職燕京。合巹後。或挈之北上。則素英雖暴悍。而南北迢遙。亦無如之何。婦曰。嬸母卓識。果是不凡。我顧未之念及。惟滬上百物貴昂。宗居殊非易易。未知嬸母與表妹何所憑藉。陸氏曰。所恃者十指而已。故饔飧時虞不給。婦曰。仲懿居心慈善。自美邦返國。即充京津鐵路工程師。月薪可得三百餘金。若遇彼兄弟通函時。當代達苦況。想慈善之人。或者少有補助。時已晚矣。再期後會。陸氏感謝莫名。敬送之門。入室則靜嫻先在。靜嫻曰。母誠悖矣。何不顧他人羞愧耶。母語之故。并以所言者告之。於是靜嫻之狐疑冰釋。且隱感章氏大婦不置云。

章氏大婦歸。即語其夫。夫固有季常癖。奉森嚴之閫命。較奉君命爲尤甚。遂函告其弟。閱一月。仲懿以查勘路政南旋。與梁氏事商之。素英不商之母。反商之姊。在知幾之君子。已可得其端倪矣。蓋章氏老母。暗弱無能。仲懿姊妹行。背稱之曰老佛。老佛者。言其無能也。素英則精明強健。料事如神。內則兄嫂聽其指揮。外則里黨服其才幹。仲懿久不家居。在美邦時。嘗語人曰。當今好女兒。才與學兩全其美。如我姐素英者。恐環球上可不作二人想也。其言如是。其心之折服可知矣。今聞梁氏之苦況。心中軸轤不已。不足以自寧。貼以爲置之不聞。則朋友尙通有無。而況誼屬半子乎。然月濟數金。在我固爲滄海之一粟。惟措詞易涉輕褻。爲可憂耳。古云進退維谷。我今者實驗之矣。斗室徘徊。一籌莫展。及聞素英粲花妙舌。仲懿五體投地。拜倒石榴裙下。素英何言。想閱者聞之。亦將擲管翹巨擘曰。章氏素英眞不愧巾幗中磊磊落落之大丈夫矣。

素英曰。當今世尙文明。男子固不能無才。女子亦不能無學。靜嫻既爲我章氏未來之婦。不妨從優贍以

學費。命其入學讀書。則梁氏母無分食之人。衣食一身。自不至左支右拙。所以勸弟從優者。俾靜嫻得有餘資。猶可以供母之用。卽將來玉鏡闌闗。燕龍誕一鱗。爲繡閣中清課。人亦未始非我弟樂事。素英娓娓而談。仲懿壹志凝神。細咀嚼之。覺姊氏所言。事備意賅。誠至善至當之法。而舍此無所由也。乃洋洋然意得曰。姊言明達。不類裙釵。惟弟久客他鄉。不知滬地有何女校。成績最爲昭著。管理最爲嚴緊。弟嘗見名門閨秀。拘謹自持。不諳俗尙。純粹爲蘭閨弱質。婉淑憐人。及至身入學校。一經不良教師教授。頓易本來面目。革履珠絡。長裙曳地。豔妝敗粉。前後迥然兩人。甚至口啣雪茄。彳亍道旁。在彼且自炫其新。而不知.指摘已加於後矣。求學而爲人指摘。不如無學之爲愈也。素英笑曰。弟言甚是。弟視我與素蓮妹如何。仲懿曰。如大姊二姊。尙有何嫌可擊。素英曰。我聞靜嫻畧識之無。不妨亦入女子師範學校。則與我儕朝夕相親。有惡習沾染。卽可竭情勸勉。并可將在校實情。時函我弟。如是則我弟就事北平。諒能坦然無所疑慮矣。仲懿頷手謝曰。姊能如是。弟心乃安。一俟消吉成婚。當向北面謝我姊莫大恩焉。於是函告梁氏姑母。不三日已得還雲。謂豈是恐違台命。靜嫻遂入女子師範肄業。

靜嫻入校後。舉止端莊。言笑不苟。日夜手不輟卷。教師稱爲快徒。同學愛之如同胞姊妹。轉瞬三年。畢業於初級師範班。考績反出於素英素蓮之上。學監沈女士。善丹青。且精於繡。親製鏡奩贈靜嫻。以爲特獎。闔校榮焉。而靜嫻轉顰蹙雙眉。強作歡容謝沈師。退而飲泣室中。沈女士執教鞭有年。見而異之。卽命傭媼招之來。扃門問曰。生已畢業。當心喜之不遑。反跼蹐不安。一似重有憂者。殊出於人情之表。且學生之經我畢業者。已遂數百餘人。從未見有如生者也。生愁何在。可否一吐衷曲乎。靜嫻俯首不語。摘衣縫中

線結作小團。沈詫異屢問之。不語。沈手其肩搖之。則淚落沾沈袖。沈故作怒容曰。我固視生如骨肉。故事事體生。今生不體我。生不必以我爲師。我亦不能以生爲弟。語已。將啓門。靜嫻急曰。沈師勿怒。願貢直情。生家無擔石。幸蒙章氏栽培。得求學於此。今修業已畢。雖考列優等。然自問所學有限。何敢自誤誤人。在章氏已破格周全。若再要求。未免於情不合。而今而後。勢必仰食於母。母老力衰。自養倘形勉強。生又從而食之。直不啻敲母骨而吸其髓。言念及此。此心能無痛乎。沈曰。生毋杞憂。我聞校長以女學沈亡。將設文藝專修科。專以詩古文辭授舊有之師範生。生且靜俟數月。章氏所贍學費。或可繼續進行。萬一不能。我當商諸校長。爲生說法。靜嫻乘門未啓。跪謝沈師而出。甫經一月。文藝專修科成立。靜嫻與素蓮同班受業。素英則襄教圖書。蓋素英好繪事。曾遊於畫師倪某門。故能勝其任也。一日。素英謂靜嫻曰。我弟函我屢矣。問若學問。我恆以進步神速答之。今又郵遞一簡。辭氣不馴。幾疑我爲若蔽。非若課餘有暇。盡刻意經營。制文藝一篇。工繕附我函中。以破除其疑竇。靜嫻雖心以爲是。顧羞慚已無以自飾。又恐因羞而致誤大局。乃轉身入臥室。楗臥室門。握管沉吟。歷兩小時之久。繕成四牋。乘素英上課。室內無人。置之畫圖教科本中。微露牋角。復書四字於案上。曰囑書在內。倏忽半載。得郵傳一函。靜嫻見封面有北京章寄四字。恐爲同學見哂。卽折之匿袖中。豈知已爲在旁者瞰見。載笑載言曰。靜嫻袖中何人函乎。暑假伊邇。殆迎鸞有日。故特奉鸞箋爲先聲。否則何祕不示人耶。靜嫻又羞又怒。知事機已破。伏案擲函於地。心雖怔怔不寧。然亦無如此惡作劇何。幸而金鈴振響。催食膳堂。得解此厄。遂頫拾啓封。讀之寥寥數語。謂我姊素英。求學無多年。已能自餬其口。卿則依然如故。猶不知藏拙。時以淵博傲人。不秀之苗。栽培乏力。自

後當闔自立。勿以依賴存心。捧誦數回。心如刀刻。先舉火燼其稿。復呆坐如喪膽鼠。自問學業雖無寸進。然與同學相處。從未嘗以淵博傲人。大抵以不審措詞致彼人誤會。事亦有未可知者。既不能藏醜於前。又何妨呈噬於後。一洗此不白冤。乃復繕函徑達。不與素英知。及暑假開校。贈金又至。惟向日送金者爲素英。今則素蓮。其間爲鬼爲蜮。不必問其爲何如人。有識者可以意度之。而靜嫻與素英素蓮。交好不改常度。同學有知其事者。益敬靜嫻矣。

駒光如駛。過隙不留。紫燕啣泥。青蠶上箔。已爲四月清和候矣。靜嫻課罷無聊。展閱新聞。聞堂前呢喃聲。隱自嘆曰。畫樑燕子。尚效雙飛。我年二十有八。依然形單影隻。嘗聞諸禮經云。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我眞不如鳥矣。旋見暮色侵階。抑鬱回寢室。見案上置有章寄一函。急剖閱之。仍是寥寥數語。謂暑假南旋。當於水晶簾下。伴卿梳頭。閱畢復燼之。同此一燼。閱者當知喜怒有不同。大考已過。好事將臨。靜嫻每於人靜時。手地圖一帙。細閱京津路線。知自北至南。先自北京至天津。復易車至浦口。然後由滬甯鐵道抵申。深恨築是路者。不於津浦滬甯分界處聯續。以利行人。靜嫻盼望正殷。雁足又遞書而至。不日佳期。人面杳然而徒飛一紙。此心已不能無疑。展讀之餘。見方針已變。謂北地較涼。擬與二三知己在此避暑。且夏日成婚。殊與衞生不合。一俟蠟鼓傳聲。與卿結同心之帶。此時靜嫻心意中。未免含有羞怒。顧猶可自慰。以爲半載光陰。剎那間耳。何必深滋憂慮。復欣欣然入校求學。轉瞬五六月。已入隆冬。果見朶雲來自天外。謂前次爽約。深抱不安。今將乘此梅花香候。襆被歸來。與卿卿結鴛鴦伴侶。靜嫻大喜。以爲美滿良緣。不料結合之難。有如此者。孰意未及旬日。素蓮謂靜嫻曰。昨來仲懿竹報。婚事又成畫餅。蓋以南北迢遙數千里。在道途既多需時日。而職業又不能久曠。事

事忽促。且待來年。靜嫻聞素蓮言。幾不知自羞。一掬傷心淚。奪眶溼胸襟。素蓮以好語慰其心。幷勸其折節讀書。謂來日方長。毋徒自苦。靜嫻噎不能應。僅淚領之。目光書影。逐日如流。半載芳時。又輕輕斷送。綠槐高處。蟬唱如琴。一鑑方塘。菡萏乍破。又是炎天風景。校中暑假考試。瞬即舉行。靜嫻以一再失望。心事已成灰燼。正在埋頭攻苦。而素蓮手捧白鑞百鎰。滿面春風可掬。珊珊入靜嫻室中。賀曰。青廬交拜有日矣。此燦燦者仲懿助子也。子其弆藏之勿失。靜嫻已死之灰。炎炎復燃。即歸告其母。母爲之製備嫁衣。蓄前所製者。早入長生庫中。爲舉火資也。可憐靜嫻年至二十有九。冬不御裘。猶其餘事。而際此炎氣薰蒸。僅有布衣一領。猶補綴不完。同學見而憐之。願以葛衣與共。靜嫻志氣孤高。悃辭曰。承諸姊憐愛。銘感五內。我自有衣藏諸家。第不敢輕易帶出耳。以我母年老力衰。家中又無傭媼。洗滌悉自任之。我何忍以我之自適勞我母乎。同學知其託辭。曰子非范叔。我儕不妨暫效須賈。即以葛衣披其身。復語之曰。子已汚我衣矣。速易之。不則將爲之解鈕。勿以爲無禮。靜嫻情無可卻。謝而受之。自是衣衫整潔。不復有穢氣惹人。始猶以爲可羞。繼亦安之若素。茲以桃夭將賦。轉覺惶恐無容身地。蓋以女子將屆于歸。不得不少事修飾。靜嫻則箇無完衣。廬山眞面。恐將爲人覷破。故聞信後。即告母裁製新衣。亦欲弭恥於未形耳。時考試猶未畢。靜嫻復鎭靜雍容。按時應試。雅弗欲爲同學偵知。致招不堪入耳之譏。然而得意失意。自有喜怒流露於外。且素英姊妹。同處一堂。豈有緘默不言之理。未及數日。靜嫻成婚事。果傳徧校中。或以繒帛爲贈。或以杯盞爲壽。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每當夕陽西墜。粥粥群雌。集靜嫻室中。信口開河。此有素不通問。相遇於廊廡間。亦微微一笑。示意於不言中。此時靜嫻目中。所見者盡是齊髡漢蒯。祗以

歡腸美滿。一任其播弄巧言。豈知好夢未成。又來惡耗。向猶申明原委。約有後期。此次不假虛文作言暑假期不得南旋而已。靜嫺心膽幾碎。如蟻旋炙熱之石。居則忽忽有所亡。行則悵悵無所之。坐則茵生芒刺。臥則淚欲漂枕簟去。自不解生何不幸。乃遇此反側無常之薄倖人。最可恥者。受於同學之贈。存之不可。反之愧甚。不得已復仲懿。其措詞之慘。雖鐵石心腸。亦將流淚。謂君若有不愜於心。則結褵之後。不妨卽賦小星。斷不敢效妬婦所爲。卽加我以婢妾之勞。亦力任不辭。倘以蠢陋不配才耶。而欲別訂良緣。在我亦未嘗不可。惟寡婦孤兒相依爲命。仰君鼎力爲我謀一枝棲。俾得養母終天。則亦感激靡涯矣。書去兼旬。回雲不至。復函之。依然靑鸞信杳。黃犬音乖。嗚呼。靜嫺至此。眞所謂山窮水盡矣。然與同學周旋。猶未嘗惱現於色。惟寡言沉默。較昔尤甚耳。同室金麗娟。入夜恆聞飲泣聲。又見枕上淚痕。斑斑可指。異而問曰。聞姊吉期將屆。何悲愴乃爾。靜嫺嫣然一笑。答曰未也。不哭而笑。乃甚於哭。金曰。我與姊同室有年。我之肺腑。盡貢於姊。姊有不樂。亦當舉以告我。何必如是之祕不宣乎。靜嫺四顧無人。正欲啓其櫻桃小口。不覺悲從中來。而以足抵地者再。乃復抑氣低聲。徐徐以道其詳。金亦慘然曰。然則姊願往吉林乎。吉林地僻東北隅。文化不開。姊若不嫌跋涉。彼將倒屣迎之。靜嫺曰。母老我又不才。何敢謬擁皋比。辜負雅意。抱歉良深。至六月一日。考試已畢。諸生或整理書笥。或靚妝出遊。惟靜嫺則汲水浣衣。反之同學。書籍置之不顧。翌日午膳後。忽忽入沈女士室。時女士正核算積分。額汗如珠。涔涔欲滴。靜嫺立女士旁。扇之。女士初不之覺。既聞呼呼聲。卽顧而禁之。扇不停。曰生見我師。生爲我師苦。我師有靈韞才。又有西子貌。尙不免艱苦辛勤。可見一人自立。不易事也。女士亦不介意。隨聲附和之。扇閱二小時。女士欲奪其扇。靜

嫻曰。我受賢師之訓。已有年矣。苦無以報答涓埃。惟有藉此扇爲不報之報耳。如是又歷一小時。女士厭之。卽下逐客令。并楗其門。既出。復向同學乞脂粉。同學僉異之。蓋靜嫻平日。荊釵布裙。絕類孟光。一朝抹粉染脂。自令人不能無疑矣。乞脂粉歸。徹夜未寐。破曉卽起。對鏡治妝。新衣輕試。居然楚楚動人。妝罷急叩沈女士門。女士問何人。靜嫻曰。我負師。我去矣。踉蹌出校門。見道旁有賣餻餌者。卽購而啖之。啖未畢。又見有賣瓜果者。蹩躠而來。復呼而購之。忽忙無迫。一若後有追者踵至。送者皆忍俊言曰。靜嫻姊閒閑學有期。早日來校。天氣炎熱。善自珍攝。靜嫻躍登人力車。不顧而馳。至黃歇浦。卽舍車登舟。見艙中擁擠難容。退立船頭。聞艙中人語曰。日光炎炎如火。我輩鄉民。猶難忍受。而況嬌小女子乎。靜嫻佯置不聞。有皤然白髮翁。讓靜嫻坐。遂入艙。自滬至高橋。相隔僅三十餘里。舟行甫及半。靜嫻詢舟子曰。我爲梁靜嫻。自女子師範學校至高橋。訪我從兄伯敏。有火柴一盒。汝其爲我收拾之。舟子答一笑。以爲我未問及。何喋喋爲。少選。又問曰。此去高橋。應有幾程。舟子曰。僅十餘里耳。又問曰。此水不見寬廣。若墜入。可必死乎。舟子笑曰。急流中如何不死。舟子聲未絕。靜嫻已躍入水中。一時艙中大譟。急救之。目已瞑。口鼻間微有一息。卽艤舟移於岸。飲以湯。面色漸暈紅。白髮翁問曰。汝爲妙齡女子。有何抑鬱。願遂波臣。請語我。我當爲汝白。靜嫻聞聲啓兩目。見環而觀者。悉屬鄉民。知事不可爲。忿氣上湧。遂瞑而死。

素英聞耗。卽入校。強沈女士出靜嫻箱檢之。女士不可。且問靜嫻已去。尙無端欲出其箱檢之。其意何居。素英僞言受靜嫻託。實以靜嫻既死。恐有仲懿書簡存儲箱中。爲梁氏訴訟之實據耳。嗚呼。女將軍韜略不凡。自當欽佩之不遑。沈女士綮其顏色。仍堅持弗許。爭執不休。而靜安亦至。問我姊何在。沈女士曰。業

已歸矣。靜菴卽噭然大哭曰。我姊休矣。沈女士爲之股栗。急問其故。靜安已哭不能仰。出懷中一箇示女士。但見淚痕滿紙。字亦大小不勻。其文云。兒不孝。不能養老母。願老母恨之。以爲可棄。勿復罣念。箱中猶有銀餅五枚。爲最後之補助而已。沈女士閱畢。亦爲之流涕。顧謂靜安曰。哭無益也。爾姊離校未久。急蹤之或猶可及。靜安恍然。如飛而去。至黃歇浦。見伯敏持火柴盒甫登岸。急問曰。兒何來。伯敏曰。靜嫻妹有函致我。靜安曰。然則我姊來高橋否。伯敏垂淚曰。可憐靜嫻已死。僅有此盒耳。閱者至此。可知靜嫻甫出校門。見餻餌啖之。見瓜果啖之。腹中已有燐毒炎燒。欲求少減目前苦楚。雖不投江。亦無不死。慘矣。陸氏聞靜嫻死。哭往章氏。素英接待彌殷。謂陸氏曰。靜嫻旣偶仲懿。生固爲章氏人。死亦爲章氏鬼。殯葬之費。悉由章氏。陸氏本弱不能言。泣曰。爾等心肝何在。我女在九京之下。將祟汝矣。遂寢事。噫以老母一言。致使女寃終沉海底。余知月黑天昏之夜。靜嫻一縷幽魂。將向其母啾啾泣矣。

玉京餘韻（續）

華濳鱗女史著

第六章

明日景蕙召婢侍櫛。則兩婢皆失。而室中所有蕩然矣。景蕙於枕函得侍者留別之書。情詞悱惻。景蕙讀之。懊喪若癡。而不可告人也。其父母百方慰之。景蕙終不能懌。閱數日。明珠亦於戶隙得侍者書。蓋亦臨行所投。略曰。以卿之故。易弁而釵。致造兩重孽障。今迫於不得已而行。水遠山長。當以夢魂來近顏色。丹誠寸心。萬劫不渝。蒼蒼有知。使有情人皆成眷屬。豈

獨靳我兩人哉病後之軀。千萬珍重。珍重萬千。行再相見也。明珠愴極。裂而碎之。而景蕙病矣。懨懨歷枕。時臥時起。明珠慰之。譏泯嫌怨。不復更題前事也。歲闌京師覆書至。聶義遺騎逆明珠。祁公夫婦皆不許。明珠因請還家。使者復致義言。謂將爲明珠論婚事。祁公不得已。厚贈遣之。時景蕙腹漸澎脹。明珠將行。相持而泣。曰。以姊不復相見矣。明珠悲之。及在途中。猶忽忽驚悸。夢中時見險象也。戊午小除前一日。明珠還京師。義出郊逆之。揮涕相看。明珠亦牽衣泣不能仰。聶夫人見之。尤殷勤修好。爲時義已升授部丞。門此貴盛逾昔。娟娟適魯人公明氏。壻公明輔官給諫。產子未彌月。不得歸。蔻蔻入藩府。寵傾後宮。生子佚。而荃床蕙幬。陳設煥然。富麗皆過舊制。視後圃。則已過歲矣。明珠重開東閣。俯仰增慨。室中舊有皆散舊時手植花木皆不可見。而疊石爲山。雕甍爲榭。非復當時荒陋矣。翠僕以明珠將字貴族。不復以當時孺子視之。奔走供給。惟恐不及。義以明珠閨中度歲。惟此一度。尤惟其所欲。一切探明珠意旨而行之。明珠亦克意承歡。洩洩融融。上下交相孚也。明年己未春正月。明珠請於叔父母。往省娟娟於公明之家。以兄禮見公明輔。娟娟之子。玉雪可愛。啼聲甚洪。明珠弄之。娟娟置酒與明珠敘契闊。酒酣。公明輔來言外庭有客請見。明珠曰。客爲誰氏。曰妹之故人也。明珠思之。曰。吾初無故人。言未已。而客入。瓊枝照耀。咄咄逼人。臨沂岑藹也。明珠惶然失措。強爲之禮。既坐。公明輔曰。客誰氏。妹當憶之矣。明珠如被桎梏。不知所對。娟娟告明珠。宅右有園。花木略備。兄與其尊人之所居也。暇日當與妹往游之。尊人方自南都來。新受開府秦中之命。入覲後將出都矣。明珠喏。岑曰。大人嘗見妹矣。明珠曰。吾奈何不憶之耶。公明輔視娟娟而笑。以詞導岑與之言。明珠不能酬對。遂罷去。其後娟娟蔻蔻皆歸寧。蔻蔻儀從尤盛。以錦褓抱其子來。

美麗如其母。蔻蔻以王老而正妃。在哀怨時見於顏色也。明珠嘗憶秋水長卷。碧山樂府。欲得之。搜求內外殆遍。而不可見。悵然無如何也。二月公明輔東歸省親。娟娟白父母。逆明珠往伴之。春日載陽。雜花靡靡芳腴。娟娟與明珠循行園中。忽聞花外人語聲。覘之岑藹與一偉丈夫語也。方欲走避。而岑藹至。曰大人聞仲妹在此。願得見之。娟娟因嘗見之矣。乃導明珠往。明珠進與修禮。覘其人。則美目長髯。舅家座上賓贈蘭亭之將軍也。問明珠別來無恙否。明珠謹答之。忽憶曩時景蕙所言。則俛首不能仰視。左右進茗。明珠微睨之。其旁皆薰衣澤面十五六之少年。其衣服之都。顏色之麗。不知爲僕人爲子弟也。有以雕盤盛花進。娟娟明珠曰。主人命致令娘及公明夫人也。及退。娟娟語明珠曰。岑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十餘人。出門則嬖寵爲前。其執役者。皆子都彌子之流也。其後明珠數見岑公。公他出。娟娟明珠入其書室。明珠

見紅鸚鵡而好之。公歸。童子以告。公命除鸚鵡賚送之。一日薄暮。娟娟待公明之戚於堂上。明珠與婢入園。捕魚爲樂。婢張具捕之。明珠捧盂受之。盂側水溢。明珠外衣盡溼。欲歸內室易衣。婢曰。堂上有客。不能歸也。吾爲姑娘取之來。明珠曰。可。置盂以待。岑藹來。曰得魚幾許矣。明珠側身匿其溼衣。曰未嘗得也。岑初未經意。至是笑之。時明珠襟上綴白玫瑰一束。雜以香草紫芝。因風微颺。岑曰君愛花如故。尚憶丙辰新秋。庭陰向月。穿茉莉時耶。別來四載。君高半尺許矣。明珠思之而笑。摘襟上花俯而弄之。岑曰。以此見惠可乎。明珠頷之。舉花授岑。岑既復掣回。曰保氏束此畀我。吾以贈君。歸時保氏問我。告以失之園中可乎。岑曰。任君擇詞對之耳。明珠乃斷花上之紅絲。散花盈握。以授岑。岑曰散之何爲。明珠曰。兄持此而歸。兄之侍者皆謂兄摘自枝頭者矣。岑曰一花之惠。慎密若是。三日不見。當刮目觀妹矣。言未已而婢以衣來。

明珠從之。匆匆入小亭去。岑數入中庭。娟娟視以家人禮。明珠日至園中。岑數遄之。相稔言笑。一視昔日。一夕娟娟與明珠對奕於明珠室中。岑來觀之。大雨忽至。奔流倒峽。瞬息而庭院若沼矣。黃昏雨勢益急。娟娟及岑皆不能歸。娟娟曰。吾儕不能歸。今夕當坐以待旦。乃與岑奕。棠嫗挽明珠入內室而語之曰。汝曹少不更事。不畏人言。室中僅汝三人。一婢一我。瓜李之嫌。不可不避。速語汝姊。俾客速行。明珠諾而出。默坐待之。一局既終。雨勢少減。明珠曰。兄當去矣。娟娟曰。汝下逐客之令。何爲。明珠目嫗飾詞曰。吾倦思臥耳。娟娟曰。汝倦則自臥。一家之人。何煩倍奉。明珠詞窮。取若進娟娟。岑乃啟櫺視窗外。積水三尺。斜風怒雨猶烈。不能行也。則退坐。娟娟遂復與奕。明珠入問棠嫗曰。渠等不去。則何如。嫗曰。更諳之耳。汝如吾言。曉以利害。渠等皆習禮明詩者。則去矣。明珠出。依然不能道一詞。則旁娟娟而觀之。岑察明珠有倦色。曰。妹倦何不歸臥。明珠曰。待送兄行。岑曰。令姊在此。妹勿拘之。雨止。吾自去耳。嫗進曰。明珠自病後。輒好早眠。失眠則恐復病也。娟娟曰。孰強汝者。汝臥可耳。岑顧侍婢。使傳命外閽。取雨衣。曰吾去。俾妹臥也。婢曰。水深如許。婢子不能出。婢子可行。君亦可行矣。娟娟曰。明珠稚氣猶昔。兄勿聽之。雨勢若是。不能行也。請終是局。以定去留。明珠曰。非吾稚氣。嫗言之也。嫗謂吾儕少不更事。人言可畏。瓜李之嫌。不可不避也。岑曰。嫗言誠是。吾不留矣。啟關遝出。娟娟追之。已下階矣。水沒其裾。娟娟曰。兄必歸者。吾當設法爲兄覓雨具。岑曰。退亦澤矣。不如進耳。須臾已不可見。娟娟責明珠曰。汝誠少不更事。觀此安乎。登徒子河間婦之行。平生惡之。不謂汝南行四載。見識乃猛進如許。明珠癡立久之。曰。吾知悔矣。姊勿怒也。娟娟意少解。乃與明珠共寢。平明雨止。有叩門者。啟之。則岑僕以一絹裹來。娟娟命啟之。其中澤衣一襲。積水猶淋漓

盡致也。乃顧明珠而笑之、晨妝既竟。天霽見晴。娟娟攜明珠至岑所。岑悵然不怡娟娟爲明珠謝罪、問其所以不悅者。岑曰、嚴君忽下命、使逆故鄉眷口、送之秦中。將以明日請假出都、行緒倥傯、不覺見於顏色非爲昨日也。娟娟曰。往來一月。可以歸乎、岑曰不能也。明珠曰、兩月可矣、岑笑曰、不能矣、半載之後、或可重來。明珠曰。曩時之別、遂至南方四載、乃得重見。今日猶恐似耳。岑曰桐葉落時。或當與妹相見、今非昔比。必不若是之久也。言已一笑。娟娟亦笑。明珠頗以爲異、以岑尋常慰之也、遂不深究、見岑僕束裝於外室。方自壁間取一匕首、納囊中、明珠索而觀之、去其鞘。寒光四射。明珠曰、是可殺人耶、岑曰、然、是雖亞於巨闕湛盧。亦數百年物。鈍鋼所鍊、殺人不可計矣、明珠愛之不釋。岑曰、妹好此、可持去玩之。明珠諾、既復反覆摩抄。曰鞘間鐫有兒諱。吾不當受之也、岑曰、何傷。寶劍以贈烈士、妹固受之無愧耳。明珠大喜、自詡平生受贈不少。未有愜意如此次者也、明日岑行。僕其父在詩謁之者。終日不絕、車馬盈門。明珠日弄匕首、愉然而樂、出入園林、未嘗避客、娟娟忽戒之、不令窺園、明珠詰其故。娟娟曰、汝在舅家、岑公不嘗乞婚於舅氏乎、今其事將見事實、故令汝暫避之耳、明珠曰、茲事固已寢矣。奈何復言、娟娟曰。吾父久已許之以岑氏遷官。延至今日、今則納綵之期近矣。明珠瞷之、終日不知所從。未幾、義遣使逆明珠。並有使者自祁氏至。爲明珠添粧。使者至娟娟所。明珠使媚詢景蕙、使者密告之、蓋景蕙臨月。舉一男、啼聲達於戶外祁公撻而擲之、蕙不勝痛楚、盡吐其實。祁公憤極、戕殺之矣。明珠知聘期將近、復病。哭蕙之死也。至家下車立暈。家人灌之而醒、時已錦綵紛陳。爲明珠製匳具。而明珠病矣。義求醫療之、進藥無效、忽有老尼踵門求見、閽者拒之、而明珠已聞粥魚之聲。使新來之婢召之。婢傳明珠命。遂導尼入。明珠支枕見之、老尼

和南曰女郎何憂思之深也。明珠曰。疲耳。師能爲我已疾否。老尼曰。舍之不能恕然。從之不能懌然。神勞情結。吾不能爲力也。明珠紅暈雙頰曰。師能拔之。吾非不能恕然者。老尼曰。膺帛在門。綵輿在道。女郎尙能從我乎。明珠曰。是何不能。推枕欲起。恇怯乃不自勝。婢左右掖之。媪當門自外入。叱老尼曰。老悖遑簧鼓。惑人閨閫。厥罪深矣。速去。否且逮送有司。老尼曰。媪勿爾。吾當去耳。乃語明珠。造化弄人。自有一定程序。逆之不祥。女郎安時從命。勿忘宿慧。相見有日也。乃去。明日岑氏行納采禮。珠翠熒煌。綵帛山積。豪侈乃逾王室。蓋岑氏累世封疆。富甲齊魯。岑公猶驕奢罔上。平居自奉。王者所不逮也。明珠自見老尼。愁緒、銷融。不聞外事。任其叔爲之。岑公陛辭。以百輛迎明珠。將以己未七月爲其子行合巹禮於署中。明珠辭廟之日。娟娟蔻蔻咸來送之。相對涕泣。蔻蔻尤悵然而悲。自傷不偶也。明珠臨行。襚岑所贈匕首於衵衣。爲長途自衛、夫人媵婢二人。媪亦從之。岑公復置豔婢四人。後車百乘。衛士數百人。荷戈執銳以護左右。岑公先驅。時問新婦起居。騎者不絕於道。義羈部事。僅送明珠於秦晉之交。叮嚀別去。明珠送叔行。悵望長安。終日不食。從者以其病也。報岑公。公命停車館驛。遣騎召醫。親導醫者入診。明珠拒不肯見。媪喻之百端。乃強起逆之。怨岑公多事。幾無自容。醫請病狀。明珠曰。無病也。公問胡爲絕餐。明珠俯首不對。媪曰。姑娘無恙。惹思鄉耳。公曰。明年春日。便當歸寧。毋悒悒也。及晚進藥。明珠拒之。不服。公至簾外喩之。明珠堅不承命。媪乃傾藥以已服報公。停居館驛凡三日。明珠不飯不行也。媪密勸明珠強飯。乃行。五月庚午。止於漳關。人馬皆疲。解戈而息。明珠夜臥。怛惻不寧。忽有峚幪而擭之者。長干少年也。明珠叱之不退。司鈿復來助之。明珠聲竭而嘶。忽來一人。護明珠而擊退敵人。明珠謝之。叩其誰氏。其人泣曰。妹忘我耶。明

珠辨其聲曰。兄非宜賓耶。其人泣而應之曰。蕙妹亦在此。妹往視之可乎。明珠從之。及出。則景蕙果在戶外。方抱一小兒乳之。明珠曰。妹死皆彼所害。胡不撲殺以洩冤憤。直前奪之。宜賓曰。卿又欲造孽耶。力阻明珠且抱之。而郤據忽至。持刀而剸宜賓。宜賓之胸裂矣。明珠大哭。嗚咽而醒。時室中悄然。燭焰微碧。侍婢皆酣臥他室。惟棠媼一人居此室中。遙聞戶外刀斗之聲。而皓月窺窗。清光如雪。明珠恐怖不能寐。則啓戶下堦。徘徊北望而悲。明珠衣紅綃。尖鬟委隨。盈盈如飛仙御風。久之。零露襲衣。明珠微噤。乃挐裳而歸。室中燈火已滅。甫入室。忽有直前而撲之者。明珠大驚。恍惚夢境之復呈者。其人脩偉而猛。俯首偎明珠之頰。明珠撥之不能脫。叱問爲誰。其人不應。力挾明珠趨榻前。明珠胆素豪。憶床頭有匕首在。遂不復懼。摸索得之。力剸其人。其人應手而倒地。明珠取炬燭之。驚絕而暈。蓋仰臥血泊中者。岑公也。明珠暈良久而蘇。覺有人以手撫其胸。明珠曰。媼耶。則應曰。否。老衲在此。明珠曰。半宵噩夢。令人驚悸欲死矣。開目則身臥榻間。老尼以手指地曰。女郎試視此何物也。明珠起而視之。則驚而復仆曰。夢耶眞耶。老尼曰。夢者眞也。眞者夢也。女郎猶不悟耶。明珠泣曰。然則吾眞殺人矣。老尼曰。所殺寧止一人。明珠曰。然。孽誠深矣。乃奮身而起。覓地下匕首欲揕己胸。老尼拂之。匕首立墜。明珠曰。殺人者以身償之。與其受縶法庭。殞首通衢。不如自殺免辱。老尼曰。女郎死後。清名可以保耶。明珠大悲曰。是亦不可知矣。老尼曰。吾追隨數千里。所以助汝也。今爲汝計。移翁尸於其臥室。滅迹閉門。汝自穩臥。明日事發。孰知是乃新婦所爲。獄可顢頇而結。女郎既保清名。穠華之地位猶是也。汝所心折之人。方待汝於秦中。燕婉之好無渝也。老尼之言。萬全之策。女郎亦以爲是乎。明珠曰。殺其父而偶其人。負罪偸生。生亦死耳。頻年磨礪。擘障萬重。非形

燬骨銷。世人誰復容我。苟能一死。以謝吾罪。毋使身後貽父母羞。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耳。老尼曰。女耶欲保身後之名。能解除結習。從我行乎。明珠曰。吾固請之。然及今遲矣。老尼曰。未晚也。女耶速易血衣。吾去且至。乃負尸出門。明珠倉遽覓衣。衣皆文繡。任取一衣衣之。須臾老尼來。負枯木二株。長皆四尺許。一置榻中。以衾覆之。一置榻側。促明珠曰。行矣。吾將縱火焚是居。明珠曰。縱火不將傷人乎。老尼曰。無傷也明珠曰。保氏相依十九年。何忍一旦棄去。老尼曰。女耶結習猶未除耶。汝能負之。則挈之耳。明珠曰。能。乃入榻後。推嫗醒之。嫗驚問何爲。而室中已烈焰飛騰。嫗跳而起。明珠曳之。衝烟而出。從老尼越牆而行。返顧館驛。紅光燭天。馬嘶人哭。衛卒皆起。漳關官吏聞警皆來救護矣。及明火熄。得燼餘之尸三具。一在堦下。其二皆在室中。皆謂中丞新婦及老嫗一人。及於難。不知明珠蛻脫而去也。

外史氏曰。深山大澤。神龍之所居。一旦繫之帷闥。則烈風暴雨爲患矣。受患者痛楚呼號。莫能禦之。而龍方乘雲氣。入窅冥。久蟄而屈伸。不自知其爲患於人也。若明珠者。仁者見之爲仁。厲者見之爲厲。當之輒靡。攖之輒死。是豈有異於人哉。曰無以異也。禍福及人。人必招之。帨有罹兮不撼。其帨不吠也。可不鑒諸。吾以玉京餘韻名是篇。以其棲眞之地同也。非以玉京清徹之爲人擬明珠也。

（完）

勢利鏡彈詞

惜華

人情薄更勝秋雲。古語原來道得眞。試看洛陽蘇季子。從師鬼谷學縱橫。只因爲家貧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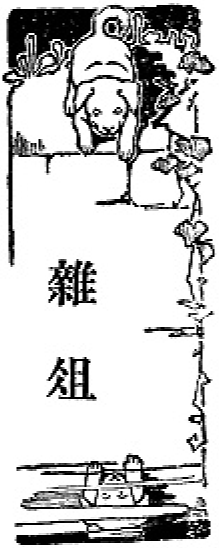
求名去。西入咸陽說國君。十上萬言書不用。囊中耗盡馬蹄金。窮途落魄無人恤。懊惱千般去暴秦。行李一肩蕭索甚。空牘那兵書戰策破囊盛。行程孰餽兼金贐。祖帳誰開餞別樽。乘興而來敗興返。不如意事最傷神。況兼備歷風塵苦。無怪乎面目形容盡改更。季子途中私自想。我本是棬樞桑戶一窮民。感承李兌賫行旅。穩道功名唾手成。誰料運偏陽九厄。英雄末路實難行。到如今黑貂裘敝黃金盡。故我依然是赤貧。慚愧未能成一事。何顏相見衆親朋。心中輾轉難安適。不覺此身已入門。只見那堂上雙親神冷淡。絕無一語慰離情。糟糠妻子如無見。兀坐機房自織絍。季子卻因饑餒甚。叫聲嫂嫂請垂聽。釜中諒有餘存米。速爲我炊飯充饑莫暫停。嫂氏聞言連冷笑。說道你可知買米要錢文。家中安有銅山在。何處米糧來積存。就是翁姑同妯娌。日常愁苦每呼庚。一心盼你登雲路。庶幾可共享榮華過一生。難得今朝歸故里。總想你貴人身畔足金銀。誰知覓一文無有囊羞澀。卻像酆都餓鬼形。無米難炊從古道。只好你忍饑且待幾時辰。一番冷話相譏諷。刻薄還兼鄙吝心。比那新昌亭長婦。晨炊蓐食餓淮陰。劉邦就食於邱嫂。轑釜陽爲已盡羹。一樣心腸懷勢利。可憐季子氣難伸。喟然長歎心中憤。道我如今悔莫深。妻不夫吾嫂不叔。高堂也是少慈恩。致教骨肉成秦越。罪在蘇秦怎怪人。從此勵心勤學業。寒窗映雪聚囊螢。眞箇是水加鼎鑊油逾沸。風激波濤浪越興。衡慮困心而後作。工夫深處鐵成針。

蘇秦受了嫂氏一場譏諷。又羞又愧又恨又氣。連夜檢點書囊。取出那太公陰符一篇。伏案誦讀。眞如下

雖董子。面壁劉生。從來說皇天不負苦心人。後來他烈烈轟轟的一番事業。卻就是嫂氏激出來的。

開文暫按且休論。再表蘇家季子身。一意揣摩時勢用。苦心簡練十分精。焚膏繼晷埋頭讀。彷彿禹王惜寸陰。讀到了倦極昏昏神欲睡。引錐刺股自驚醒。血流至足渾忘痛。說道是曾記先生教我云。凡善用於天下者。研摩必揣諸侯情。(用鬼谷子揣篇語)方今人主心中意。無非欲國富兵強霸業興。兵法陰符眞利器。只須刻苦費精神。學成游說投其好。何慮難將富貴爭。試想太公年八十。渭濱垂釣遇周文。我今專意師其學。定可將來致顯榮。想罷心中聊自慰。期年之後揣摩成。辭家北叩燕關去。游說文公與趙親。繼復辭燕西說趙。高談抵掌辯縱橫。肅侯一見傾心待。魚水情投契合深。即日宣麻登相位。榮名封作武安君。命教庭說諸侯主。共約縱親抑暴秦。更贈他白璧百雙金萬鎰。革車百乘錦千純。榮華富貴無倫比。這所謂一舉成名天下聞。將說威王南至楚。長途經過洛陽城。先期報馬傳消息。父母聞之喜更驚。親往離郊三十里。清宮除道遠相迎。長亭設飲還張樂。恭敬渾如接上賓。忘卻蘇秦原我子。只知趙國貴公卿。其妻是斜飄鳳目偸窺視。侍立親旁側耳聽。想到那夫貴妻榮眞幸福。心花怒放意欣欣。思他前日由秦返。一味窮酸可厭憎。豈料今朝時運至。居然平步上青雲。早知瓦有翻身日。何苦當初不下紝。男子心腸多半狠。不要他竟將舊恨記胸襟。夫妻相待無情義。冷落香閨百歲春。一喜一憂心不定。無言低頸自沈吟。那邊嫂氏思前事。悔煞當時口舌輕。初仗翁姑能庇我。誰知也怕做官人。待

兒反勝如尊長。諸事殷勤好奉承。只好我強忍羞顏先下氣。或者他高擡貴手恕無心。將身匍伏蛇行進。四拜深深跪謝殷。季子見他卑禮甚。笑稱嫂嫂忒多文。從前何等驕矜氣。今日緣何竟屈尊。嫂氏聞言回答道。只因季子貴多金。蘇秦不覺長吁歎。貧富原來若此形。自古深恩惟父母。誰知愛子也非眞。一朝富貴相尋至。故舊親朋盡獻勤。可見世人多勢利。高官厚祿錦前程。最能折得人心服。無怪爭名奪利紛。諺所云虎落平陽羣獸侮。蛟龍失水受欺蠅。物猶如此眞堪歎。原不是季子當年獨慣經。援古證今殷鑒在。不才何敢妄譏評。



閨秀詩話（續）

宣父

安慶李淑卿善楷書。能詩詞。與其夫錢生小徐唱和之作。手錄成帙。詞甚秀麗。詩更脫口如生。小徐二十初度。李卽席賦云。詩成金谷愧無才。堂上華筵取次開。剛屆百花生日後。年年春是爲君來。歸燕云。燕巢先妾在。燕子後儂歸、問儂、何、到、此。問、汝、怎、雙、飛。又妝成卽事云。晝眉人倚小妝臺。折得桃花是乍開。簪、把、金、鈿、鬱、未、穩。隔、簾、鸚、鵡、說、人、來。風趣頗覺可喜。

高夢松。字季燕。歷城名諸生。娶金氏。喜讀書。而不肯輕作。間一拈筆。風致自佳。夏日坐季燕齋中云。晝長清坐好。佳樹自成林。三、徑、有、餘、樂。百、年、無、盡、心。圖書供蠹食。匣劍待龍吟。且向綠陰裏。閒來眠素琴。延月亭觀荷云。凌波仙子半紅妝。一半亭亭著素裳。知道可人誰最好。待儂歸去試檀郎。好風迎面送清香。薄薄羅衫覺晚涼。爲語採蓮人仔細。莫驚花底宿鴛鴦。

開封王伯凱孝廉有婢名雪兒。性聰慧。王因教以吟詠。其妹夫姜南甫見而悅之。一日以詩貽王云。窗前綠滿草如茵。案有圖書點綴新。修。到。娥。眉。稱。弟。子。不妨。風。味。是。清。貧。名花雖豔不輕紅。醞釀殷勤任化工。

捧出人間好顏色。纔知珍惜是春風。嫩枝猶在曉烟中。莫任飄零作斷蓬。我問海棠曾聘未。大家移向好簾櫳。名場猶待十年爭。紅袖添香願未成。不怕狂言驚滿座。也持尊酒拜門生。王得詩即以婢贈之。予甲辰應試金陵。晤南甫於上元署中。偶談及此。南甫則謂生平並不喜詩。此實屬婦爲之。予戲謂南甫以詩易婢。固是佳事。不識閨中人得君幾許筆資。便不爲將來分寵計耶。南甫爲之一笑。

南甫夫人詩學本受於阿兄。有寄兄詩曰。記得蕭齋課讀聲。新詩幾度學初成。而今更有池塘夢。春草多因女弟生。其自負如此。學書句示雪兒云。纔侍晶簾竟曉妝。一窗晴日晝初長。簪花莫笑憨癡甚。能學夫人也足狂。寫就雲箋敢說工。任人評品與誰同。看他體態渾柔媚。勁氣都含不露中。爲自家寫照。靈心慧口別有風神。

郃陽謝綺文刻有繡餘吟草一帙。有病中送夫句云。沈沈病體著輕綢。纔喜歸妝又別愁。已到。將離。留不得。屬郎。臨去。莫回頭。此類詩不歷其境之慘。不知其言之悲也。

扶風汪曉山豪曠士也。棄諸生。攜婦游江浙間。居無定所。以賣畫所得爲旅資。婦李氏。長於花卉。兼善詩音調甚高。舟中云。扁舟到處擁晴嵐。絕好溪山任縱探。寄語閨中諸女伴。移家端合住江南。袁浦云。大河水勢接天流。遠渡帆痕向晚收。南望隋隄三百里。送人楊柳不知愁。蘇閶云。黃金不惜買歡娛。化作香塵滿地鋪。正是管弦歌舞會。倚門偏有乞人呼。甲辰予客揚州時。石生邀予過曉山。李亦出見。長身玉立。吐屬風流。嘗謂天下如龍。江浙如頷下珠。今已探得。行且歸矣。其胸襟眼界。固是不凡。今有畫花卉署名瓊仙者。即其人。

青年守志貧苦家爲最難。貧苦而有姿色則尤難。汝陽方氏秀筠。清才麗質。幼失母。無兄弟。所許林生亦

少孤。逾年生一子而林卒。女號慟不食。其父諭之撫孤。徙與同居。父常以餬口外出。有少年某覬覦久。託故至女門。挑以目。女怒斥去。少年乃暮踰垣匿女室中。女覺之。故爲不見者。從容出。疾呼鄰嫗至。少年遁。女羞憤欲自殺。既而撫兒哭曰。中道棄此呱呱者。何以見夫地下。乃毀容翦髮。面垢積不去。夜則置刀翦衾枕間。一日賊至。女疑復少年也。哭而號。賊怒。欲捫其口。女急引刀自剄仆地。賊乃竄。嗚呼。以孤危之身。智禦強暴。卒能全其清白。可不謂難乎。女嘗以語人絕不諱。頸間創痕宛然。或述其初嫁時句云。妝成同倚玉芙蓉。替整花鈿掠鬢鬆。自己也忘情太呢。不禁羞見鏡中容。以是詩論。何嘗無兒女子態。而破鏡既飛。寶刀自衞。故知柔情烈性。兩不相妨。

猶憶少時得石門汪翠環詩數十首。佳什最夥。後竟失去。至今引以爲恨。僅記其游某園云。嫣紅姹紫門芳辰。姊妹相攜共踏春。暗把個中消息想。好花。應。愛。愛。花。人。名園春色看初濃。聽報人來忽斂容。半晌驚惶無個影。原來小婢刦欺儂。又調侍女倩兒云。春鶯如語燕相隨。小立當風淡淡吹。忘、却、花、枝、低、礙、鬢。扶、欄、臨、水、背、人、窺。讀之覺垂髫好女。如在目前。

孝義康仰景客游江南。婦薛氏寄夫詩云。獨對幽窗夜寂寥。一燈無燄手頻挑。江、南、送、到、秋、風、信。知、是、新、涼、第、幾、宵。薛名文班。字管春。潞城人。

臨川蔡世韶家藏書甚富。有小園花木亭榭。羅列清疏。世韶無子。僅一女。才色俱麗。世韶極愛之。女冬習針指。夏則從父讀書園中。客有詣蔡者。女悉弗避。而風神閒雅。舉止大方。見者稱之。世韶卒。母爲之招壻於家。恩好甚濃。詩唱和無虛日。閨門風雅。傳播一時。其閒居詩曰。園有開花室有書。秋鴻去後燕來時。聖朝徵辟無遺士。且讓娥眉作隱居。此則於脂粉叢中。獨闢生面者。女名端。嬰壻王姓。邑中高才生。

烏程戴秋琴適瞿氏。年十七而寡。尋亦病卒。有春暮

句云。寶篆全消鴨不温。怕黃昏又到黃昏。斷紅零落無尋處。風雨凄凄獨閉門。讀之令人黯然。

南陽沈娟馨善畫蘭。題畫多用小令詞而詩少見。僅得其夏日一絕云。曉愛臨風睡不成。綠陰疏處有蟬聲。閒來吸取蓮花露。圖得清香舌本生。又即事云。小婢簾前立。頻呼遲不歸。看他凝睇甚。雙燕傍花飛。婢名紅兒。亦解吟詠。惜未見其詩。

順天方氏女。姿色明秀。穎悟能詩。以所適顧生字雲卿。乃自號倚雲女史。予愛其中秋與嫦娥問答詩三首最佳。詩云。廣寒宮闕俯齊州。雲擁仙裝最上頭。今夜幽閨人盡望。幾家歡笑幾家愁。嫦娥答云。偎偎倚倚徧塵寰。唧唧噥噥滿世間。更有可憐人一半。思思想想隔河山。又贈嫦娥詩云。妾貪鸞鏡落紅塵。卿向蟾宮老一身。莫笑春蠶絲自裹。大家都是繭中人。淺語俗情。正復奇思創事。

湖州張夢蓮適秦佩秋。秦以優行生肄業京師。不耐孤寂。又與夢蓮情篤。中道而歸。夢蓮詩草中有寄外云。自別秦嘉後。音塵盼到今。昔時歡笑境。陳跡怕重尋。竹蔭涼於水。蕉愁捲到心。小心最高處。相望一登臨。落花云。韶光渾似夢初驚。誰解東風反覆情。吹得花開又吹落。個中恩怨不分明。憶親云。幼累爺娘長適佗。傷心生女負恩多。風詩不少閨人淚。祗有男兒賦蓼莪。皆性情中人語也。

西安顧玉英。性敏慧。體致閒逸。適臨潼王醴泉孝廉。庚戌。醴泉試春官。攜婦以行。余於寓邸見之。出其所著小蓬萊吟草見示。端莊流麗。詩如其人。病中云。十日未臨鏡。開匳驚歲華。侍兒差解事。藏起小菱花。偶成云。春風常護小蓬萊。几上翠花次第開。香滿簾櫳渾不覺。一雙胡蝶過窗來。

香山童氏女幼慧。父教以韻語。輒善吟詠。無何。父母相繼卒。寄養於舅氏家。備歷艱苦。既嫁。得姑嫜歡。絕憐愛之。女詠春草云。萌芽初出帶朝烟。恩受東皇轉

自憐。記得枯根風雪裏。不圖新綠有今年。
新建程伯明少年時。好爲狹邪游。妻張氏玉儀。戲以詩云。歌舞樓中列綺筵。等閒花草亦因緣。可曾記得癡情在。郎不歸來妾不眠。探喉而出。自具風神。其詠瀑布云。此邦不少好山水。第一香爐峯上泉。萬串明珠千尺練。海風吹掛蔚藍天。可謂呢呢兒女語。忽然變軒昂。

（未完）

玉臺藝乘（續）

尊農

月琴

元　茗華夫人　潯陽臙脂　月琴墓在廬山石耳峯猴溪洞側。僞漢陳友諒愛姬茗華夫人葬此。夫人善月琴。塚前樹石月琴以表之。

琵琶

遼　蕭后　焚椒錄　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重熙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册爲皇后。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怨后不知己。后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單媿恥拜服。

劍俠

唐　車中女子　劍俠傳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曲坊。逢二少年。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遇二人。謂曰。公到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

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見一女子自門外鈿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紈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杯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惟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士人沉思良久。曰。某小時在學堂中。能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士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驂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惟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望屋頂。惟見一孔。自旦至食時。乃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唐　紅線　劍俠傳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使掌牋表。號曰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鐘鼓之聲甚悲切。其

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卽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為鎭。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鎭交締為姻婭。使候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鎭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勳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覩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速之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七首。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為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正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君。復以名香美味。壓鎭其上。然則揚、

戚。玉帳坦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襲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危邦一入道經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物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馬前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

唐　聶隱娘　甘澤謠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少時爲尼攜去授以羊角匕首刃廣四寸白日刺人於都市人莫能覺後嫁磨鏡少年元和間從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劉卒隱娘不知所終

唐　荊十三娘　劍俠傳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荊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荊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能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荊娘荊娘亦

爲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荊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種植

晉　花姑　孩樓雜抄　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明　卞氏　茶餘客話　卞元亨。元末客張士誠所。及士誠跋扈。屢諫不聽。辭去居鹽城之便倉。自植牡丹於庭中。花時甚盛。士誠敗。明太祖徵之不出。嘗作詩云。恐使田橫客笑人。太祖聞之怒。遣戍遼左。臨行以酒酹牡丹曰。待我南還再開。自是花不復放。時家人散去。有妾閉門靜居。灌時抱甕。誓待主還。凡十年。一歲花大放。元亨適以赦歸。感其異。爲詩曰。牡丹曾是手親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其後花爲一婢使奪去。移植官署。花遂萎。棄之。卞妾取其枯者植之。復活。久而益茂。遂名枯枝牡丹。

清　董白　影梅菴憶語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即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尤耽晚菊。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閨中蓄春蘭九節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

澤之韻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藝蘭十二月歌以碧箋手錄黏壁去冬姬病枯萎過半樓下黃梅一株每臘萬花可供三月插戴去冬移居香儷園靜攝數百枝不生一蕊惟聽五鬣濤聲增其淒響而已

清　月儀　柯家山館詩　名花端合依名士天遣周郎對翠蟾覓句燈前成一笑月儀風貌在吳纖（翠蟾蘭名種出宜興周進士保緒家月儀進士女弟子名）

（按木瀆周氏塔影軒蘞蘭蕙多佳種擇尤佳者各十六品命工繪其狀繕成巨袠題其端曰香國同心遍徵題詠翠蟾一種爲宜興周止菴弟子月儀所植故嚴詩云云）

蠶績

宋　莫荃　玉壺清話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諝昭州人興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爲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荃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奪荃嫁之荃泣謂父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俟之父不敢強荃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荃歲事蠶績得絲則機而爲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子漸長築舍於外購書命師教之後產業益裕舅姑將老附塋還美丘木爲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爲其夫剏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亭閣相望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淸望之族迨諝歸俱已皓首勸夫偕老於家林焉

剪綵

唐　薛瑤英　女世說　薛瑤英於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

明　袁貴妃　崇禎宮詞　花朵宜簪鳳髻高染綃捻蠟一絲牢圖中九九寒消未且放春風入剪刀

注云。寶貴妃善剪綵花。每入冬節。卽製花朵以爲妝助宮中。謂之消寒花。舊例於冬至時。司禮監刷印消寒圖宮眷粘之壁上。每日以筆點之。滿八十一日。卽暖回矣。

髮繡

吳 趙夫人 女世說 吳大帝居昭陽宮。倦暑褰紫綃之幃。趙夫人曰。此不足貴妾欲窮慮靜思。能使下帷而清風自入。乃擘髮以神膠續之。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爲幔。如煙氣動而戶內飄然自涼。時謂絲絕。

清 鄒濤妻 平原縣志 趙氏。生員鉞女。適恩縣鄒濤。濤門祚中落。依妻家以居。尋卒。趙年二十二。立嗣矢志。未幾。母家亦中落。遂以女紅絨黹自贍。嚴冬酷暑。晝夜不輟。延師教小叔滋。爲授室。補諸生。葬兩世五喪。嫁兩小姑。皆獨力爲之。趙少承祖父家學。能誦經傳。繪白描人物極工。又能擘髮爲觀音像。及夫亡。皆不復爲。

地里

晉 郭璞女 女世說 郭璞女精於地里。璞欲東遷下蕪城。每立標。輒爲飛鳥銜去。璞女請無徙。因舊址損益之。遂定於吳興郡人。號遷城小姐。

射

南朝 蠕蠕公主 女世說 高歡迎蠕蠕公主還。爾朱妃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女前後別行不相見。女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中之。歡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辨玉

晉 翾風 女世說 石崇愛婢翾風。能別玉聲。謂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之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佩之利人精神。

製墨

宋 潘衡女 墨史 潘衡金華人。葉少蘊云。宣和

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工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東坡乃以善墨聞耶。衡今在錢唐。竟以東坡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有女居廬陵。傳其業。

篆刻

清　俞廷槐女　飛鴻堂印人傳　俞庭槐。字拱三。居角里街。弱歲食餼。中年因人罣誤。夙耽六書。凡古文鍾鼎篆岐陽石鼓。手自規橅。工摹印。白文宗程穆倩。朱文宗朱修能。旁通星學推算。屢中。著有鞏山印略。無嗣。惟一女。亦工篆刻。

清　徐範　嘉興府志　徐範。字義靜。又字蹇媛。徐海門女。布衣眞木姊。璧足。工詩。兼善書畫。精篆刻。眞木得其指授。遂傳名。嘗集衛夫人、長孫后、吳采鸞、宋惠齋、張妙靜、薛濤、朱淑眞、管道昇八家眞跡。裝成一卷。靑要山人沈彩作跋。卷首自題香閨秀翰四小篆。後有跋語。謂得之項元汴家。洵閨媛墨妙也。詩風裳水佩。迥非凡品。著有紅餘草。

左手書畫

清　岳鍹　聽香館叢錄　顧南雅過聽香館觀蘭雪同年侍姬綠春畫蘭紀事詩。自注。畫蘭以左出爲難。婦人袖侈。必攏之。乃不沾墨。姬書、畫、皆左手。尤爲便云。吳嵩梁聽香館悼亡詩爲岳姬綠春作云。難得生花。雙腕。俊。左持。湘管。右。金針。自注。姬左右手並能書畫。

織綾

清　倪氏女　雙林志　綾。散絲所織。有花有素。有幅頂綾。有裱綾裝潢書畫幅。造作人物所用。以東莊倪氏所織爲佳。名倪綾。奏本面用綾。上有二龍。惟倪姓所織。龍睛突起而光亮。其法傳媳不傳女。近無子。因傳女。女嫁倪家灘王姓。而倪綾之名不改。

堆絹

清　陳蘭貞　四明書畫記　古煌。善寫眞名重一時。妻陳蘭貞。善堆絹作人物。無徵不到。皆煌所製藁也。

琴

宋　何道融　浦陽人物記　何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善讀書。鼓琴。年十九。歸縣人淩楠。歸一年而楠亡。遺腹產一子曰堅。道融誓不再適。惟晝夜敎堅以學。俾從陳亮遊。及堅能與荐書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間。喜曰。吾之不死。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耳。汝益勉之。堅後以學聞。紹熙元年卒。年五十一。

清　葉紹本妻何氏　香蘇山館詩話　筠潭（葉紹本字筠潭歸安人）編修與兄琴柯給諫。同官京師。一門俱擅風雅。嘗以詩集屬爲校定。所棄取皆當君意。旋奉命督學閩中。刊其詩。制府阿公雨窗爲題詞卷首。以予並稱。而君詩體雄整。用事典雅。予所不逮。其繼配何夫人。又善鼓琴。與姒氏陳夫人並稱名媛。足嗣織雲樓徽音。眞所謂神仙眷屬矣。

刺繡

清　山塘女子　香蘇山館虎邱雜詠詩　本事詩成墨未殘。又傳佳話遍詞壇。不知寶扇鄰家女。可有冰紈繡墨蘭。自注山塘女子。以絲春畫蘭。繡於紈扇。輒得倍值。下世後爲余述之。泫然流涕。余紀以詩。有云。誰知寶扇寒閨女。也是傷心春夢婆。今又十年矣。（絲春吳蘭璧姬人）

清 周湘花 香蘇山館詩話 劉松嵐納姬周氏於吳中甚麗。命出拜。予贈以字曰湘花。爲賦詩。屬潘榕皋農部畫蘭以代小照。湘花手繡予石溪看桃花詩以報。以樓供之。王夢樓作繡詩樓歌。予次韻答之。

紗篩紗

清 黎氏 上虞縣志 紗篩紗出縣西黎裏。王煦竹枝詞云。黎裏撐絲細織紗。奄絲蟬翼莫須誇。不傳女子傳新婦。闔縣從無第二家。

烏金紙

清 趙氏 上虞縣志 烏金紙出縣西北蔡林。今惟九都趙姓人能製之。聞亦傳媳而不傳女。恐傳其法於外人也。

草書

晉 李如意 吳嵩梁書宋搨王大令保母帖後 帖凡百有十七字。二十行。行十二字。其文曰。耶邪王獻之保母姓李名如意。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於茲土者。尚無毀焉。自仲冬以下十字及卷尾三字。皆漫漶不可讀。題跋甚多。姜白石考据最詳。

（未完）



西智囊

孟久

滑稽丐者

一丐者乞食道旁。適一富人經過。丐者趨前致辭曰。兄乎。賜我少許。富人曰誰與汝爲兄弟。丐者曰汝非亞當之子孫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汝何獨非我之兄弟。富人曰汝論甚善。余將給汝一辨士。丐者曰。以兄弟之誼。僅給一辨士。無乃過薄乎。富人曰汝何不知足。使汝之兄弟各給一辨士。則汝將成世界上之首富矣。丐者怏怏而去。

急智

一鄉人失馬。四處尋覓。偶在拍賣場。見其馬繫於柱。乃執其韁而呼曰。此爲吾馬。孰繫於此。盜馬賊答曰。此余之馬。或與君之馬相似。而君誤以爲己馬也。鄉人以手掩馬目而問曰。汝之馬盲乎。賊思維再三曰。盲。鄉人曰左目盲乎。右目盲乎。曰左目。鄉人釋其左手曰。汝誤矣。馬左目固未盲也。賊急辯曰。余一時記憶未明。誤以右爲左。此馬右目乃盲。鄉人釋手大笑曰。誠如是。則汝乃盜馬之賊。此馬兩目固未嘗盲也。賊抱頭鼠竄而逝。

千慮一失

牛登。大算學家也。發明物理上之重要公理不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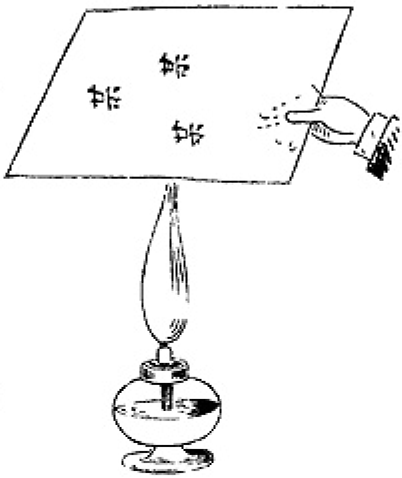
中畜有二貓。一大一小。一日令木匠在臥室中開二洞以便貓之出入。匠人曰。一洞足矣何必二。牛登曰。開一洞。二貓何能入。匠人曰。大貓所能出入之洞。小貓必可進出也。牛登啞然大笑。

化學遊戲

胡儒誠（湖北夏口）

用火寫字

（預備）筆一枝　紙若干張　石油燈一盞。稀硫酸少許。　將稀硫酸寫字於紙上。　乾之。　則不見字之痕跡。



（玩法）取紙一張。（用稀硫酸已寫字而已乾之紙）置於燈上烘之。　少頃。　紙上現某某某黑色之字。　先不以爲然。　復取一張。（同上）　按法施行。　亦如是。

（理由）稀硫酸寫字於紙上。　當乾之時。　硫酸雖使紙上之水分游離而仍存紙上。　既於燈上烘之。　是時沾硫酸之點。　植物質易失水分而變爲炭質。　故顯黑色之字也。

自昇氣球

（預備）玻璃瓶軟木塞各一個。　鋅稀硫酸或鹽酸各少許。　雞食囊若干個。

（玩法）　先將玻璃瓶內盛粒狀之鋅。再加入稀硫酸或鹽酸各少許。則發生輕氣。置雞食囊



入瓶口捕集之。此氣完全充滿於雞食囊內。將細線緊於雞食囊口上。卽成氣球。以手握住細線之末。任氣球自行上昇。

（理由）　此質較空氣爲輕。雞食囊內充滿有此氣體。故在空氣中能上昇也。

春雨室諸譯

澍生

天下豈有無孫之祖母乎

兄弟三人同謁祖母。祖母深欣慰撫循有加。旣而三人嬉戲跳擲。翻天倒地。震耳欲聾。祖母煩怒責之曰。今日汝三人胡爲如此吵鬧。吾頭痛矣。盍少靜乎。三人中有名獨辣斯者。年僅六歲。答曰。祖母汝不可責吾等。若無吾等。汝何以成其爲祖母乎。

充足之理由

波痕者。傳教士也。常往來於水手間。一日。水手麕集。波痕于于然來。衆大噪。欲取樂。波痕躊躕而前。脫帽露其禿頂。顧謂衆曰。毋譁。吾有一言欲問諸君。諸君髮皆蒙茸覆額。而余獨禿無一髮。何故。衆皆笑答不知。俄有一人曰。日者農夫爲余言。空倉不值覆蓋。莫非先生之頭亦空乎。

無價之寶

某車站失物檢查處。突有一老婦喘吁而至。謂辦事員曰。吾於車中發見一物。辦事員曰。何物。老婦曰。余不識狀似一小箱。兩旁有耳。中或藏炸彈。有極猛烈之機械在焉。速召警吏來。辦事員悄然曰。導余往觀之。老婦曰。不可不可。此箱係金屬所製。量甚重。或係極貴重之寶箱。請站長來。辦事員曰。汝不欲導余往觀乎。老婦曰。然。速召站長及警吏來。吾發現此當得重賞。汝無欺吾老。賺取吾賞也。既而警吏及站長俱至。老婦立導觀彼所發見之寶物。曰此何物耶。站長撫掌笑曰。蠢婦。此煖足壺也。

活錢櫃

海濱雜誌之記者曰。吾始結婚。蜜月中有勸吾等遊某廢邸者。欣然偕往。守者爲主人之戚。招待殷勤。導余等周覽。且指點舊時景物。爲詳道其歷史。不勝滄桑之感。游覽既畢。余深感守者不憚煩勞。俾余夫婦得廣見聞。思欲有以謝之。謂之曰。承汝殷殷款待。略具薄酬於此。汝有收納此類酬款之櫃乎。其人曰。先生有之。余曰。然則導余往納之。其人嫣然笑而鞠躬曰。我即櫃也。

捉鷄將官

歐戰起。英有農夫名威廉者。舍其所業而從戎。軍令之森嚴。及兵士之當服從。威廉均不甚諳。身雖戎裝。心猶以爲與御便服而爲一家之主人翁無異。後軍中忽傳令曰。「熄燈」。同列之燈皆立熄。而威廉獨否。俄有一人飛奔至。指揮刀觸地。聲鏘然。斥曰。曷不熄燈。威廉反詰之曰。何爲熄燈。汝何人斯。其人曰。余今日之官也。威廉曰。然則前日之夜。汝曷爲捉鷄耶。幸有是燈。不然。吾惡從見汝爲官哉。

善營業之小販

某書販遇一婦人。持書求售。婦人揮之不去。猶喃喃曰。吾有一最有價値之書出售。此書教人如何作事。婦人冷笑曰。此書。教人如何拒絕纏擾不已之小販。

乎。書販疾答曰。然。請速購之。

某村醫之攬生意法

某村醫營業外兼辦禮拜日學校。一日謂學生曰。我等欲至天上。應如何乎。一聰俊之學生曰。應死耳。醫生曰。誠然。顧死之前應如何乎。曰。得病。而請汝耳。

教師止譁良法

某校學生上課時。恆笑語喧譁。先生常呼 Tut-tut 斥之使靜。學生習聞。呼亦無效。一日學生復大譁。先生語之曰。Reviver 字倒讀順讀均可。有他字與此相類者乎。衆皆冥索不得。一小學生舉手狂呼曰。Tut-tut 於是全班皆默然習課。不復譁矣。

學生敏捷之答語

英倫北部某村一日早晨。校長徒步赴校。途中見一辨士。拾之藏袋中。抵校待學生畢集。問之曰。有遺金者乎。不數分鐘。一小學生舉手言失金。校長曰。勒波脫。汝失幾何。曰。先生。余失一辨士。校長曰。汝遺失在何所。曰。遺失在先生所拾得處。校長及諸同學皆大笑。遂將拾得之辨士與之。

物理一得

佛氏以胎卵溼化四者。窮推萬類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六者。窮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若有想。是爲蠶爲蛾時也。若無想。是爲蛹爲蟻時也。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乎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蟲。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

邵康節云。魚水族也。蟲風族也。故蟲皆由風化。尋常榛栗之類。外殼完固。而蟲已長於腹中。豈是外物遺種。亦由風化使然。

雉善聽。猿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滸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馬之臥也。起則自前足。牛之臥也。起則自後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百舌合百舌而成一舌。故善變聲。啄木舌端有棘針。故善取蠹。鸚鵡舌似人。故能言。